



点击下方访问[读者阁](#)获取更多杂志
duzhege.cn

读者®

■ 合作 ■ 穿越时间的“鱼” ■ 机器干了我的活 ■ 74年后的“相聚”



ISSN 1005-1805



读者微信



读 者

9 771005 180233

2023 · 1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 784 期 六月上

陪孩子看电视剧《西游记》，看到孙悟空重回三星洞，寻找师父菩提祖师的情节：一别经年，眼前已是人去洞空，蛛网破败，飘荡在风中，孙悟空一声又一声地呼喊着“师父”，却不复得见。那一刻，我泪湿双眼：聚之后，是长久的离散。

孙悟空寻师父不见的悲伤没有急管繁弦地用力表现，只有悠扬的箫管之音衬着孙悟空含泪的双眼。这样的表现手法，有余音绕梁之效。这也是中年人的手法，避免锣鼓喧天的场面，直面人生的真相。

从前，我喜欢急管繁弦般有浓度的生活。一颗舀下去，捞上来的是密密匝匝的欢歌笑语。那时，我多想做孙悟空，降妖除魔，七十二变，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大约也是一种急管繁弦的人生。

有一年，我在朋友家听她女儿弹古筝曲《林冲夜奔》，那些稠密的音符，像有一万匹马在夜色里奔突，恍惚间，耳边、眼前，仿佛簌簌飞着雪。这样的曲子，听了令人胆寒。我实在害怕人间的脚步走成大弦小弦嘈

嘈切切错杂弹的局面。

年轻时，我也许有这样的豪迈和胆气：“店家，上一盘好肉，来一壶烈酒，再来一曲《林冲夜奔》！”如今，我害怕热闹欢聚的场面，害怕浓醉不化的情意，害怕姹紫嫣红、花开到盛，害怕急管繁弦的奢华与隆重，也害怕自己哭，宁愿把泪水细细地磨，磨成迷离的水汽，弥散成咸湿的空气，弥散成一个人的雨季。

其实，大街上那么多沉默的中年人，宁愿站成一块孤独的石头，也不会释放自己去痛哭一场。因为要求自己不能决堤，所以我们日夜给自己加固堤防。

多少年后，你才发现自己不是孙悟空。你穿越那么多江湖，一日日明白十八般武艺的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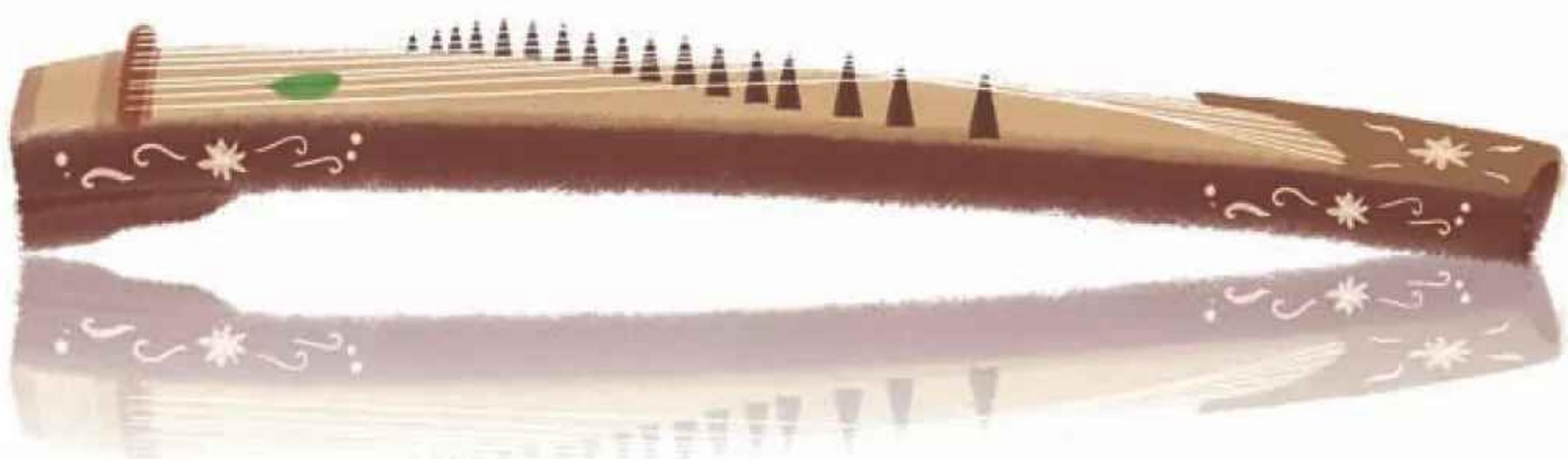
那菩提祖师到底身在哪里呢？想必在万人丛中，含泪隐忍，徘徊顾眺。他隐身在断壁残垣之后，借一段荒芜，躲掉了人间这一场场炽热短暂的晤面重逢。

是不忍见啊，我的悟空！

（卧龙城主摘自微信公众号“博爱杂志”）

不提繁弦

●许冬林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创刊于 1981 年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梁朝阳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 10 日、25 日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祎
潘 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责任编辑 周广挥
编 辑 马逸尘 南衡山
张 妍 王 丹
美术编辑 刘全镛
版 权 尹 莲 2130213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2130196 / 2130198

经营部

发行总监 雷 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 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颉慧雄 2130113 雷 博 2130132
韩 蕊 2130159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 宁 2130173
传 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 主 任 王 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姚宏霞 2130425
稿 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 购 白烟峰 2130250

目

2023年第11期（总第784期）

专题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30 熊猫传奇：神宠推开大门 摩登中产

文苑

- | |
|------------------|
| 1 不提繁弦 许冬林 |
| 4 合作 张天翼 |
| 8 另一种自然 李青松 |
| 27 河在河的远方 鲍尔吉·原野 |
| 61 孩子 陈年喜 |
| 68 秘密分享者 爱德华·布莱恩 |
| 72 我喜欢你斜阳中的剪影 剑男 |

人物

- | |
|-----------------|
| 15 鲁迅日记中的天气 孟祥海 |
| 24 穿越时间的“鱼” 李斐然 |
| 54 极命草木 曾孝濂 |

杂谈

- | |
|----------------------|
| 11 世事如云烟，如何留得 刘荒田 |
| 21 文字讨好症 李 雅 |
| 34 从《三体》看黑暗森林法则 河森堡 |
| 50 爱是相信 罗 翔 |
| 62 或许已经没有“乡村少年”了 张 丰 |
| 66 书之窃 桂 涛 |
| 71 还是想要去远方 郁喆隽 |

话题

- | |
|-------------------|
| 18 机器干了我的活 郭亨宇 |
| 44 跳出“社会时钟”的人 裴思童 |

人生

- | |
|------------------|
| 10 葫芦里的爱情 尤 今 |
| 12 文学拯救了我 王计兵 |
| 22 墓碑上的甜蜜 陶 恺 |
| 28 清风明月多可爱 麦淇琳 |
| 38 74年后的“相聚” 阿 一 |
| 41 重拾那份平凡的英勇 马 拓 |
| 42 在照片中重逢 白 帆 |
| 60 逃跑的木偶 里则林 |

半月刊（六月上）

次

生 活

- | | | |
|----|-------------|------------|
| 47 | 减法正在让生活走向怠惰 | 松浦弥太郎 |
| 48 | 这个世界是讲“理”的 | 万维钢 |
| 51 | 逃离“时间黑洞” | 李睿秋 Lachel |
| 52 | 财务弹性 | 刘 润 |
| 63 | 小人物的快乐 | 王太生 |

文 明

- | | | |
|----|-----------|--------|
| 16 | 玩物“养”志 | 董 梅 |
| 33 | 猫咪为什么像主人 | 夏简言 |
| 57 | 时间观念是怎么来的 | 大卫·格雷伯 |
| 64 | 画痴戴进 | 徐 佳 |
| 65 | 阮籍的口哨 | 马庆民 |
| 67 | 天文的边界 | 蒂姆·詹姆斯 |

悦 读

- | | | |
|----|-------|-------|
| 20 | 言论 | 无聊的冰块 |
| 32 | 我要做颗牙 | |
| 36 | 幽默与漫画 | |
| 58 | 小画小话 | 忘川山人 |

意 林

- | | | |
|----|-------|------------|
| 15 | 腔调 | 张大春 |
| 17 | 报春花 | 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 |
| 27 | 灵魂平等 | 文艺霖 |
| 46 | 必不输之法 | 冯友兰 |
| 49 | 曾有 | 程 泽 |

点 滴

- | | | |
|----|---------|-------|
| 7 | 恋爱的体验 | 上野千鹤子 |
| 26 | 鱼化蝶 | 李 晘 |
| 29 | 时间早埋好伏笔 | 甫跃辉 |
| 41 | 父母之爱 | 琦 君 |
| 43 | 月季花尸 | 李保田 |
| 51 | 动词哲学 | 罗振宇 |
| 53 | 钢琴属于谁 | 田艺苗 |
| 56 | 语丝 | |

封 面

- 温柔的午后（绘画作品） 陈海琦

联系

电 话 (0931) 2130258
传 真 (0931) 2130422
文摘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原创投稿 ycjp@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李艳凌 2130278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电商总监 韩学斌
副 主 任 李秀娟 王玉柱
联系电话 4001005353



读者天猫旗舰店
读者抖音



读者读书会
读者京东旗舰店



读者抖音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定 价 9.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本报讯 昨晚七点，备受文学界瞩目的、历史悠久的珀伽索斯奖在丹桥大学王太子学院礼堂举行了颁奖晚会。今年，来自坎特纳郡的格蕾丝·克莱门女士在五人短名单中突围而出，以其长篇小说《奇珍柜之书》摘得了这项无数小说家梦寐以求的桂冠。

《奇珍柜之书》讲述了一个殖民地官员的混血私生子于三十年后回到父亲出生地，经历牢狱之灾，险死还生之后，开启一系列复仇与爱的故事。它有着质地粗粝、激情洋

溢的独特叙事艺术，故事细节真实、震撼。在情节方面，它永远有着令人惊奇的下一页，其极具深意的结尾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结局艺术和审美体验。

但出于种种原因，格蕾丝·克莱门事先准备的演讲稿为组委会所不喜，她未能获准发言。作为抗议，她没有出席颁奖晚会，由她的经纪人代领了奖杯和支票。

非常荣幸，克莱门女士把她的演讲稿交给了本报主编，期望全文刊发。文中坦诚讲述了关于《奇珍柜之书》令人舌桥不下的神秘内幕。

合作

● 张天翼

以下就是由本报为您带来的独家内容。

格蕾丝·克莱门： 我是盗贼的合作者

尊敬的评委会的女士们、先生们，在座的诸位同行，晚上好！

感谢你们对《奇珍柜之书》的认可。虽然写了七年小说，但能拿到这座奖杯，还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这个奖项其实不该由我一个人来领取。出于对诚实和良心的责任，我决定把整个故事讲出来。

事情发生在两年前的三月。那时，我已经有了对几个主要和次要人物原型的采访录音，并写好了故事梗概、章节结构、大纲和前四章的六万字。

那六万字的手稿我总是放在皮包里随身带着，我需要人物与故事以字母的方式围绕在我身边。我能感到它们源源不断地辐射出热力和微光。

只有那么一晚，我开车到一位男士家中约会。色令智昏，我把皮包落在了车子里，早晨下楼后，发现车窗被砸出了一个盥洗盆那么大的洞，碎玻璃撒了一地。

被盗走的东西计有：一些现金，一包香烟，堵车时玩的手掌游戏机……还有我的牛皮文件包！

你们可以想见我的沮丧和痛苦。我像为爱子服丧一样穿着深色衣裙，闭门默哀，并迁怒于那位无辜的可爱男士，任他在楼下彻夜弹吉他唱歌，把





鲜花摆成普鲁斯特（我的偶像）的头像，也再不见他。

默写一遍？文稿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写下的，那些负责记录的蛋白质早就消失了。

度过了自怨自艾、毫无希望的五十三天之后，我接到一个从警察局打来的电话：“您好，我们抓获一个砸车盗物的贼，并在他的居所起获大量赃物，其中有一只在布拉格生产的牛皮包，包中一个名片盒里是您的名片……”

见到皮包的那一刻，我就像看到遭绑架又被救回的孩子。只是为了不要太丢脸，我才强忍住悲喜交集的泪水。

我拿出稿本清点，一页不少。不但没少，还多出很多东西：在原文笔迹之上，各种彩色笔画的圈圈、十字叉和杠子到处都是。手稿像承受过一群野兽撒欢的麦田，纸面的白边处，潦草地写着感想和批注——那是小偷先生的作品。

其中极尽嘲讽之能事：

“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副词铺成的，她一个人能铺成十条高速公路。”

“暗示三页之后有枪击就靠人物反复擦枪？蹩脚的伏笔。”

“整页纸都在写心理活动，再翻一页，天哪，还是心理活动！看到这些词语和句子，就像看到摩西招来的青蛙、苍蝇铺天盖地涌过来。”

“为什么要安排这场圣诞聚会？还嫌这一章不够乱？能拯救这场聚会的只有受邀者全体缺席了。”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肯定能理解作者对手稿的珍视——那些初具雏形、尚需改进的情节语句，犹如幼儿没发育好的四肢百骸，当看到他遭到蹂躏，母亲的心痛难以形容。

对我自身来说，那更是一种在毫无防备之下受到的羞辱。

我按捺住愤怒的心情，多读了几页批注，怒火逐渐消退了，因为他说的竟然都对。在手稿最后一页的空白处，还有洋洋洒洒的对此后故事情节的猜想。

第二天，我决定不去想他给人物做的安排，马上接下去写第五章。我喝了一壶咖啡，嚼了五颗巧克力，抽了半包烟，写了三千字。晚饭之后，我又把那三千字丢进纸篓里。

一个星期之后，我发现，自己没法抽离那人的想法继续写下去，耳边总是不停地响起他的嘲笑声。我多写出废掉的一章，就越发明白，我迟早得去见他。

通过一些门路，我从警察局得知，那个砸车盗物的贼已经开始服刑，刑期是一年半。

一个星期之后，我填写了一些表格，捏造了一些理由，终于见到了那个小偷。

说来奇怪，我最害怕的情况是，他是个满口烟熏牙、面目猥琐的秃头胖子。即使一定要向某个人认输，我也不愿意输给一个这样的罪犯……

锁链声和脚步声混杂着，越来越近。在一名粗壮狱警的押送之下，那人走进了接待

室。谢天谢地！他是个模样秀气的瘦高个儿，三十岁出头的样子，一头鬈发繁茂得像夏天的树冠，眼角有块伤疤，走路一跛一跛的。

他在我面前坐下，我才发现他眼角处不是伤疤，而是个小小的文身图案：一只蓝色的雀鸟。后来他告诉我，那种鸟叫蓝鹟。

这个人，就叫他蓝鹟吧，他本身的名字很长很无趣，配不上他。

他双手托住脑袋，眯起眼盯着我：“他们说你要见我，可我不认识你，你是谁？”

我说：“我是铺了十条地狱高速公路的人。”他愣了两秒钟，突然笑起来，笑得那么响，嘴巴张得像个黑洞，上唇肆无忌惮地缩上去，露出雪白的牙齿和粉红的牙龈，一边笑，一边用手拍着他面前的桌子。

我只能看着他，等他笑完。

笑的浪潮退去后，他的黑眼睛变得泪盈盈的。他不断摇着头，说：“哦，是你！我该感谢你，你的稿子比电视里的‘蠢蛋真人秀’还有娱乐性，我度过了好几个有趣的夜晚。你靠这个赚钱买面包和丝袜吗？那还挺不容易……”

有一瞬间，我觉得我的自尊像掉在地上的一块曲奇。

出于对艺术的尊重，我诚实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谨慎地称赞他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最后竭力克制地对他在稿纸上乱涂乱画的行为表达了谴责。

他抬起双手，把手腕间的铁链抖得铮铮作响：“女士，你瞧，这可以算作执法机关为

你可怜的手稿报仇雪恨了吧?”

我说：“不，我来这儿为的并不是报复，我想问的是……你认为这个故事接下来该怎么写?”

我自命为作家，却跑来向一个盗贼讨主意！

蓝鵲的身子猛地往后一靠，倒在椅背上。他抬手挠了挠乱发下的头皮，说：“你想要……要我帮你写小说？”他快速地眨了眨眼，又说：“如果答应你，我有什么好处？”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一定遇到过那种人：天生想象力丰富，能从傍晚布满紫灰色云朵的天空或一堵裂缝纵横的墙上看出温泉关战役的场景，能从一场下午的暴雨发挥出一次外星生物攻占地球的大战。可惜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进入写作行当。

蓝鵲就是那种人，那种有为创造而生的眼睛、舌头和脑袋的人。但他并不清楚自己的才能，就像一位美人自幼生活在没有镜子的城堡里。

我说：“小说出版后的版税我当然会分给你，而且你在狱中的每个探视日，我都会来看你，给你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食物、衣服、书等任何东西！”

他接受了吗？当然！

我反复强调，他的帮助对我有多重要。蓝鵲在孤儿院长大，他没有女朋友也没有什么男性朋友。我知道所有孤儿都热切地期望被关注、被重视。我还知道自己是个长得蛮不错的女人。

第一次探视，在被狱警带

走之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先把所有对话都减掉一半字数……”

合作是这样进行的：每个月我参照他的构思写好新章节，在探视的时候拿给他看，他再口述新想法。开始他对“作家”还保留一些尊重，在稿纸上涂鸦，但很快他就明白了，我不如他。想象力是一种“天赐的礼物”，他的礼物是来自奢侈品店的，我的礼物是来自超市货架上的。

当蓝鵲坐在我面前，他便用双手托着脑袋，将尖削的下巴镶嵌在两个手掌的缝隙里，睁大栗色眼睛。他能口述出一个在云端以收集氢气球为生的村庄，那让我的眼睛充满了光。

第四次探视时出了问题。蓝鵲是个嘴巴刻薄、口无遮拦的人，因此他在里边得罪了不少人，这番天外飞来的“艳遇”想必已让他遭人嫉恨，证据是他的室友被换成了一个凶悍的墨西哥大汉。我被禁止再探视他，由于监狱采取新式分级管理，而蓝鵲级别太低，除非是直系亲属，否则一律不许探视。

你们认为我该怎么办呢？反正，我当时只思索了几秒钟，就对面前的官员说：“好，我会成为蓝鵲的直系亲属的。”

要将两个血缘、出生地、教育程度、兴趣爱好相差一光年的陌生人变成世上最亲近的人，有一种最直接的魔法……一个月后，我跟蓝鵲在监狱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蓝鵲没有亲友，我爸妈正

在国外旅行，没人观礼。我没时间订婚纱，只穿了条白连衣裙，并给蓝鵲租了一套西装、一双皮鞋。鞋子的尺码选大了，他不得不趿拉着鞋进教堂。

婚礼之后，监狱方面额外给了半天时间的“婚假”，并提供宿处。为了给到此缠绵的夫妻们留一点私密的空间，室内没有安置监控摄像头，作为替代，要在犯人脚踝上套上一个电子定位监视环。

先交换结婚礼物。我送他一套彩色铅笔，以便他用铅笔在稿纸上涂鸦。他的礼物是为我的小说画的插图——我有没有提过他无师自通地会画画？

第二个节目是把墙上的海报都撕下来，拼在地上画故事情节走势图，然后乱画箭头，把主角、第二主角和各种配角的关系连在一起，胡编出无数故事。

成为合法夫妻后，我跟蓝鵲的见面、通话和通信更频繁。有时我跟他在处理人物上意见会有冲突，不过大部分时间我听他的。比如，他说，我们可以让主人公进监狱，主人公会在监狱里脱胎换骨，受益良多。要编这段情节，没人比入狱四次的他更适合。

我们一直在讨论小说的名字，就像准爸爸、准妈妈在讨论给腹中的胎儿取名一样。我把想到的书名写在纸上，他也把他想到的写下来，然后互换名单。

现在这个书名是他的“短名单”里面的。他说在他长大的孤儿院里，院长办公室里有一个黑沉沉的奇珍柜，里面摆



着小型鸟类骨架、人头骨模型、鲨鱼牙齿……他一直觉得那个柜子阴森森的，阴魂萦绕，从不敢靠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奇珍柜，自鸣得意地陈列骨殖和战利品，夜间逐个拿出来摩挲欣赏。这就是书名的含义和来历。

他说：“书出版后不要署我的名，这故事我没写过一个字。”

我说：“那么这一年里，你在干什么？”

他说：“恋爱，结婚。”

虽然蓝鵠讲明他放弃署名，但这部小说得到的荣誉，不只属于我一个人，有一半属于蓝鵠。蓝鵠的名字是蒂亚戈·波力诺·伊万格里斯塔·德·希尔瓦·菲格罗拉。

至于结局为什么这样戛然而止，我想，今天也是时候告诉大家了。其实小说没有结尾，是因为蓝鵠死了。

二月十五日，我接到典狱长的电话。监狱中起了骚乱，墨西哥帮、巴西帮和本地帮火并，他们的武器是磨尖的塑料牙刷柄、钢勺、螺栓。蓝鵠不是任何一个帮派的人，外边乱成一团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铺位上画画（根据事后狱警交给我的草稿来看，他在帮我设计封面），用的是我送他的结婚礼物——那套彩色铅笔。蓝鵠的室友，那个墨西哥人，把自己的塑料牙刷弄断在一个人的后背里，于是转回牢房另找武器。他四下看了看，想得到蓝鵠手里的笔。

在争执中，他被蓝鵠一拳打伤，十分恼火，抢过铅笔

后，将之深深地扎进蓝鵠的心脏。很可惜，铅笔刚刚削过，非常尖，是致命的那种尖。

所以这个故事的进展也跟着蓝鵠的心跳一起停止了，我一个人没法完成这部小说，也不想再完成它。就让它像蓝鵠心上的伤口一样，保持那个永远不能愈合的样子吧。

记者佩姬·麦克亚当斯手记

格蕾丝·克莱门是一位身材娇小、明眸善睐的可爱女士，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红色连体衣，看上去有种古怪的美感。交谈中我得知，这件连体衣是她按监狱里的狱衣式样仿制的，为了纪念蓝鵠。

谈话持续了三十分钟。她喜欢动来动去，有时用双手托着下巴，将下巴镶嵌在两个手掌的缝隙里，用指尖玩弄自己的睫毛，有时又会倾斜手臂，将脑袋压到一边的手心里。

谈话非常愉快。我们还聊了聊时装、电影、烹饪，她提到她非常喜欢今年翻拍的电影《绿里》，并教我一种烤舒芙蕾蛋糕的小绝招。

临走时，她忽然转头，顽皮地挤挤左眼：“你想不想看看我跟蓝鵠的另一部作品？”

我惊得眼珠几乎瞪破眼眶，迅速点头。于是她将手伸进提包，掏出——不是一本手稿或打印稿，而是她的钱包。

她打开让我看。

那里面有一张婴儿的照片。

（七里烟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扑火》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



恋爱的体验

● [日] 上野千鹤子
○ 曹逸冰 译

在恋爱这种游戏中，两个人之间的赌注从来都不对等。当一个人拿自我下注时，也许对方只押上了一小部分。

在恋爱的游戏场上，人能够深入了解自己和他人。恋爱会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欲望、忌妒、控制欲、利己心、宽容和超脱。

恋爱是斗争的平台，你要夺取对方的自我，并放弃自己的自我。我从不认为恋爱是一种放纵的体验。在恋爱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受到伤害，也伤害对方，借此艰难地摸清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渡给他人的自我防线，以及对方那条无法逾越的自我界线。

我向来认为恋爱不会蒙蔽一个人的双眼，恰恰相反，恋爱是一种“面对对方时极度清醒，以至在旁人看来无比疯狂”的状态。

（孤鸿摘自新星出版社《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一书，〔意〕朱莉亚·罗莎图）

斗 鹰

乌龟属于杂食动物，食菜蔬，也食谷物，还食肉类。乌龟最爱吃的肉是鹰肉。嘴里寡淡的时候，乌龟就在河边晒太阳。乌龟晒太阳，跟别的动物不同，别的动物是趴在地上晒后背，它却是四脚朝天晒肚皮。其实，乌龟这样晒太阳是非常危险的，天敌来袭之时，且不说逃跑不容易，就是把自己翻过来也要耗费一定时间，即便全速逃遁，恐怕也来不及。

而这个天敌，往往就是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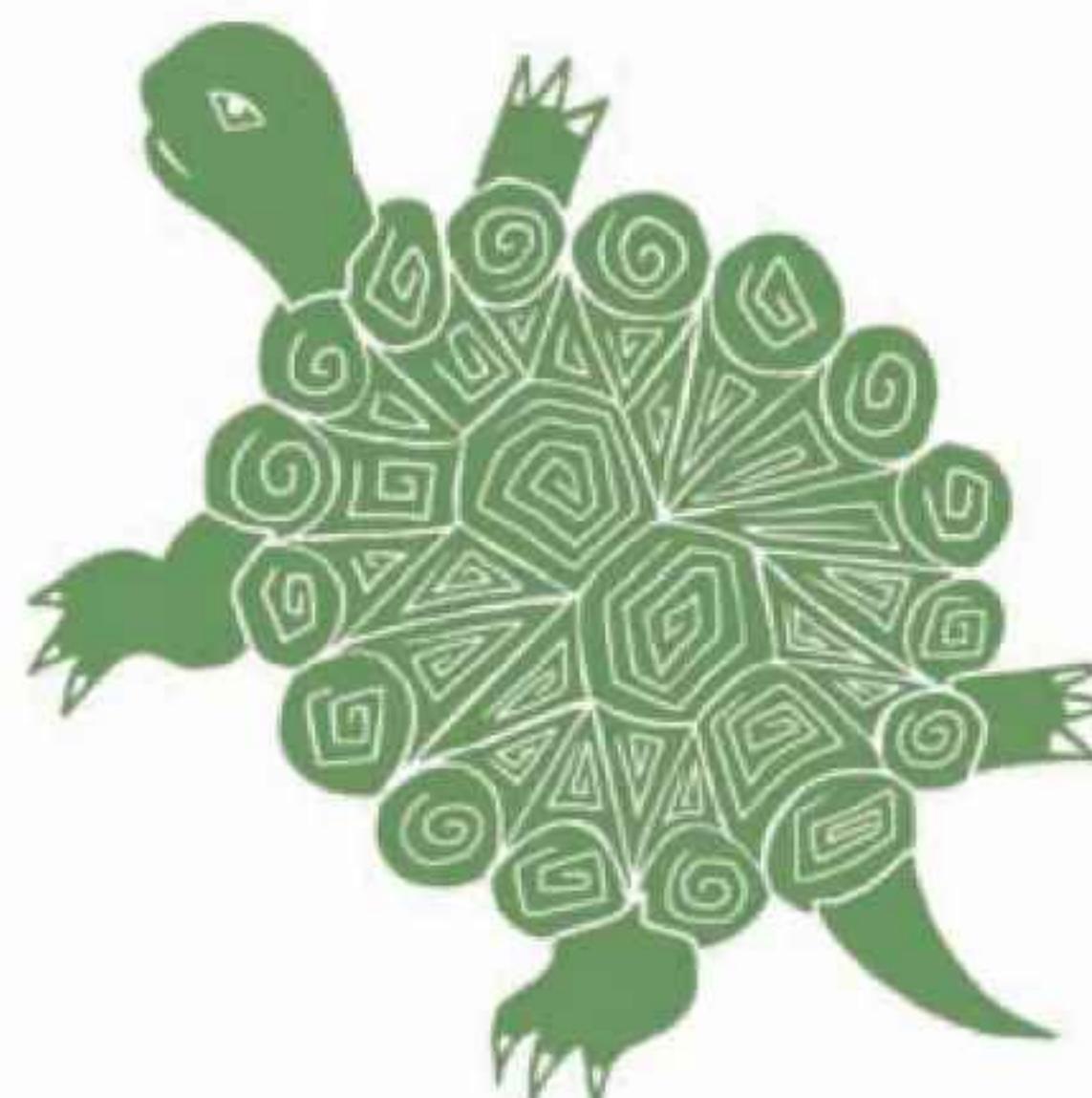
乌龟晒肚皮时，会反射出白亮亮的光，很容易就被空中觅食的鹰发现。鹰于是闪电一般俯冲下来，叼住乌龟的头。瞬间，乌龟的头就歛的一下缩进铠甲里。鹰嘴就被乌龟的铠甲钳住了，这使鹰疼痛难忍。然而，到嘴的肉是绝对不能放弃的，鹰抖动翅膀叼着乌龟起飞了。空中，鹰的翅膀下，乌龟悠悠荡荡。乌龟慢慢调整自己，将藏在铠甲里的尾巴伸出来，卷曲着，用尾尖一下一下刺鹰的腹部，然后用尾巴的侧面，咔哧咔哧地锯鹰脖子上的肉。原来，乌龟的尾巴上是有锯齿的，那分明是一把钢锯啊！

乌龟会算好时间，在落地的那一刻把鹰脖子上的气管锯断。鹰一命呜呼了，乌龟也在瞬间安全着陆了。乌龟伸出头来，眨眨眼睛，睨一眼四周，张开嘴巴便不紧不慢地开始享用美味了。

猞 狸

吐痰成钉，撒尿成冰。
冬季，大兴安岭林区，天气，嘎嘎冷。

一只饥肠辘辘的猞猁溜进林场职工老马家的鸡舍，叼起一只芦花鸡就蹿到墙上，拟逃走。芦花鸡哀鸣不已，翅膀扑棱棱奋力挣扎。



口，成了白白的霜。

老马用烧火棍往里捅了捅，似有软乎乎的感觉，但无论烧火棍在里面怎样乱搅，那猞猁就是不出来。

这时，老马九岁的儿子闻讯，也呼哧呼哧赶来了。

老马把烧火棍往儿子面前一戳，说：“往上撒尿！”儿子哈着气，就往烧火棍上撒了一泡尿，末了，还打了个激灵。老马把烧火棍迅速插到石洞里，用力拧。在拧的过程中，烧火棍上的尿液已经结冰，并把里面猞猁的皮毛紧紧粘住了。最后，老马猛地一用力，把猞猁拉出了石洞。定睛一看，不是猞猁，而是一只獾。不对啊！明明看到是猞猁叼着鸡钻进去了，怎么拉出来的是獾呢？老马忽然想起来了，獾有冬眠的习性。也许，獾早就在里面呼呼睡大觉呢。

老马往烧火棍与獾粘连的部位踹了一脚，烧火棍与獾就分离了。獾颠颠地跑了。

老马把烧火棍又戳到儿子面前：“再尿！”儿子脸憋得通红，尿出几滴，再抖，就没了。无奈，老马只好背过身去，哗，一大泡尿就出来了。老马迅速将烧火棍插到洞里，又使劲拧。

再用力一拉，可拉出的又是一只獾。

到底有几只獾啊？老马有点蒙了。如此，獾又被放生了。

看来用“撒尿法”不行了，因为儿子没尿了，自己也没尿了。得换个法子。他

另一种自然

●李青松





吩咐儿子：“去，回家取一个麻袋、一个麻雷子。”麻雷子就是一种响声很大的爆竹。一入冬，林区家家都备这东西，时不时就放几个，让日子过得有点响动。有鞭炮，有“二踢脚”，也有烟花，还有“钻天猴”。

很快，儿子呼哧呼哧返回来了，将麻袋和麻雷子递到老马手上。“麻袋你先拿着，等一会儿捂洞口用。”老马一边说着，一边掏出火柴，嚓，就把麻雷子的捻子点着了，顺手把麻雷子投进洞里，然后，扯过儿子手里的麻袋，用麻袋口把洞口捂上。只听嗵的一声闷响，麻雷子在洞里爆炸了。啪啦啦，一个东西钻进了麻袋里。

“可逮着你啦！”老马把麻袋口收紧，生怕里面的东西跑了。他背起麻袋刚要转身，洞口又悄悄地蹿出一个东西，三两次跳跃，就钻进了后山的林子里——是那只猞猁。

麻袋里是什么呢？老马更蒙了。不会又是獾吧？老马打开麻袋口一看——是瑟瑟乱抖的芦花鸡。好家伙！芦花鸡，居然还活着。

雁 落

三江平原，天高地远，甩手无边。在风力发电机下，张田俯身拾起一只死去的大雁，看着血糊糊的翅膀和雁头，很是伤感。三年来，这是他在这座风力发电机下第二十七次拾起死去的鸟，累计三十三只。

一般来说，大雁总是飞得很高，而且飞行平稳，无声无息。它们怎么就被风力发电机绞杀了呢？

群雁飞行井然有序，在动态中保持一种队形，舒缓向前。雁队排列成阵，既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又可以减少飞行的疲劳。队形或者是“人”字，或者是“一”字。头雁位于“人”字的顶端，最先劈开空气，是雁队的领袖。但头雁不是固定的，若体力不支，过于疲劳，就退后跟队休息，换上其他精神饱满的雁轮流在前面开道。

那些被涡轮叶片绞杀的雁，是雁队的头雁，还是掉队的孤雁？



风电基座附近一百米范围内，物种远少于更远一些地方的。大雾天、雨雪天以及狂风肆虐的天气，鸟飞行时视线受到影响，很容易误撞。

张田小时候家里养鹅，有二十五只。有一天放鹅回来，数数，二十六只。搞错了吗？怎么多出了一只呢？他又数一遍，还是二十六只。他仔细一看，鹅群里多了一只黑嘴壳子的灰鹅。那只灰鹅翅膀受伤了，不知何时从何处混入他家的鹅群里。张田的母亲给这只受伤的灰鹅上了药，还精心包扎了伤口。一段时间后，灰鹅的伤痊愈了。令人意外的是，灰鹅还悄悄产下四枚蛋，接着，孵出了四只小灰鹅。小灰鹅毛茸茸的，头上没有肉瘤，脚蹼和腿部是乌黑的，嘴壳子也是乌黑的。特别的是，在小灰鹅颈项的背面有一条明显的灰褐色羽带，而且它们叫声响亮。

“嘎——嘎——”，某天，当灰鹅听到了空中的雁鸣，它竟带着小灰鹅扇动翅膀腾空而起，飞上蓝天加入雁阵的行列，远去了。

原来，它不是家鹅，而是一只野生的大雁。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王实甫的唱词写得总是那么哀婉。

当然，鸟被风力发电涡轮叶片绞杀的现象，离“物种毁灭”这样的词还相距甚远。然而，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冰川解体、病毒肆虐、物种剧减等环境被破坏的一些迹象却日渐显露，已是不争的事实。地球上的人口，已有七十亿。因人类活动等原因，每小时就有三种生物在地球上灭绝。当物种一个一个消逝的时候，人会是多么孤独啊！

“嘎——嘎——”，雁鸣提醒我们，又一个春天来了。天空中，它们一会儿是“一”，一会儿是“人”。但愿它们一路平安！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是，鸟已经飞过。

(余娟摘自《人民文学》)



葫芦里的爱情

●尤今

在巴拉圭，我们住在一个私人庄园。

远离尘嚣的庄园，蓬蓬勃勃的绿意铺天盖地，像世外桃源。庄园主人雅里詹诺，是个年过七旬的鳏夫。偌大的庄园只住了他一个人，可他把几间空置的房间出租给游客，在旅游旺季，房间爆满，游客进进出出，倒也不愁会寂寞。

雅里詹诺做得一手好菜，在此下榻的旅客，都由他提供晚餐。听说他烹调的菜肴式样很多，让人百吃不厌。

雅里詹诺在庭院里搭了个棚架，种植葫芦。夕阳西下时，我们去庭院散步，在朦胧的暮色里，看到一个个千娇百媚的葫芦展示着迷人的曲线，宛如一个个标致的女子在荡秋千。念及雅里詹诺可能会以葫芦为食材做出令味蕾惊艳的菜

肴，我肚子里的馋虫便不顾颜面，争先恐后地爬了出来。日胜看着这些肥硕的葫芦，浇我冷水。他说：“葫芦必须在幼嫩时采摘下来，才鲜美可口；这些葫芦，太大了、太老了，恐怕吃不了。”我在感到可惜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细节：每个葫芦上面都刻着名字。更为奇怪的是，每个葫芦上面所刻的名字都是一模一样的：艾德琳娜、艾德琳娜、艾德琳娜……难道这是游客的恶作剧？

晚餐时，我向雅里詹诺提及这件事，没有想到他居然哈哈大笑，说道：“不不不！不是游客的恶作剧！这些葫芦上的名字，都是我和家人刻上去的！”

在我们惊讶的目光里，他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这棵葫芦，是他妻子生前

亲手种下的。他妻子病逝的那一年，它刚好结出了第一枚果实，于是雅里詹诺将妻子的名字“艾德琳娜”刻了上去。他说：“我和妻子16岁相识，20岁结婚，相依相守半个世纪。她走了，我真的很不习惯。我在葫芦上刻下她的名字，葫芦日日餐风饮露，一寸寸地成长；葫芦上的名字，也日益壮大。每回到庭院来，看到这些葫芦，我仿佛能感受到她起起伏伏的呼吸。后来，只要葫芦藤上长出葫芦，我的几个孙儿便帮我刻上艾德琳娜的名字，满树喧哗，好像整个庭院都是她的声音。孙儿们在棚架下嬉戏玩闹时，也能感觉到他们的奶奶正俯首与他们同乐，那是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

葫芦长大后，雅里詹诺便将它们加工成容器。说着，他起身到厨房去，取出一个制作精美的葫芦瓢，说：“瞧，艾德琳娜天天都陪着我做饭呢！”然后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丽的“葫芦瓶”，葫芦的腰际系了一根细细的皮革带子，雅里詹诺

说道：“我远足时把它带在身边，既可相伴，也可充作水瓶。”艾德琳娜喜欢喝马黛茶，雅里詹诺就用葫芦瓶盛放妻子最喜欢的马黛茶，天天喝。喝茶时，犹如啜饮爱情的蜜汁，把缱绻的思念喝成不朽的永恒。

风吹动葫芦藤，他便知道，艾德琳娜并未离去。

她在，一直都在。

（朵 朵摘自《新民晚报》2023年2月1日，黄思思图）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是李商隐的不朽诗句。听雨有多种途径：欲求响亮，宜铁皮屋顶；欲求庞大，宜芭蕉叶；欲求细腻，宜堆积的落叶；欲求凄冷，自然要效蒋捷，困于江阔云低的客舟，西风里夹一声雁唳。不过，没有什么比得上繁盛过、绰约过的枯荷，更能在霜飞阶前的秋阴黄昏，曲尽雨声的意韵。

“留得”，无疑是关键词。怎样“留”，大有讲究。塘中枯荷可以靠人手下留情，也可以假手于风雨及节令；至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所能做的，只是留住植被。

世事如云烟过眼，如何“留得”？且检视一生中最要紧的几桩事。

留得初恋吗？最后阅读火热的情书的，是灶膛里的火苗。留得婚礼吗？如果那个年代的照相机和菲林胶片的质量上乘，镜框和家庭照相册里还能侥幸存下婚纱照。如果当年的夹克还在，也许还能留得襁褓中儿女的奶香；如果火车站的月台还在，也许还能留得父亲从即将开行的港九直通车上跳下的姿态；如果人行道旁边玫瑰丛下的泥土还在，也许还能留得陪儿女上学的影子；如

果电脑硬盘有人的记性，也许留得我灵感骤至时敲键盘的吟哦。田塍旁的流水，留得我还乡路上对着祖屋欢呼的倒影吗？波罗的海的碧波，留得我与老友在邮轮上凭栏拍落日的动作吗？家中起居室的地毯，留得外孙女骑在我肩膀上的笑声吗？

“留得”凭借的是记忆，



世事如云烟，如何留得

●刘荒田

钢笔、键盘、镜头，不过是记忆的外化、固定和延长。

然而，记忆不是绝对听话的奴仆，它的功能未必限于留声机式、录像机式、云端硬盘式原原本本的回放，它还会加入自作主张的筛选和修改。记忆与遗忘的合谋，使“留得”从单纯的纪实变为现代主义的魔幻。进一步说，连当时马上记下的日记，也可能部分地失去原汁原味。我还没提到，多少人改写过日记，将既成事实涂改得完全迎合他人的口味。

如此推论，“留得”莫非是一厢情愿？

是的，只有一次的人生，指向了无从复制。船过水无痕，每一条波纹都不同于另一条，渐次消遁，而后浪随之。无论是刻意所为，还是自然发生，所有经历都在记忆里分门别类地一一排列。当你反刍往事时，它们便被挑出。记忆也许听话，哪壶开了提哪壶。你

悲叹人生易老，它飨以落花随水流逝；你赞美爱情常新，它提交两只紧紧牵着的长满老年斑的手；你坚信人类的前途，它画出满天朝霞。记忆也有不听话的时候，当你为“不负此生”而自鸣得意时，它便让你看当年偷偷写下的后悔事。

午夜梦回，你惊讶地悟出，这世间有无数的“留得”并不因你的意志而存灭，天地良心在悄悄地、冷峻地做证，谁也瞒不过，抹杀不了。“每个人的记忆都是自己的私人文学。”英国作家赫克斯科如是说。

96岁那年，王鼎钧先生在《不一样的雨声》中说：“最后的呼吁，只有一个地球，留得地球听雨声。”

（叶轻舟摘自《解放日报》
2023年4月6日，肖文津图）

我一直说不清我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1988年春节刚过，19岁的我，跟随建筑队登上了远赴沈阳打工的列车，成为那个建筑队里最年轻的务工人员。

建筑队里的务工人员，大都是已经成家的中年人，他们日常所谈论的，无非是一些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江湖义气以及女人等话题。我无法参与他们的讨论，甚至时常成为他们消遣的对象。

从那时起，我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独。每天晚上下工后，工友们都会去离工地不远的公园消遣娱乐。那个时间段就是我在打工期间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流行一种路边书摊，在旧书摊看书是不收钱的。每天晚上工友们去公园，我就去旧书摊看书。那段时间我读的书特别杂，遇到什么就读什么，时常一个故事读到一半，第二天再去，那本书就不见了。

次数多了，我突然产生了续写故事的念头，夹杂着我的一些感受和联想，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写作习惯。

后来回乡，在村子后面的沂河里捞沙。捞沙那段日子，算是我前半生最艰苦的日子。人长时间地浸泡在流水里，皮肤会变得柔软。沙子在水里不停地流动，和身体产生摩擦，像砂纸一样打磨着皮肤。

最痛苦的是，结束一天的捞沙工作后，手和脚往外渗着血，那种疼让你知道什么叫十指连心，就像平时割破了手，然后撒上辣椒粉的那种火辣辣的疼。

拯救了我

●王计兵

让我去集市上买一件毛衣，而我前后去了3次，共买回3蛇皮袋的书。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投稿地址，就像一个溺水者发现了一块木板一般兴奋。我尝试性地将一篇小小说投寄出去，没想到一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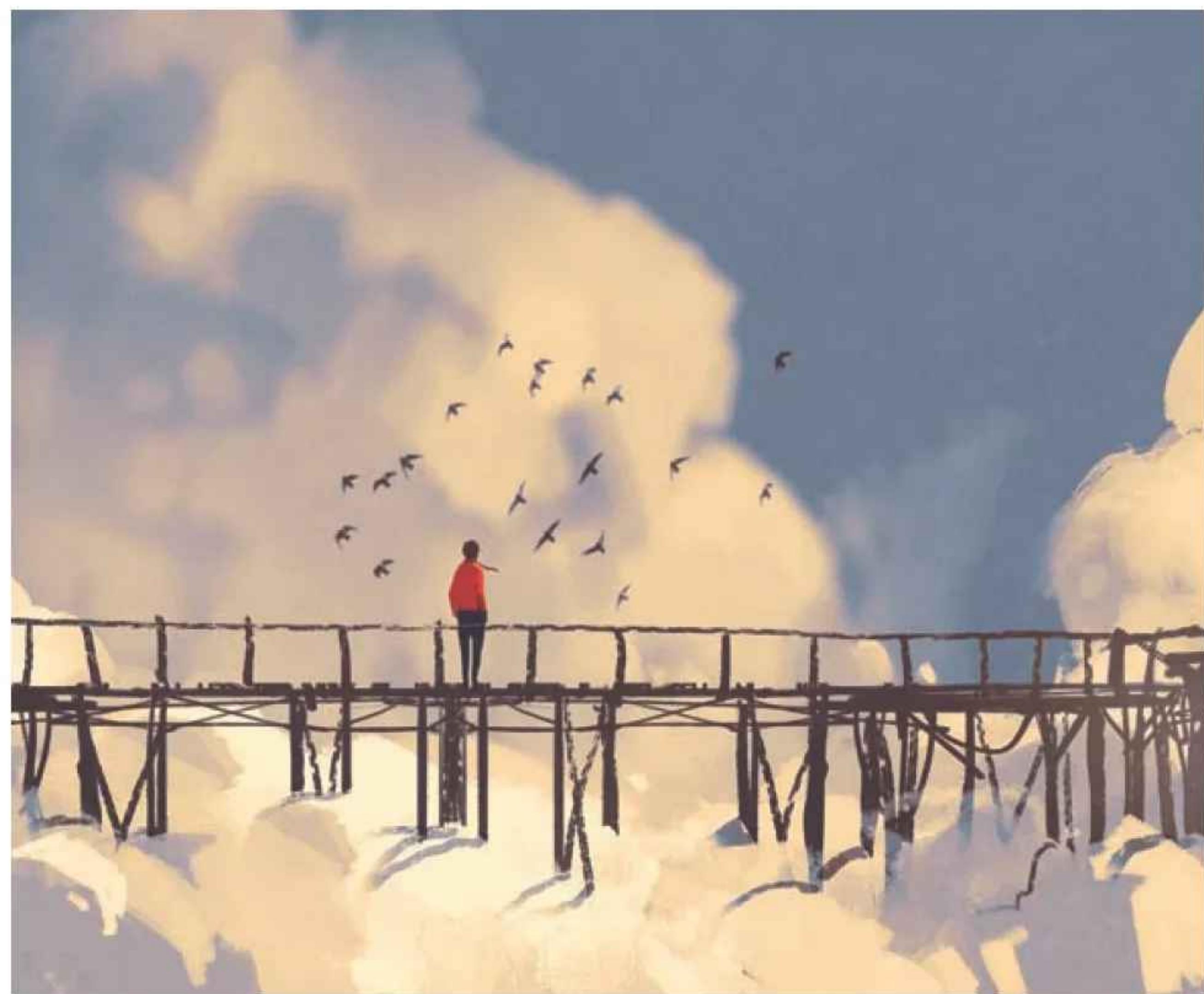
即中，这就是我发表的处女作《小车进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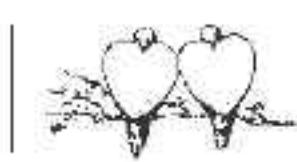
此后，我不断地将作品寄出，烦恼也因此接踵而来。因为我写的小说大多反映村庄里的一些真实事件，那时写作手法还很稚嫩，许多人一眼就能看出我小说中的原型，因此我得罪了一些乡亲。

父亲和我谈及此事，我只是不以为然地付之一笑。我其实已经动了写部长篇小说的念头。当时正值桃花盛开，我们家承包了一片桃园，父亲在桃园里用玉米秸秆建了一间看园的小屋。

小屋尖尖的、小小的，里面只能放下一张桌子和一条铺在地上的席子。我住进这间小屋，从桃花盛开到大雪纷飞，每天除了捞沙，都窝在这间小屋里写作。不停地写，不停地修改，我为之着迷。

后来便有谣言传出，说我精神不正常。父母深为担忧，





他们多次劝我停止写作，但我依然我行我素。为了体验小说里人物的内心感受，当我写到主人公的丧亲之痛时，我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一双白色的鞋子，模拟披麻戴孝。这彻底激怒了父亲。

第二天晚上，当我捞完沙返回桃园，突然发现那间小屋不见了，我写了 20 万字的小说手稿也不见了。我赶忙回家询问父亲，他只是淡淡地回了我一句：“没看见。”我再次返回桃园，在桃园的一角，发现一片新翻的泥土，扒开土层，看到了一堆纸灰。

我感觉 1992 年的冬天特别寒冷而漫长。

你向佛

也注定成不了舍利
你有太多可燃的物质
你的体内有一千亩良田
你的想念是一万朵棉花

可你仍然无法将爱种进诗句

你怕文字太轻
压不住棉花的漂泊
你怕下笔太重，撇捺如刀

你的人生是轻的
因此向上
可往事很沉
所以你终将低于尘埃

烧稿件事情发生以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和父亲较着劲，没有说过一句话。第二年，我结了婚。为了生活，我和爱人远走新疆。

在新疆，我们两个人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但我仍然放不下心心念念的写作。每当我

写出一些闪亮的句子，我都会兴高采烈地念给爱人听。开始时，她还敷衍，渐渐就表现出了反感。在她的心里，一个男人应该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哪怕粗犷得像个土匪，也绝不可以多愁善感地闷在一个角落里写作。这让我的写作信念，再次被兜头盖脸泼了一盆冷水。

至此，我再也没有向家人透露过我内心对写作的渴望，每天都悄悄地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完读一遍给自己听，然后就顺手丢掉。

阳光太拥挤了
只有月光
才容得下我的歌声
那么美好
大把大把的月光洒下来
我在光线里奔跑
就像奔跑在银子里
就像一个有钱人
那么美好
夜晚为我让出空间来
所有的夜色都是我的衬托

我听到有人说
看，那个外乡人
后来我们买了一辆二手的翻斗车，开赴山东，在各种工地打工。那 7 年，我们每天天一亮就开车出去，天黑收车回工棚，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每天晚上，我都会记录一些当天发生的事情，添加一些自己的见解和评论，并且有意识地进行一些文学化的处理，让它们接近于小说。

每完成一篇，我都会念给工友听，念完就随手丢在灶台上。第二天早上，伙夫便会用其做引火之物，烧火做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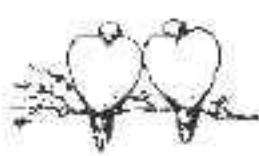
2002 年开春，我们来到江南水乡昆山寻找生活的出路。我们既没有技术，也没有学历，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情急之下，我就用 50 元买了一辆旧的脚踏三轮车，用 30 元买了一块用于铺地摊的塑料布，用仅剩的钱从批发市场进了一些廉价的袜子、手套、鞋垫，每天蹲守在建筑工地旁边的路口。这样，一个流动的一元地摊就开张了。

有一次，我蹬着三轮车去进货，为了抄近道赶时间，冒险走一条河边的羊肠小道，结果连人带车翻进了 12 月寒冷的小河里……生意冷清时，我爱人看摊，我就蹬着三轮车四处捡拾破烂，以此维持生活。这就是我的笔名“拾荒”的由来。

人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思维却总是特别活跃。一有空闲，我就不停地写，写在顺手捡来的纸箱子上，卖废品时顺带着就把它们卖掉了。

我们如此坚持了一年多，攒下了 3 万元。我就用这笔钱开了一间租书店，这个营生既可以赚钱养家，又可以光明正大地满足自己的阅读需求。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不熟悉文化产品经营的相关手续及政策，没过多久小店就停业了。以前所有的努力一下子打了水漂，生活也彻底陷入绝境，连栖身之所的房租也交不起了。就在我坐在吴淞江边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条停泊在码头的货船启发了我。我从拆迁工地上找来废弃的木桩，打到一片废弃的河床里，再钉上一些旧木板，在河面上建起一间



小木屋，作为我们临时的家。

在漆黑一团的夜里，我们常常因为紧张而不敢睡觉，担心房子突然垮塌，把我们扔到河里去。每每此时，附近的居民就会打开手电照过来，那一束束光带给我们无限温暖，带给我们安全感和坚持下去的勇气。

我坚信在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里，肯定有很多生存之道，于是蹬着三轮车从捡拾废品重新开始，一点点地积累本钱。终于，在2005年，我们开了一家正规的日杂店，日子逐渐步入正轨。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买了房子，在这个第二故乡，有了一个像样的家。

与诗歌结缘，源于我们家买来的第一台电脑。有了电脑后，我在空闲的时间偶尔也会上网，在QQ空间里写一写日志。这是一种新的体验，充满神奇和诱惑。也正是因为不熟悉电脑的各种操作，我打字特别困难。为了节省打字时间，我的每一篇日志都很精简，有时十几句话，有时只有几句话。这应该是我真正写诗的起点。

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实体店造成挤压，我们店里的生意持续下滑。2018年夏天，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我在隔壁负责外卖公司电瓶车销售的销售点和老板聊天，外卖公司的负责人也在那里和老板聊天，我便顺口问道：“我可不可以送外卖啊？”

负责人说，当然可以。就这样，我开启了神奇的送外卖之路，正式进入外卖行业。

送外卖的路上，危险的事情时有发生。最危险的一次送外卖经历，发生在一个晚上。我敲开订单地址标注的房门，一个醉醺醺的彪形大汉把外卖拿了进去。之后，顾客突然打来电话，说将地址错写成了前男友家，让我把外卖送到新的住址。我返回去索要外卖，门一开，我便被那个醉醺醺的男人一把揪住衣领。他的力量非常大，幸好有一个他的朋友从中劝解，把外卖悄悄递给我，我才得以脱身。离开后，我感到特别委屈，但冷静下来之后，想起那个醉汉双眼含满了泪，又从另一个角度体会到了那个男人的痛苦。

我把外卖送给订餐的女孩后，对她说：“他好像挺在乎你的。”一句话，让那个女孩瞬间红了眼眶，而我心中的郁闷也在那个瞬间烟消云散。

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当你经历了磨难再回首时，你会发现，每一段磨难都是对你的历练，都是你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越是灰暗的从前，越会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送外卖之后，我的诗歌在风格和视角上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真正影响到我写作生活的是，我在2019年参加的某次诗歌大赛。要去领奖了，我才向爱人坦言，我在写作。

爱人看到我存在QQ空间里的诗歌已经达到几千首后，终于理解了我对文学的那种挚爱。领奖回来后，我用那笔奖金加上我送外卖的一些收入，第一次阔绰地为爱人买了一件

数千元的衣服，以表达我内心的愧疚。这也是我爱人最奢华的一件衣服。

邻居送来的旧沙发
让妻子兴高采烈
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
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

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
一条断掉的沙发腿
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
脸
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
来

一直以来
我不停地流汗
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
水分

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爱着爱我的人
快三十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
只能像钟摆一样
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

自然而然，滴滴嗒嗒
几十年来，除了父母，没有任何人比文学陪伴我的时间更久。文学在我的心里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她是我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是和我无话不说的人。每一次写作就像照一次镜子，都是我和自我的一次对话，都是对自我的一次审视和定位，她不断地提醒我要做一个好人，不断地修正我的过失。

（紫丁香摘自台海出版社《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一书，本刊节选）



鲁迅日记每则一般不超过 100 字，最长不超过 150 字，内容最短的只有“无事”两个字，真可谓惜字如金。然而，他对天气情况的记录却极其详细，这也成了鲁迅日记中相当有趣的部分。

首先，鲁迅记录天气的字词丰富。一般的天气用语，不外乎“风、云、雨、雪、晴、阴”，而鲁迅日记中却有一般人很少用的字，如“曀”“霰”“霁”“晦”“霾”，还有更生僻的字，如“睷”“燠”……这不仅显示了鲁迅渊博的学识，也反映出他对生活观察感悟之细致。

其次，鲁迅非常详细地记录天气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体感受，他在日记中会用“冷”“燠”“大热”等字词。1912年10月5日，“雨，冷，午后雨止而风，益冷”，不仅表明了天气变化，更写了自己对大自然冷暖变化的感受。

再次，鲁迅日记中有许多对极端天气的记载。比如沙尘暴、霾、暴雨、梅雨、台风。如鲁迅刚到厦门不久，就遇到台风，他在1926年9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风，雨……夜大雨，破窗发屋，盖飓风也。”鲁迅这些有关极端天气的记录，为后人了解民国时期的气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透过天气还可窥见鲁迅当日的心情。比如，1912年5月5日鲁迅的一篇日记：“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



可观览。”这是写他乘火车从天津到北京途中所见，一派萧条悲凉，也显出他此次北上的心情。1913年1月15日，“晨，微雪如絮缀寒柯上，视之极美”。那是鲁迅第一次看到北方的雪，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鲁迅对月色也是情有独钟

的。如1917年中秋节，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简短的话语，表露出鲁迅内心的愉悦。

鲁迅日记中的天气记录，颇具美学意味，让人透过天气的冷暖变化，体会到鲁迅对人间冷暖的深刻感悟。

（得 玉摘自《语言文字报》2022年10月19日，刘春杰图）



● 腔调

张大春

听人说话，音声韵味各有不同，常只在唇齿喉舌之间有极其微小的差异；有的人牙根开得阔，有的人嘴形撮得圆，有的人鼻腔收得紧，有的人颚骨压得低，是以即便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在细致处仍见分殊。

我的一位朋友养了一只狗，它名唤小牛。小牛对我这位朋友的台湾口音自是非常熟悉，每当他对狗说“小牛！要不要龇气（出去）玩”，小牛便报以热烈的

摇尾打转。及至主人赴北京公干数月，练就一口尖团分明带卷舌的京腔南返，再同小牛说：“要不要出去玩玩儿？”那小牛只歪个脑袋，瞅着主人，显然是不明白主人的意思。狗儿确乎也有狗儿的敏锐与执着，而且没有装明白和装糊涂的粉饰。它认识主人的腔调。

腔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意义。

（小 双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小说稗类》一书）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刚入秋，大观园的池塘里长出了新鲜的红菱和鸡头米，袭人派人送点儿给史湘云尝鲜。她特地用缠丝白玛瑙碟子盛了，再放进掐丝盒子里。这样，湘云收到礼物时，打开盒子，第一眼就会看见剔透的白玛瑙，衬着水灵灵、红艳艳的菱角。

如此赏心悦目，送礼的人、收礼的人两下欢喜。对器物的讲究，已经渗透到贾府的上上下下。

人们对器物的喜爱从何而来？

现代社会有个词叫“恋物癖”，在《红楼梦》里，上至公子小姐，下到丫鬟小厮，几乎人人都带点儿恋物的倾向。关键是，上上下下都或多或少具备一些有关器物的修养。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恋物”这个词，一不小心就会勾连出另一个词——玩物丧志。其实玩物丧志是对中国式器物哲学的误解。对这种误解，明朝文学大家张岱就发表过相反的观点。

他说自己“好精舍，好美婢……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一口气列了十几样，简直没有什么是他

不好的，真可谓“空前绝后”的恋物癖。他还有一句恋物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在张岱看来，一个人连一件东西都喜欢不起来，可见不知深情为何物。所以他判定，这种人不值得交往。



玩物“养”志

这个观点不但重塑了明朝民众的生活观，让人们意识到，原来寻常生活是有尊严的，而且让器物从此获得了人文价值。从此，“玩物”从精神上合法化，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史和心灵生活史合而为一。

《红楼梦》的时代，正好是心学倡导的器物观开花结果

的时代。也就是说，从张岱的时代，到曹雪芹的时代，人们真正把王阳明的思想过成了日子。

《红楼梦》的众多人物里，其中两位有典型的恋物癖：一位是偏重实操的探春，另一位是不光重实操，还爱探讨理念的宝玉。

首先，大观园里对器物最刻意考究、一丝不苟的一位，就是贾宝玉同父异母的妹妹贾探春。一进她的闺房秋

爽斋，就会感觉到主人的玩物功力之深。

先从她的清供器物说起。“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这里先不说东西有多贵重，我们先看看色系：雨过天青色的汝窑青瓷，水晶球儿一样的白

为什么张岱会这么高调地力挺恋物癖？其实他是在响应王阳明的号召。

心学思想的创立者王阳明，把形而下的器物上升到哲学层面来讨论。王阳明的弟子王艮继承了王阳明的思想，提倡“百姓日用即道”，不管是柴米油盐，还是琴棋书画，我们每天过的平常日子里，其实包含着人生真谛。

●董 梅



菊花，娇黄玲珑的大佛手。这几种色彩，都有一个共同基调：剔透、明快，让人眼前一亮。

再对照一下探春这个女孩子气质：“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你会发现，这几件器物的气质，简直就是这位神清气爽的女孩儿的气质。

器物和人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关联。通过器物，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深层人格。

探春的第二类收藏是文房器物。探春是一位热爱书法的千金小姐，她的文房器物可以讲究到这种程度：“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法帖，是书法艺术的一个术语，足以作为临写范本的历代名作精摹本，才能叫法帖。在探春的书案上，这么名贵的法帖，多到成堆地摞起来。

再接着看，案上还有“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

贾探春的秋爽斋布置得太有气势、太有气派了！具体到每一件东西，探春都必须要顶级品质，而且偏爱体量大、数量多的器物和陈列方式。这么隆重的陈列方式，简直有一种排兵布阵的架势。

探春的好东西可不止这些，她还有一类收藏：金石书画。进一步深入秋爽斋内部，你会看到：靠西墙边，也摆着一张大案，案上设着一只大鼎；墙上挂着一大幅北宋米芾的《烟雨图》，左右两边配着对联，是颜真卿的墨迹。又是

大，大案、大鼎、大画，再加上颜真卿雄伟正大的书法。

这一组器物具有很强烈的男性化特点，跟探春的性别和身份有着严重错位。这一组陈设，恰恰说破了探春心底的一个秘密，她正是比照着荣国府的正堂，也就是她父亲的荣禧堂，布置了自己的秋爽斋。荣禧堂摆紫檀大案，她就摆黄花梨大案；荣禧堂设大鼎，她也设大鼎；荣禧堂挂墨龙大画，她就挂一大幅《烟雨图》。

她为什么要这么模仿？对探春来说，这不是模仿，而是她的人生宣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痛点。探春天性争胜好强，但是老天偏偏跟她开了个玩笑，让她是庶出身份。所以，探春心底时时以出身为隐痛。她其实巴不得自己生为男儿，就像她愤愤地对亲生母亲赵姨娘说的：“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

这就是探春的生命之痛。所以这个女孩儿把自己的雄心壮志都寄托在器物上，在闺房

里安置了一个士大夫之梦。

假如秋爽斋不叫秋爽斋，那它该叫什么名字呢？或许最合适的，是用颜真卿的书法，大大地写三个字——养志斋。

玩物以养志，这就是探春姑娘在那些贵重精致的器物上寄托的深意。

关于器物，《红楼梦》里还有个有意思的细节：晴雯撕扇。

贾宝玉劝导晴雯说：“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宝玉想说的是：凡天下之物，皆跟人一样，是有情有理的。你要拿出情感来，像对待有情人一样对待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和物的理想关系是一种人格化的关系，有一种如对知己、情投意合的感觉。

这才是中国人的器物哲学：情物观。

（林 杨 摘自新星出版社《董梅红楼梦讲义》一书，刘宏图）

报春花

● [俄] 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
◎ 陈淑贤 张大本 译

细长的花柄上开着细碎的小花，宛如星星，花瓣儿呈白色，略带一点浅粉色。小花飘溢出柔和的幽香。这是森林中第一个报信者——报春花。

它的根茎粗壮，比它的花朵强劲。根茎中有汁液，气味辛辣，甚至带有毒性。

报春花能够治疗关节炎。它的根部从土壤里吸取了无穷的力量，它仿佛明白，人们期待它的不仅是它会带来早春的喜悦，而且是它能给人们带来康复的希望。

（秋水长天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树号》一书）



120 元与 2 美分

我们每个人都在逼近被机器抢活儿的时刻。对于张伟，这个时刻已经到了。

大学毕业至今，张伟已经做了 8 年独立画师。2022 年，他经人介绍，接到了一份配图工作——给小说绘制人物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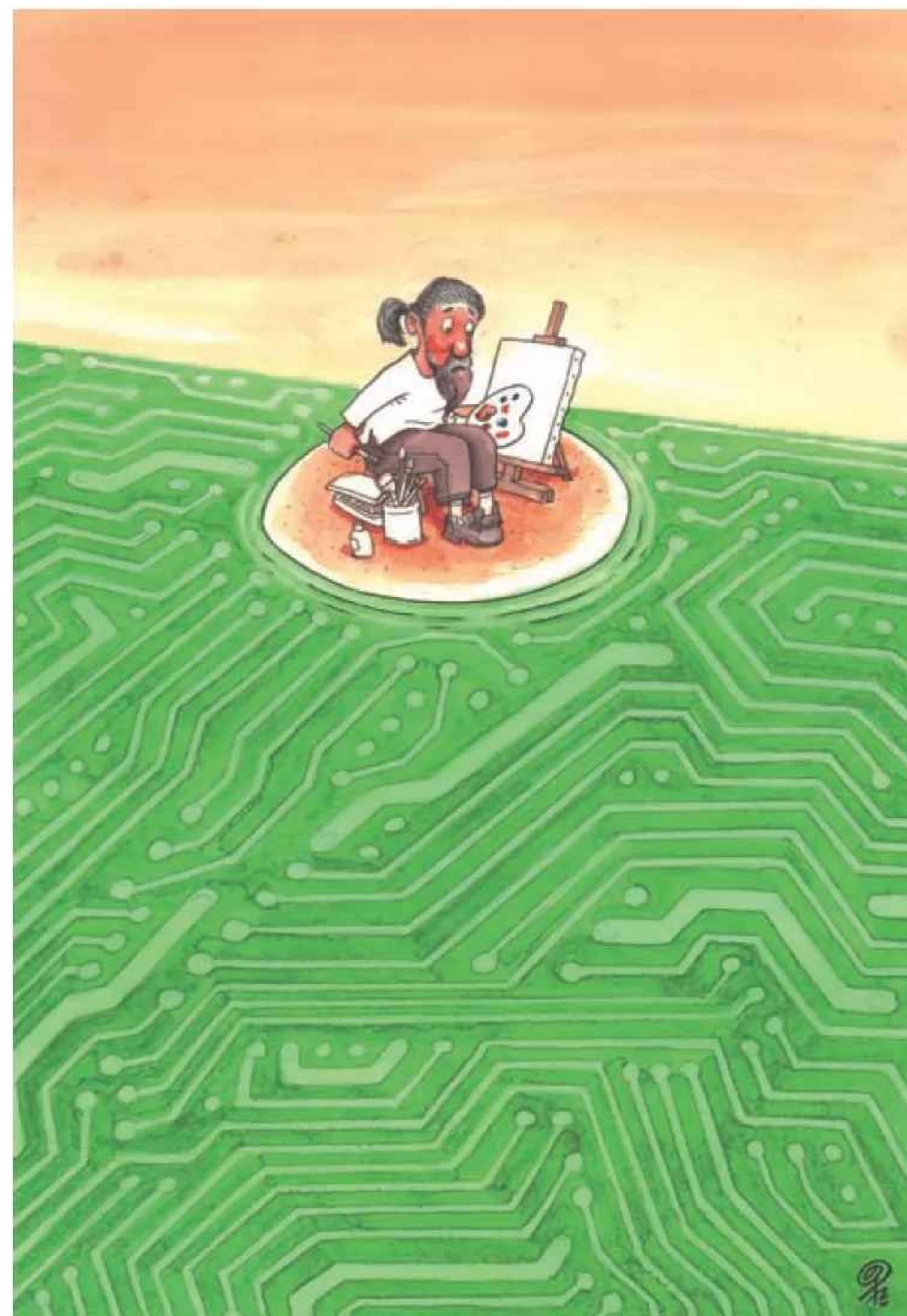
这是一份“走量”的活，对技术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算高。对方开的价位也合理，120 元一张，一共 65 张。主要成本在于沟通。因为是第一次合作，双方花了一天时间对接需求，其间张伟画了 3 张草稿，对方找来一些案例给他做参考。

一切推进顺利，沟通后，他交了第一稿，通过了。对方还支付了第一张画的稿费。几天后，他突然收到通知：“小说配图将从人物插图改成物品配图，使用 AI（人工智能）绘画，合作中断。”

“我被 AI 抢活儿了。”张伟哭笑不得。他要对方给他看看 AI 生成的成果，对方发给了他。他的感受是“挺不错”，但更大的落差是成本：机器生成一张图只需要花费 2 美分（约合人民币 0.139 元）。

给 AI 打下手

这是 860 多倍的差距。



机器干了我的活

● 郭亨宇

公司的经营者们先动了心——哪家公司开始裁美术人员、哪家公司开始研究 AI 技术、哪家公司已经在用 AI 生成图，类似的传闻越发频繁地在画师群体内流传。

刘晓莉所在的游戏公司就是其中之一。2022 年 10 月底，市场部一位同事开了一次 AI 绘图分享会，用游戏项目的成品图，现场生成了相关图片。

大多数参会人员反应平淡，唯独制作人兴奋异常，眉

飞色舞地追问美术负责人：“今后游戏内的部分皮肤是不是可以用 AI 制作？”

此前，皮肤绘制这类工作都会外包一部分，每张图稿费在五六千元，需要一名画师画上一星期。如今使用 AI，生成图片只需两小时，再经过原画师上手改，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满打满算，一张图的产出只需 4 小时，而成本是原先的 1/42。

在甲方很多细致的要求面前，AI 的随机性并不占优势。它无法理解一些简单指令，比如，“把脚往后收一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那家出版商在选定 AI 作画后，将小说的配图从人像改成了物品。

但在真正的威胁到来之前，人们的心态先变了：和刘晓莉在同一岗位工作的同事，在开完 AI 分享会后一下子有了危机感，但他又不太乐意给 AI “打下手”。

成为机器的养料

如今人们已经理解，机器并不是凭空学会了画画。在此之前广为人知的 AlphaGo，就学习了 16 万套人类棋谱以精进“棋艺”；而将一个人脸识别算法训练至合格，常用数据集生成的人脸图片数量，往往



达百万量级。

AI 绘图也是如此。除非直接指定风格，否则人们并不容易分辨一幅机器生成图究竟“学习”了哪些艺术家。

但很快就有了例外。2022 年 8 月底，AI 绘图工具 mimic 一度在日本画师群体中引发热议，这款绘图工具能模仿指定漫画家的画风，输出风格相近的作品。日本画师开始集体抗议，许多画师表示自己的作品不会授权给 mimic 用于训练及使用。

紧接着，事态蔓延到中国画师圈。独立画师魂君表示，一开始，人们只是抱着“玩玩看”的心态使用这些工具；进而，出现了一些不画画的人使用特定画师的作品训练模型，再反过来用生成的作品嘲讽该画师的事情。

2022 年 10 月 13 日，魂君发布了一则微博，呼吁业内画师关注 AI 绘画侵权现象。他提到，目前 AI 未经授权拿画师的画做养料、拿画师的图洗稿生成作品的情况逐渐泛滥。他希望更多同行能发声，抵制以 AI 绘图为名义的侵权。

受到抵制的各大平台，都因能制造出画风极度接近特定画师的作品，而被视为“洗稿”机器——这种行为泛滥，从而导致画师的原作有时反而会被识别为“AI 制造”。

新技术放大了一个旧问题：抄袭。

画师圈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同人（动漫文化用词，指不受商业影响的自我创作）爱好者会在网络上收集自己喜欢

的图片，上传到一些公开平台；而初出茅庐的画师，则将此作为宣传自己，或与同好交流的方式。

为了方便搜索，他们常会给图片打上非常细致的标签，于是，这些平台成了天然的 AI 素材库，只要使用“爬虫”技术，将图片和词条抓取下来，就可直接用于训练，连人工标注的成本都省了。画师在无意识中，也为 AI 进步贡献了一份力。

使用图片作为训练素材的时候，多数 AI 平台并不会征求原作者的同意。平台商业化后的收益也不会有半分钱进入原作者的口袋——一些画师认为，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侵权。

人类反击战

作为传统的乙方角色，很难说画师的态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甲方的选择，更别提改变技术前进的车辙了。但他们也并未自此缴械投降。

魂君在自己的倡议中提出一个思路：今后画师们在平台上发布作品时，可以在作品上覆盖大面积水印，破坏作品的完整性，以防止被用于训练 AI 以及洗稿。

画师们也被迫自证自己的作品并非出自 AI 之手。

他们向社交平台上传作品的同时，开始主动贴出草稿等绘制过程，甚至有网友表示，这种做法已经成了新的“发图礼仪”。也有部分画师大面积撤下自己公开发布过的作品，以防止被用于 AI 训练。

2022 年 9 月，一个名为

Spawning 的艺术家团体开发了网站 Have I Been Trained（我被用于训练了吗），通过检索目前最大的开源图片数据库，帮助艺术家了解自己的作品是否被用于 AI 训练。

一些传统图片平台也摆明自己的态度，先后删除了平台上一些明显标注为 AI 生成的图像；一些图片爱好者社区则以保护人类创作者为由，禁止 AI 生成的作品在平台上出现。

当然也有人使用法律手段反击。2022 年 11 月 3 日，微软收到一起集体诉讼，其旗下的 AI 编程助手被控诉使用公共仓库内用户发布的代码进行训练，侵犯了大量创作者的合法权益。

这起诉讼引发了广泛关注，因为目前包括 AI 绘图在内的绝大部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背后都是同一套运行逻辑。

过去一年，文字生成图像、文字生成音乐和视频的工具，花样不断翻新，彼此超越，而创作者们则花一年时间沉淀，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技术面前保护自己的权益？

面对越来越无所不能的 AI，人类群体的观点也出现分裂。

魂君加了不少讨论 AI 绘图的聊天群，他通过观察发现，研究技术和做老板的，聊到 AI 通常都会比较兴奋且积极乐观。至于画师们，魂君总结道：“有悲观派，认为 AI 迟早会取代人；有乐观派，认为 AI 只是一个工具，认为今后围绕 AI 会衍生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之前群里还出现过一个



QQ 成了摆设，微信成了支付工具，电话成了收快递专用，短信成了收验证码的工具，短视频成了寄托。

——手机人生

老一辈人谈对象重“八字”，现在年轻人谈对象重“一言”。

——八字不合无缘分，一言不合即分手

在任何关系中，爱都没有尊重重要。

——没有尊重，爱无法存在和持续

如果 A 是成功的人生，则 $A=x+y+z$ 。其中 x 是工作，y 是游戏，z 是保持沉默。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大学生特种兵式旅游。

——30 小时往返 14 公里，游 8 个景点，这种紧凑高效的旅游主打的就是“走过看过”。在各项成本急剧增加的小长假，好像只有“起得早”“走得急”“玩得多”才能对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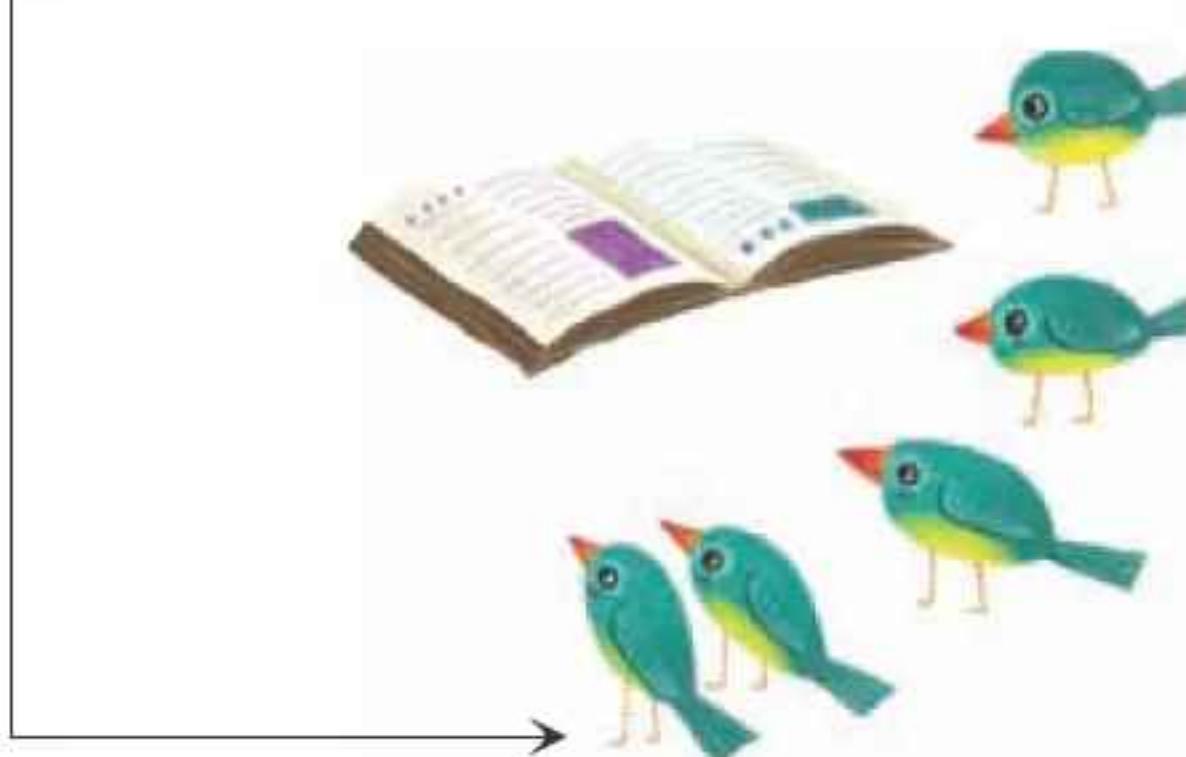
拥护 AI 的极端技术主义者，他觉得人学习不算侵权，那 AI 学习也不算。还有画师认为 AI 的出现是一件好事，能淘汰所谓的‘低端’画师。”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不是一场昙花一现的争吵，而是技术普及之路上绕不开的核心话题。

在 AI 绘画相关的内容下，人们总是自发地将有关侵权的讨论顶到热门；Stable



言 论



起自己

最好吃的是包装。

——同一种食物，带着不同标签，境遇便会大不相同，人类赋予食物的信息早已超过味道本身

事实证明，在我们年轻时，只有心不在焉、三心二意才能够生活。

——王小波。一个人若想较好地把握人生，不妨保持“三心二意”：知足心、上进

Diffusion 官网则于 2022 年 12 月宣布，允许艺术家在训练数据库中搜索并删除自己的作品。

踌躇再三，魏君选择不使用 AI 绘画工具：“还是担心侵权问题。”

被 AI 抢了插画生意的张伟有更直接的感受：AI 就是一台大型抄袭机器。他认为以当前大家对 AI 的追捧程度，很快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导致画

心、童心和诚意、善意

没有平起平坐的资本，任何社交都无法换来有用的人脉。

——人脉已演化为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交换的通道

年轻人可以没有工作，但不能没有“搭子”。

——“搭子”是一种新型的、垂直的社交关系。比如，饭“搭子”、游戏“搭子”、健身房“搭子”等。“搭子”双方不必相熟，只注重“搭”的过程，一旦行为结束，便相忘于江湖

做团队不敢做也不能做的决定，承担团队不该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帮团队搞定他们搞不定的资源。

——作为领导者，最重要就是这三件事情

一个人尽管可以选择简单的生活，但终究还是无法挣脱复杂的人生。

——人生的现实



师失业，AI 最终将成为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存在。

刘晓莉则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从一开始就不算 AI：“竞争对手是那些更年轻的原画师，我早就有危机感了，AI 算什么？”

那 AI 的抄袭问题呢？刘晓莉干脆地反问道：“人就不抄吗？”

(一棵树摘自微信公众号“果壳”，本刊节选，毕力格图)



文字讨好症

●李 雅

如果你回复一件事时只说“嗯”，那就是态度冷漠；但如果改成“嗯嗯”，瞬间就亲和力拉满，甚至有些讨好的意味。

这就是目前已出现人传人迹象的“文字讨好症”，而我就是重症患者。

@小雅，这边升级操作完成了，麻烦辛苦看看文档还有问题吗？”同事问我的时候，我正忙得不可开交。虽然我只需要回复“确认”两个字即可，但我还是“通话膨胀”地说了一堆：“嗯嗯，收到，感谢啦～”紧接着，同事以一句“好嘞，小雅老师，有问题随时沟通哈～”结束了这次对话。

从叠词到语气词，再到波浪符，三连助攻，一气呵成。如果说这是一场“社交内卷”，那么谁不“卷”，谁就是不合群。

就连领导层也纷纷加入这场“社交内卷”：“小雅，这次格式不对，下次按照正确的交哈～”看领导如此“卑微”，作为员工的我只能更加讨好：“嗯嗯，好的好的。”但凡我只能说个“嗯”，就显得不知好歹了。

有时候，职场上的“文字讨好症”十分严重。领导让你加班，你明明心已经凉了一大截，却偏要装出自己

超爱加班的样子：“好嘞～”同事给你的文件出了错，你明明可以直接指出来，却要挖空心思去照顾对方的情绪，小心翼翼地说：“如果改成这样，你觉得怎样呢？”

为了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友善，大家就连日常聊天也逃不过这些“讨好文字”。朋友发来了好玩的文字，如果只回复“哈哈哈”就显得十分敷衍，标准答案是：8个“哈”起步，然后再加一句“头都要笑掉了”。

有一次，闺密拿着她和男朋友的聊天记录来找我评理：“我给他分享好玩的东西，他就给我发了‘哈哈哈’3个字！”我大为不解。见我不说话，闺密开始给我讲：“3个‘哈’代表敷衍，6个‘哈’代表关系不错，8个‘哈’才是真的觉得有意思！”

但“文字讨好症”有时真的会让人倍感疲惫。记得某天我下班到家很累，快睡着时，客户发来信息，说对这次提交的方案不是很满意，需要大量修改。

我立马从床上坐起来，开始给客户逐字逐句地发信息安抚。“××您好”，边写



还要边加“～”，在必要的语句后加上“哒”“滴”等看似热情洋溢的语气词，并在适当的位置加上“抱拳”的表情符号，写完后，再逐字逐句检查，整体又读了3遍。

深更半夜，只见我的双手在手机上不停地敲字，心里不断地默念，又在手机上不断地删除，但凡略显严肃的词语都要通通替换成温柔的词语。在我最终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人都要被“抽干”了。而我当时内心的情绪和文字传递的情绪有着天壤之别。

互联网时代，“文字讨好症”背后是人们想要努力消除冷漠和敌意的心理，所以令人不忍苛责。只是原本正常的对话在这种“文字讨好症”的对比下，反而被误会造成冰冷、突兀了；本来传达信息的语言，由于承受了太多废话，增加了沟通成本，也降低了沟通效率。

（葫芦娃摘自《环球人物》
2023年第2期，王 原图）



美国洛杉矶，玛丽莲·梦露的墓碑——



华盛顿国家公墓，按照娜奥米·米勒道森墓碑上的食谱烘焙的曲奇——

墓碑上的甜蜜

●陶 恺

如果有一天，生命走到尽头，你最想用什么概括自己在人间行走的这一趟？

在华盛顿国家公墓实习的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管理专业学生罗西，遇到了一块特别的墓碑，上面没有逝者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或是某种态度的彰显，没有立碑者对逝者的怀念，而是刻上了制作“挤花曲奇”的整个过程。

将详细的烘焙食谱，刻在“寸土寸金”的墓碑上，这种反差很快在网上引起了热议：食谱背后，是一个普通人怎样的一生？

分享甜蜜

作为华盛顿国家公墓的实习生，罗西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将安葬于这里的逝者的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归档。罗西开设了一个名为“幽灵档案”的TikTok账号，一边整理信息，一边向网友分享有关墓地的小知识和有趣的碑文。

娜奥米·米勒道森的食谱

墓碑，便这样与罗西及关注她账号的网友相遇。

“一杯黄油，四分之三杯糖，一汤匙香草，一枚鸡蛋，二又四分之一杯面粉，半汤匙泡打粉，八分之一汤匙盐。”娜奥米的墓碑形状是打开着的烹饪书，上面写着制作这份挤花曲奇所需的原料。由于篇幅或是昂贵的墓碑刻字限制，这份食谱没有记下步骤、烘焙温度等细节。

但罗西觉得自己被击中了。罗西刚刚失去祖母，和祖母一起逝去的，还有甜蜜幸福的美味：祖母还在世时，罗西每年过生日，都会吃到祖母用独门秘方制作的一款黄色蛋糕。只有祖母知道它的牛奶、黄油、鸡蛋、面粉的配比，那是罗西无法再拥有的爱的味道。

娜奥米的家人，是不是也同样怀念着这份再也无法拥有的甜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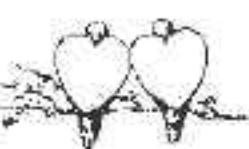
罗西决定按照这份食谱，制作这款曲奇饼干。因为没有

相关经验，食谱中也没有指南，她只能将所有的原材料按照墓碑上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放进烤箱中烘烤，按照平时自己制作饼干的时间和温度简单设置。甚至罗西也没有工具可以“挤花”，第一次这样制作出的成品看起来是极为普通的曲奇。即便如此，罗西发现，只靠着墓碑食谱上的要求做成的曲奇，也实在美味得出乎意料。她将帖子发在网上，收获了很多关注与建议：应该购买怎样的挤花工具；是否需要先将糖与黄油混合，再加入鸡蛋和香草……

在罗西与网友的共同完善下，第二次的成品无论从口味还是外观上，都完美到“值得刻在墓碑上”了。罗西带着这份挤花曲奇来到娜奥米的墓前，一边享用，一边感谢她带给自己及所有为这份曲奇出谋划策的网友的甜蜜。

平凡的幸福

随着这份曲奇的走红，逝



去的普通人娜奥米也由此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作为美国第一代移民，娜奥米从北欧来到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居住生活，勤恳地做着一份邮政工人的工作。家乡逐渐浓缩成一小块记忆，眼下的生活有无数需要安抚的琐碎，只有食物成了最具象的思念。

这种思念也具象地传给了娜奥米的孩子们。他们对童年共同的回忆，是母亲制作的、不同于外面售卖的食物——北欧和美国混合口味的菜肴，以及可以在圣诞节吃到的口味独特的挤花曲奇。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等待着吃曲奇，那是独一无二的温馨时刻。

娜奥米去世后，家人便将这份最能代表母亲味道、家庭温暖的曲奇制作配方刻在墓碑上，完成了对娜奥米一生的注解。娜奥米用甜蜜的曲奇守护着整个家庭，也通过这份食谱，持续守护着所有期待美味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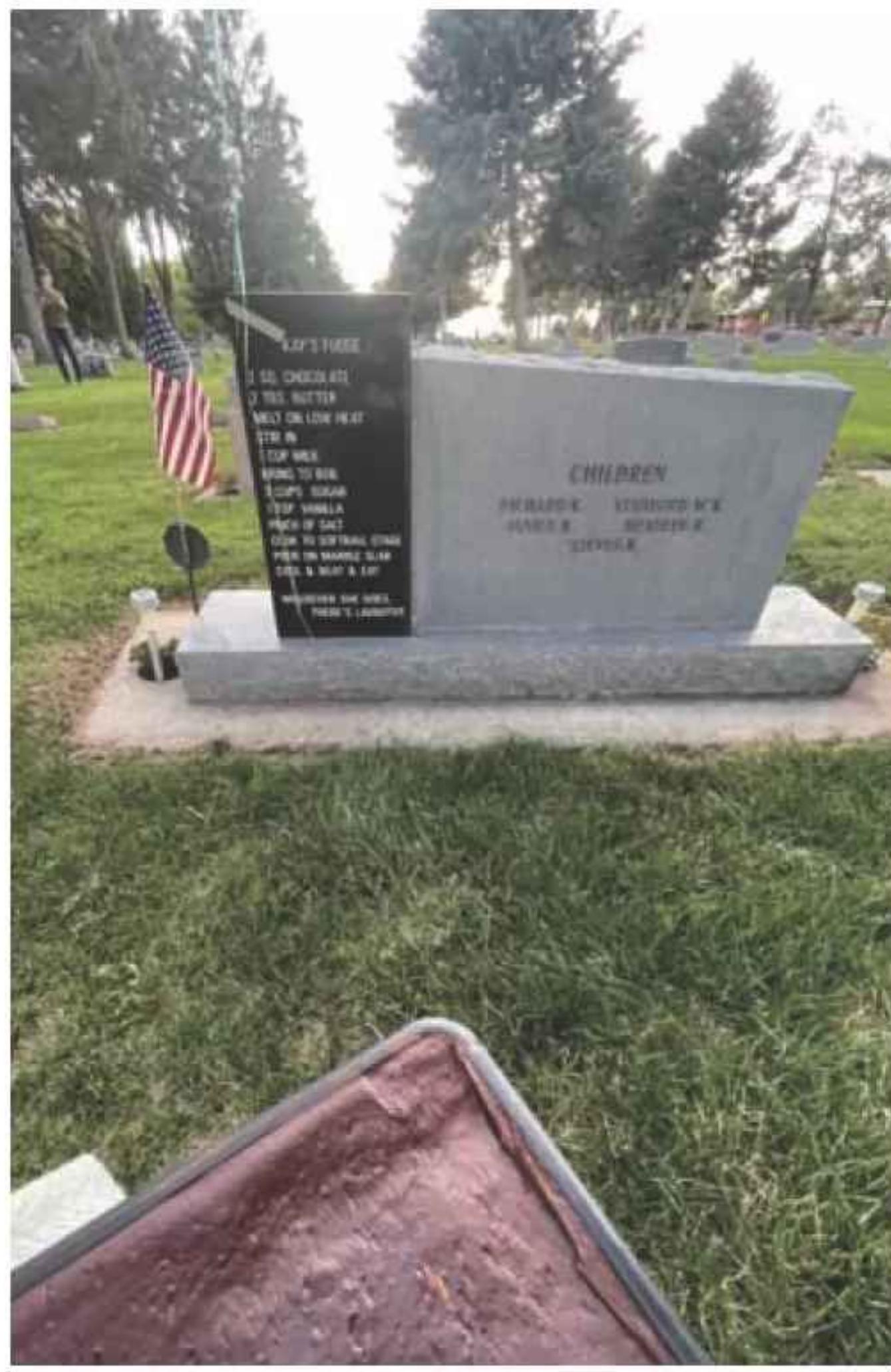
事实上，在墓碑上刻制甜品制作方式，并不是娜奥米家人的“首创”。在美国犹他州，一对夫妇的墓碑背面，刻着一份名叫“凯蒂的软糖”的食谱。这份食谱简明扼要地记录了制作乳脂软糖的步骤，甚至比娜奥米的曲奇食谱更具实践指导性：“两块巧克力，两块黄油，低温溶解，加入一杯牛奶搅拌，烧开，放入三杯糖、一茶匙香草精、一撮盐，熬到呈软球状，倒到大理石板上，冷却，切好，开吃。”

罗西按照凯蒂的这份墓碑食谱制作了这款巧克力软糖。

因为步骤、配比都极为详细，美味的软糖一次就制作成功了。

罗西将软糖带到凯蒂的墓前，并见到了凯蒂的家人，了解了长眠于此的两位普通老人软糖般甜蜜的爱情故事。

凯蒂与丈夫韦德相识于“二战”时期，在纽约学习时装设计的凯蒂与空军上尉韦德一见钟情。他们相识第二天，韦德就去了战场。在战乱与分离中，两个只见了一面的人却认定彼此。他们坚持通信，韦



犹他州，墓碑上的“凯蒂的软糖”食谱

德还将自己驾驶的轰炸机命名为“盐湖凯蒂”以表思念。直到战事结束，两个人重逢、结婚。

他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两个人都喜欢聚会和孩子，凯蒂的软糖吸引着韦德、他们的孩子和孙辈，她总在口袋里装有一把自制的软糖，见到小孩子就赠送。

在凯蒂和韦德这份墓碑食

谱的下面，还写着：“有她在的地方，永远都有欢声笑语。”那是吃过凯蒂软糖的孙辈们对奶奶一生裹着蜜糖的印象。

撑一把伞

墓碑食谱，对逝者及其家人来说，从来就不是什么博眼球的噱头，而是真正的、诚心的分享，他们怀着对记忆中甜蜜食物的爱与眷恋，尽力准确地将它们的制作方式镌刻在墓碑上，在死亡带来的痛楚中，开辟出一块温暖的小天地。

这些墓碑上的、能够复制的甜蜜，也在不断影响着包括罗西在内的仍在人间卖力生活的人。

作为公墓的实习生，罗西一度对死亡讳莫如深：冰冷的墓碑、哭泣的人、繁复又没有温度的数字化信息记录……但墓碑食谱改变了这些。

在这份属于两个世界的交流里，罗西和网友们共同完成了对死亡恐惧的稀释。“我曾经非常害怕死亡。”罗西说，但通过试制墓碑食谱上的美食，她逐渐发现，我们或许也可以从死亡中获得安慰。这些仍有生命力的“墓碑上的甜蜜”，能够“让我们以很简单的方式，谈论死亡这个非常困难的话题”。

亲人离世不是一时的暴雨，而是一生的潮湿。但墓碑食谱的甜蜜稀释了死亡本来的昏暗，撑起一把伞、烤热一炉火，让交流、爱与铭记不会随着生命的黯淡而终止。

（桃子摘自《看世界》
2023年第5期）



世界的深夜

张弥曼觉得 2018 年太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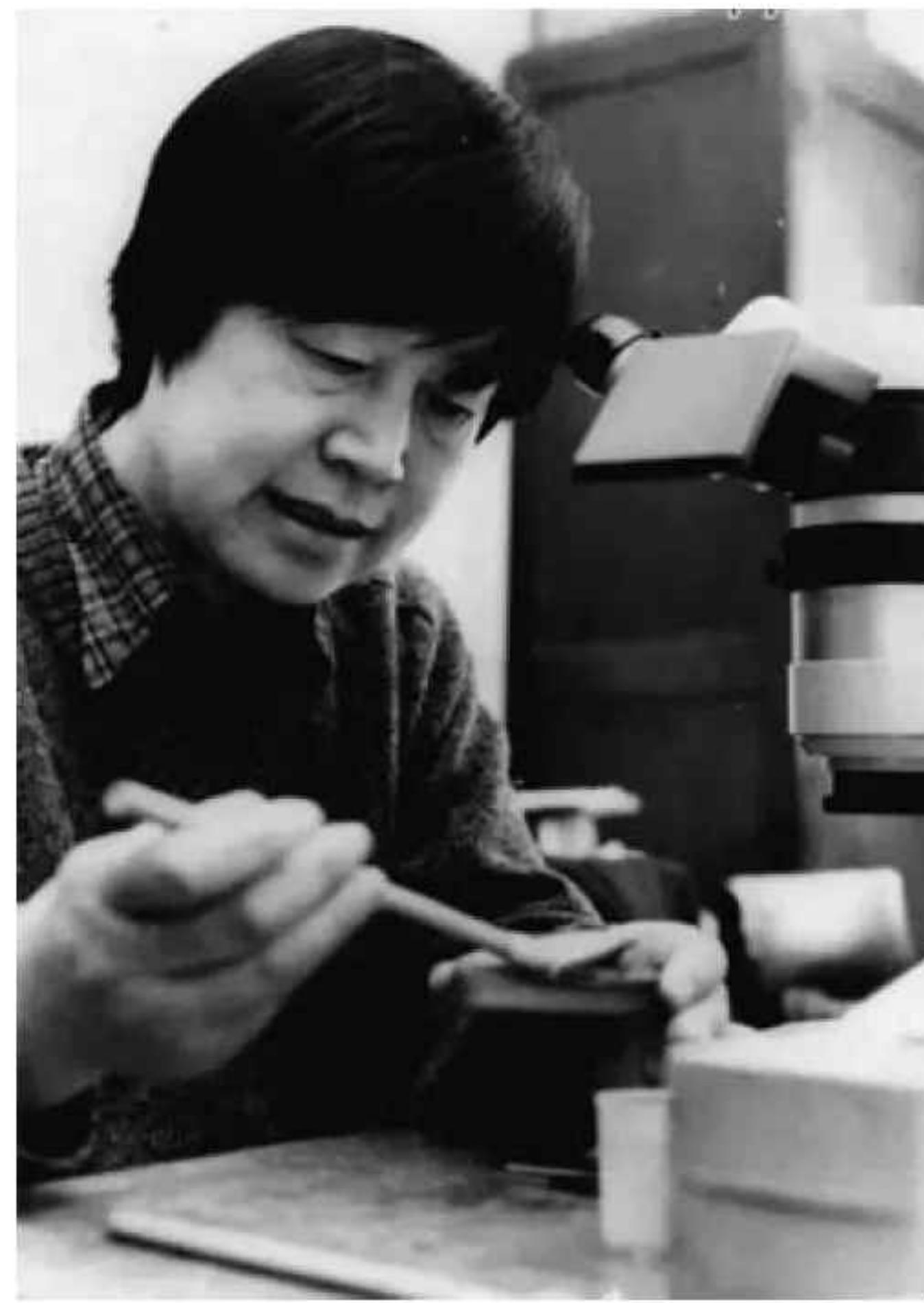
这一年，热闹和光环一起涌到了这位 82 岁的古生物学家面前。3 月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她到法国参加典礼，授予她“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这一奖项每年只颁给全球 5 位女性。几个月后，何梁何利基金为表彰她对科学的贡献，颁给她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人们管她叫“先生”，称呼她“大家”。

人们像发现恐龙化石一样，突然察觉到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存在，发现了她在古生物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尽管在过去 60 年中，她一直就在北京二环边最热闹的一条街旁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简称“古脊椎所”），日复一日地默默工作。

她几乎是全世界最了解古鱼的中国专家。大部分古生物学家所研究的时间范畴在几百万年内，但张弥曼的研究范畴纵贯数亿年，且在每个领域都有扎实严谨的发现，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许多古生物以她的名字命名，它们包括一种现已灭绝的古鱼，一种在中国热河发现的恐龙，还有已知最古老的一种今鸟型类的鸟……

在古脊椎所，时间以另一种尺度计算，不是去考虑一年 365 天，而是去思考地球已有



张弥曼在修理化石

穿越时间的“鱼”

● 李斐然

的 46 亿年。如果把这个时间跨度压缩成人类纪年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直到 3 月中旬，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迹象；到 12 月初，地球上才出现大规模沼泽地与大片森林；恐龙在 12 月中旬称霸地球，可是好景不长，它们于 12 月 26 日灭亡。直到 12 月 31 日接近午夜时分，人类才登场。

对张弥曼来说，让她毕生着迷的正是这个万物演化的世界，这个既热闹又孤单的学科。在她面对化石的那一刻，房间里仿佛重现许多遥远时代的生命。

第一条鱼

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张弥曼很难让人看出是一位院士。她永远都自己拎包，自己搬石头，“她会不计成本地去做一

些外人看来很小的事情”。很多项目从头至尾只有她一个人，每一步都是自己做，直到现在，很多标本还是她亲自修复的，这会花费很多时间，但她不放心交给别人。

张弥曼研究的都是遥远的历史，没有人亲历过现场，人们只能从偶然锁在化石里的痕迹推测当时的状况，所以，一切判断都要特别小心——你可能是几亿年来，第一个认识这种生物的人，也可能会成为几亿年来，第一个毁了它的人。

以最谨慎的推測，在地球数十亿年的演进中，鱼类可能开启了关键的一幕：脊椎动物诞生后的近 1 亿年时间里，它们都只能生活在水里。直到 3.7 亿年前，一群勇敢的鱼终于决定离开熟悉的海洋，爬上陆地，开始新的生活。它们从此改名为“四足动物”，而其中一个遥远分支就成为正在阅读这段话的人类。

在古生物学家眼中，人类就是改版后的鱼。直到现在，我们身上还保留着来自遥远祖先的痕迹——我们从鱼类祖先那里继承了绵长曲折的喉部神经路径，胎儿出生之前还有过鳃裂消失的阶段，背部和腕关节的主要骨骼都是从水生生物进化而来的。所以，我们走路久了背疼，长时间打字手腕酸痛都情有可原，因为我们的鱼类祖先平常可不干这些事情。

那么，第一条鱼如何爬上陆地？离开完全熟悉的水的世界，鱼类登陆后发生了什么？



它们要如何呼吸、如何支撑自己的身体、如何活下来？从它们身上反推，当时陆地是什么样子的？它们在演化中所经历的起起落落，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些就是张弥曼所感兴趣的终极命题。为了给这些命题一个尽可能准确的答案，张弥曼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为了搞明白在浙江发现的中生代鱼化石的归属细节，她一到周末就带着化石去挨个儿拜访当时著名的鱼类专家，向他们求教。

那时候写论文全靠手写，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论文动辄上万字，大部分人的稿子会有些许修改，只有张弥曼的稿子，哪怕交来的只是底稿，也从头到尾工工整整，即使这一页最后一行有一个错字，她也会把这一页从头再抄一遍。

张弥曼的学生说，在她身上，既有文气，又有“匪气”。她很谦逊，是大家闺秀，可是胆子也很大，敢跟人叫板。《自然》杂志对她的特写里面，同行转述了一则往事。那时候她作为学生代表，带队去哈萨克斯坦的危险区域考察，当时旅馆拒绝接待这些中国人，她便拍着桌子，毫不退缩地跟前台理论，要求入住。最后，她为团队争取到了应得的房间。

她上大学的时候，这门学科被视作“祖国的眼睛”。她被选派留苏，通过鱼类化石判

断地层，希望为国找油找矿。可等她学成回国，这个学科已经成了“祖国的花瓶”。

这成为考验那一代科学家的一个核心命题——活在光圈之外的科学家的乐趣是什么？

事实证明，最迷人的还是那些原始命题——第一条鱼的故事。“这门学科带来的最大乐趣，无非就是由不知到知。”就这样，她还在一次次奔赴野外，用地质锤敲击着大地，寻找锁在石头里的鱼，努力推动科学的进步。

反对

1980年，张弥曼再次到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访学。那时候，瑞典学派还处于极盛状态，她的老师们都是瑞典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早

件，所以，很可能就是这种鱼第一个从水中爬上陆地。

1982年3月31日，张弥曼博士论文答辩。这一天来旁听的人比平时都要多，当时有很多著名的古鱼类学家带着自己的标本，从其他国家赶去斯德哥尔摩，见张弥曼。她的论文题目是《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早泥盆世总鳍鱼类杨氏鱼的头颅》，在论文中，她明确提出，540多张连续磨片的结果显示，杨氏鱼没有内鼻孔。

这是古生物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反对。鱼类登陆呼吸需要内鼻孔，但属于总鳍鱼类的杨氏鱼没有内鼻孔，这直接动摇了总鳍鱼类是陆地四足动物起源的传统判定，改变了此后的教科书。张弥曼取得了博士学位，也为中国科学家赢得了世界声誉。

30多年后，年轻的古生物学家朱敏和卢静接手了张弥曼当年的研究。现在可以依靠CT扫描和同步辐射等新技术，在较短时间内精确复原古鱼化石的脑颅。为了对照研究，卢静用CT扫描杨氏鱼化石，并将计算机重建出的模型和张弥曼30多年前手工做出来的模型进行了对比。令人惊愕的是，哪怕是最精细的地方，差别都微乎其微。

不仅如此，张弥曼所做的连续磨片，清晰细腻地复原出杨氏鱼的脑颅、脑腔、脑腔血管，甚至神经通道的极其微小的细节，这是连目前最先进的CT方法和数字还原技术也无



张弥曼介绍她的研究工作 —

期脊椎动物研究的绝对权威。

特别是导师雅尔维克，正是因为他所发表的专著，“四足动物起源于总鳍鱼类”这一论点才成了教科书上的公认观点。他认为，3.5亿年前，总鳍鱼类是陆地上最高等的动物，它们长着内鼻孔，可以不用鳃就直接呼吸空气，这是鱼类从海洋登陆的一大先决条件。



法获得的准确信息，是再精密的机器也无法实现的极致还原。哪怕已经过去30多年，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为什么连绝对权威也不得不服气。

21世纪的古生物学家

数十年里，张弥曼影响了许多“人类又进一步”的发现。在研究古生代鱼类有所突破后，她又对中国中生代鱼类、青藏高原新生代鱼化石展开研究。在她的推动下，以3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体的研究团队开始研究辽西热河生物群，使中国成为国际古生物研究的焦点。

2005年秋天，北美古脊椎动物学年会组织了“荣誉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曾任耶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费城科学院院长的汤姆森教授赞

叹：“40年前，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学者张弥曼，将云南泥盆纪鱼化石标本带到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给传统的四足类起源理论闹了个底朝天！”

张弥曼过70岁生日的时候，她的学生朱敏将一种新发现的鱼献给自己的导师。他给它取名为“晨晓弥曼鱼”。他说，这条鱼的科学地位很像他的这位老师。它是最原始的辐鳍鱼，在演化中的地位很重要，位于进化树的关键分叉点上，影响了后来无数的鱼类。

事实上，张弥曼所带来的关键节点不止一个。20世纪80年代，她任古脊椎所所长。张弥曼的同事苗德岁说，她是一个敢做敢当的领导。那时她促成的中加联合恐龙考察，是当时国内罕见的大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那么大的项目就是

张弥曼在飞机上谈成的。限于当年的通信条件，她既没法向任何人请示，也没有时间层层打报告申请，当场就同意了。那次科考发现了大量恐龙珍品标本，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发展。

2018年夏天，从不接受任何挂职头衔的她，答应担任化石点附近一所学校的荣誉主任，借当年的热闹带来的一点影响，保护一段4亿年前的历史。她还不想停下来，便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尚能西”，因为她喜欢这个古老的寓意：“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在给学生的赠书上，她题上了这样的话：“自由比权利重要，知识比金钱永恒，平凡比盛名可贵，执着比聪明难得。共勉。弥曼。”

夜晚到来的时候，世界再度归于安静，房间里又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不过，等化石里的秘密复活，热闹便会回来，就像她的学生朱敏所记下的那样，“深夜，她在显微镜下静静地观察云南的古鱼化石，4亿年的时空穿梭，肉鳍鱼在中国南方古海洋中畅游，同样闪耀着逼人的美丽蓝光，但不是在深海避难所中，而是在滨海，在海湾，因为它们是当时地球上最高等的动物”。张弥曼终其一生追寻的，就是这项遥望过去的迷人事业。



（虫儿飞摘自东方出版社《她们和她们》一书，本刊节选）



鱼化蝶

●李 眇

《酉阳杂俎》中有一则凄美的故事，有个擅长刀工的孝廉，切出的生鱼片轻薄如绢，轻轻一吹就能飘起来。一次宴客，忽然狂风大作，他切出的生鱼片竟幻化成蝴蝶飞舞而去。这反常的变化震惊了所有人，孝廉“遂折刀，誓不复作”。

对一个既定路线喊“停”，

既需要急流勇退的魄力，更需要一个冥冥之中的契机——这个契机对那个孝廉来说，来得过于惊心动魄。满眼飞舞的蝴蝶，被传为奇谈，令他声名大噪。同样的事情，在不同人的解读中，往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最终，他选择了停下，再不做生鱼片。

人们对于能够作为食物的东西，总是抱着最原始的杀戮本能，少了对活物的共情，觉得一些动物因能被人食用而被杀戮是理所当然，从而忽视了一种本应存在的敬意。其实，任何一种生命都应被尊重。

（苦乐年华摘自《今晚报》

2023年3月31日）



<

河是什么？河是对世间美景无留恋的智者，什么都不会让河流停下脚步，哪怕是一分钟。河最像时间。时间穿着水的衣衫从大地走过。

河流阅历深广。它分出一些子孙缔造粮食，看马领着孩子俯身饮水。落日在傍晚把河流烧成通红的铁条。河流走到哪里，空中都有水鸟追随。水鸟以为，河会一直走到最好的地方。

天下哪有什么最好的地方，河流只会到达陌生的远方。你顺着河水流淌的方向往前看，会觉得那里不值得去，荒蛮、有沙砾，可能寸草不生。河一路走过，甚至没时间解释为什么来到这里。茂林修



河在河的远方

● 鲍尔吉·原野

竹的清幽之地，乱石如斗的僻远之乡，都是河的远方。凡是时间要去的地方，都是河流的所在。

河流也会疲倦，在村头歇一歇，看光屁股的顽童捉泥鳅、打水仗。河流在月夜追向昔，像连续行军几天几夜的士兵，一边走，一边睡觉。它伤感自己一路收留了太多的儿女——鱼虾禽鸟，乃至泥沙，也说不好它们

汇入大海之后的命运。也许到明天，到一处戈壁的古道，河水断流。那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河流被埋藏。而河流从一开始就意气决绝，断流之地就是故乡。

河的词典里只有两个字：远方。远方不一定富庶，不一定安适，不一定雄阔。它只是要去的地方，是明日到达之处，是下一站，是下一站的远方。

常常，我们在远方看到河流，河流看到我们之后又去远方。如果要告诉别人河的去向，我只好说，河在河的远方。✿

(喀纳斯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河在河的远方》一书，(英)欧文·根特图)

↓

灵魂平等

● 文艺霖

在菲律宾宿务市南部的小镇奥斯洛布，我第一次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鱼类——鲸鲨。

鲸鲨体形庞大，身长可达20米。虽然名字里带有可怕的“鲨”字，它的性格却极为温顺。

在教练的指导下，我慢慢放松身体，低头潜入海水中。几头鲸鲨在我身边游弋，庞大的身躯令我望而生畏。突然，几缕金色的阳光洒进海里，让鲸鲨巨大的背脊布满了光斑，灿若繁星，令我陶醉。这时，一头鲸鲨与我擦肩而过，它张开大嘴，吸进一口海水，又闭上嘴巴，用鳃将海水排出，吞食过滤出来的浮游生



物。它的尾鳍不小心扫在我身上，竟然如云朵般柔软。

此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我们与万千生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星球，虽然物种不同，强弱有别，但都拥有平等的灵魂。✿

(玛蒂尔摘自《少年文摘》2023年第4期)

>

17岁的清音出生在南方的这座彩蝶岛上。她家有一栋两层小楼，爸妈结婚后，把一楼改成了餐馆，爸爸炒菜，妈妈打下手兼送餐，每天都忙忙碌碌的。

清音爱极了这座小岛，但她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想去远方上大学，看看更加绚丽的风景。她以为日子会有条不紊地继续下去，可是一年前，爸爸生病去世，妈妈一个人苦苦支撑着小餐馆，清音有空时就会到餐馆帮忙。

周末，清音和妈妈花了一个上午整理账本，她听到妈妈的叹声。

“叮叮当——”，门被推开了，清音逆着光看见一个身如修竹、肩挂画板的少年站在门口。

“今天不营业了。”妈妈喃喃地说，“可能以后都不营业了。”

少年这才看到门口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连忙鞠躬道歉，就要将门带上。

“等一下，你要是不挑食的话，我给你煮碗面吧。”清音站了起来。

爸爸去世之后，餐馆的生意越发不好，妈妈知道清音有自己的心思，虽然没有明着说，却还是做好了关店的准备。但刚刚妈妈的叹气声让清音拿不定主意了，以前她以为爸爸会一直陪着妈妈，自己才有底气去看外面的世界，可如今爸爸不在了，她便有些犹豫了。

清音系起围裙，学着以前爸爸做饭的样子做了一碗面。很简单，细如丝的面条上面卧个荷包蛋，还有油绿的青菜点缀。

少年像饿坏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嗯，好吃……你们为什么要关店啊？”



“我们没有厨师了，请人的话，开销太大。”

“你们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我可以经常来帮忙的。”

少年说他叫纪周，北京人，刚和妈妈搬来彩蝶岛，就住在这附近。

“为什么要从北京搬到这座什么都没有的小岛呢？”清音感到好奇。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这里有许多在别的地方见不到的植物，还有漂亮的金裳凤蝶呢。”

两个人聊得正欢，最后还是妈妈想起来，让纪周下厨试试。没想到，结果超出她们的预期。清音这才知道，纪周收集了几百道菜谱，天天变着花样做美食给他妈妈吃，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纪周请清音带他去找金裳凤蝶。午后的森林公园，万物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一眼望过去都是绿色，一大团一大团的绿，在他们眼中堆积、蔓延。

不远处，一群蝴蝶在翩翩起舞，它们的前翅呈青黑色，有阳光般的光泽，后翅呈金黄色而略带黑斑。纪周嘴角勾起一个斜斜的弧度：“这么多金裳凤蝶呢，你看它们颜色鲜艳、优雅翩然，在阳光下飞行时，荧光闪烁，像披上了一件镶金的衣裳……”

“你们搬来彩蝶岛就是为了看金裳凤蝶吗？它们不过是比其他蝴蝶颜色鲜艳些罢了。”午后的阳光将树影拉得老长，清音轻巧地踩过树冠的影子，漫不经心地问。

纪周将自己的故事铺陈在阳光下：“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被确诊患有‘失读症’，也就是阅读障碍症。那时的我

清风明月多可爱

●麦淇琳



我跟奶奶的最后一张合影，拍摄于2021年2月10日。但我偶然发现，这并不是我给奶奶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给奶奶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这之后的半个多月，2月27日那天。第二天我要去昆明，然后回上海，我决定带爸妈去昆明住一夜，看看海鸥，到处逛逛。我们将

奶奶托付给邻居照顾一天。我们自然没跟奶奶讲这些事，觉得即使跟她讲了，她也不会明白。

那天我拿了水果去看奶奶，告诉她，我要走了。后面的对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把水果塞到她手里，她用几乎看不见的眼睛看了看，用长满老年斑的手慢慢抚摸着，说了什么呢？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我一定记不得了。这张照片将这一刻记录了下来，奶奶手上，是两个表皮有些乌暗的渍梨。奶奶用双手抚摸着手中浑圆的凉津津的东西，定然是笑眯眯地说：“是渍梨！”

小时候，奶奶给我做过渍梨。将梨洗净，满满当当地塞进装满水的大肚子粗陶罐里，不消几日，就可以吃了。奶奶做的渍梨有点儿酸，有点儿涩，更有点儿甜，在太阳下看，肉质半透明，是我们漫长夏日里的美好期待。

很自卑，但妈妈总是鼓励我不要灰心，甚至还坚信我是一个天才。后来妈妈发现我是个‘视觉学习者’，我学画画居然毫无阻碍。再后来，我跟着视频学会了做饭。我妈妈身体不好，我很开心能帮她分担家务。这两年妈妈的视力大不如前了，我就想，如果妈妈有什么想看的风景，我就陪她去看。妈妈喜欢金裳凤蝶，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彩蝶岛。”

清音看着他的脸庞，一时觉得他就像这午后的太阳，温暖而耀眼。自从爸爸去世之后，清音感觉自己像个被迫营业的工具人，忙忙碌碌，疲惫又焦虑。而纪周的出现，让她隐隐感觉，有什么变了。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风缓缓吹着，纪周站在院中的枣树下，朝清音笑着：“清音，你准备报哪所大学？”

清音说：“岛大，植物专业。”

纪周眼里有暖暖的光：“你怎么不去外省读书呢？以你的成绩完全可以报更好的大学。”

曾经的清音一直梦想着奔赴外面的世界，直到纪

回到这最后一张照片，奶奶微微笑着，右手攥着的梨啃了一半，左手握着的梨仍完好无缺。她一边用仅剩的两三颗牙齿对付右手中的梨，一边伸出左手，将那完好的梨递给我。我没接，我当时应该说了一些推让的话，比如“家里还有呢，这是给你吃的”。奶奶一定会跟我确认：“家里还有啊？”一年

多后，当这张照片忽然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我是多想接过这隔着茫茫生死递过来的梨啊。

时间早埋好伏笔，只等着我们走到那一刻，恍然大悟，于事无补。

（洛奇狮摘自微信公众号“夜光杯”，老 圈图）



周带他妈妈到彩蝶岛后，她才开始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带着爱生活，是活得有血有肉、热气腾腾，而不是冷漠地生存。

于是她摇摇头：“再走，这个家就散了。你知道我爸爸是突然去世的，我都没来得及为他做点儿什么。生命需要彼此辉映，也需要相互陪伴。我不想让此后的人生留有遗憾，免得将来后悔。”

晚上，纪周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一只只美丽的金裳凤蝶在清音身边起舞，金黄色的翅膀上点缀着黑色的图案，有的像波浪，有的像云彩，有的像宝石，真是无比绚丽。纪周微笑着醒来，觉得山川湖海皆好景，清风明月多可爱。

（梅 枝摘自《小小说月刊》2023年第3期，陆 凡图）



熊猫传奇：神宠推开大门

●摩登中产

—— ——

大熊猫丫丫，倚在孟菲斯动物园的灰色假山石上，神情萧索，毛发稀疏，唯一的欣慰是吃上了从北京带来的新鲜竹子。

2023年3月，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馆长和兽医飞抵美国，检查丫丫的生存环境，为接丫丫回国做最后的准备。

丫丫已23岁高龄，相当于人类的80岁，除却因皮肤病毛发脱落，多项指标均为正常。它被疑受虐待，未得宠爱。

竹子常常供应不足，饲养员与它缺乏互动，它已经去世的伙伴乐乐，生前偶尔得到的玩具，是一块白毛巾。

除了隔着玻璃乞食，丫丫常绕着居所转圈。动物专家称，这是它陷入抑郁的表现。

万里之外，接丫丫回家的

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成都、重庆、广州、合肥、郑州的商厦，接连点亮大屏，期盼丫丫回家。最后，大屏一路亮到纽约时报广场。屏幕上，孤独的大熊猫回望历史深处，穿过时间的迷雾，尽是它来时的狂热。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国事访问之余，便是求中方送大熊猫。

隔年，尼克松筹备访华，多支先遣小组赴京，要求行程安排中必须有看大熊猫这一项，为此不惜取消游览长城的计划。

1972年2月，尼克松夫妇到访。第二天，总统夫人帕特便迫不及待地去北京动物园看大熊猫。她的访华行程一改再改，但看大熊猫这项始终保留。

大熊猫馆前，总统夫人给大熊猫喂食，和它们拍照合

影，走时依依不舍，回去的路上还买了一大堆玩具熊猫。

行程中，中方未做表态，惊喜一直留到送别晚宴。宴会上，当听闻中国决定赠送两只大熊猫给美国时，美方的记者甚至顾不上吃饭，便跑出去发稿。

消息传回美国，全美轰动，各州动物园争抢大熊猫的安家权。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最终入选，紧急建馆，并在全国寻找竹子。

1972年4月16日，大熊猫玲玲和兴兴飞抵美国，8000余名美国民众冒雨迎接。4天后，它们亮相动物园，第一个来看大熊猫的就是帕特夫人。

她一直笑个不停，对记者说：“我想人人都会喜欢抱着它们。”

玲玲和兴兴亮相的第一个月，参观人数便超百万。大熊猫馆的水晶玻璃前，每小时有



1200 多人排队。

大熊猫成为美国报纸头版的常客，连一向严肃的《华盛顿邮报》，新闻标题都变成《啊，它们实在太可爱了！》。

报道中，对中国的称谓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从充满倾向性的“红色中国”，变成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些年，华盛顿孩子对中国尤其热爱，他们练习书法，背着印满熊猫爪的午餐袋，用算盘计算大熊猫的体重，以及去商店吃“熊猫圣代”。

在美国民众心中，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已告别刻板，逐渐变得可爱、温和且善良。

就这样，大熊猫帮助中国推开了世界的大门。

——二——

大熊猫牵动的不止外交。

1983 年，美国石油大亨哈默访华，希望能借两只大熊猫，为洛杉矶奥运会助兴。

大熊猫赴美受到国宾礼遇，并给北京动物园带来近 30 万美元的捐款。一时间，各地动物园纷纷组织大熊猫出国创汇。而在更高层面，哈默投资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外资项目——阳朔煤矿。

喜迎大熊猫的日本，则援建了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20 世纪 80 年代，无论日本右翼如何抹黑，日本访华学者仍络绎不绝，并要求一定顺路看看大熊猫。

一位日本银行家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大熊猫的魅力无可阻挡，超过美国

人的迪士尼和苏联人的莫斯科芭蕾舞团。”

香港的《明报》评论说，大熊猫以浑然天成的可爱神技，超越了一切意识形态之争，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国符号。

此时的大熊猫，已不仅仅是外交官，更是文化的传递者。世界各地都有人因大熊猫而心头柔软。

荷兰修建了面积达 9000 平方米的大熊猫宫殿，丹麦女王揭幕自家的大熊猫馆。

比利时租借到两只大熊猫，首相到场接机，一路警车护送，并配直升机巡逻。

英国爱丁堡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吃的竹子要荷兰空运。大熊猫怀孕后，英国民航设立禁飞区，要求飞机在大熊猫分娩哺乳期，避开动物园上空。

芬兰担心大熊猫思乡，中秋节时特意请来合唱团，给大熊猫演唱中文歌曲《但愿人长久》。

在泰国，大熊猫林冰拥有 24 小时的专属直播，动物园为它专门安装了 3 台空调。

2003 年，大熊猫丫丫和乐乐，乘坐美国联邦快递专机，飞往孟菲斯动物园。专机机身特意涂上大熊猫图案，中美兽医全程陪同。丫丫和乐乐住进飞机内特制的恒温集装箱，身边放着新鲜的四川竹子。

漂洋过海的大熊猫，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紧密相连。

2008 年 5 月，《功夫熊猫》在法国戛纳首映，导演马

克·奥斯本说：“希望这部影片能给中国孩子的脸上带来笑容，这是我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功夫熊猫》上映当年，250 人组成一个中国公民赴美旅游团，一名 76 岁高龄的团员说：“我已等了很长时间，不过迟来总比不来好。”

为迎接旅行团，美国航空公司专门配备会说中文的空乘，国会山为中国旅行团开设单独通道，美国商务部开放印钞厂，让中国游客参观。

数月后的北京奥运会，超 50 万境外游客涌入北京。开幕式上，直播镜头扫到美国运动员科比，停留近 10 秒，全场欢声雷动。

50 余年前，第一对大熊猫在美国定居时，中美双边贸易额只有 10 亿美元。2019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 5400 多亿美元。同年，苹果公司 CEO（首席执行官）库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感谢中国打开了大门，我们未来密不可分。”

——三——

2017 年，旅居华盛顿的大熊猫添添，迎来 20 岁生日。

大批美国人赶到动物园庆祝，他们中有许多人，看着添添长大：“有时候有些什么烦心事，来动物园看看大熊猫，一切烦恼就烟消云散了，感觉又像充满了电。”

3 年后，添添和美香产下幼崽，动物园全程直播，服务器被挤到崩溃。网友因无法看直播而愤怒。



我要做颗牙

● 无聊的冰块



（选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你是胖，我是萌》一书）

美国网友留言称，大熊猫产崽是“黑暗的生活中唯一的好消息”。有人在留言板上称大熊猫幼崽为奇迹，下方有人回复道：“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最后，美国网友投票，将这只大熊猫幼崽命名为“小奇迹”。

小奇迹诞生后，中美续签大熊猫合作协议，本应在年底归国的美香，留美时间延长3年。

2022年是第一对大熊猫抵达美国50周年。美国国家动物园用苹果、菠萝、甘蔗和竹子做了一个纪念蛋糕，小奇迹对此情有独钟。

美国国家动物园园长史密斯，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大熊猫时的情形：“我紧张得像见摇滚明星，拿饼干喂它，它很友好，我就是不确定是喜欢我还是喜欢饼干。”史密斯说，大熊猫是两国可以密切合作的证明。

“这从来都不是关于自我，从来都不是为了荣耀，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科学家，我们所关心的一直是如何一起合作，帮助彼此在大熊猫保护领域做得更好。”

半个世纪如弹指云烟，全球大熊猫的数量已从原来的几百只，增长到2000多只。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大熊猫的保护级别从濒危降级到易危，并称这是奇迹般地成功。

因为疫情和租期等原因，2023年，许多远行的大熊猫开始归国。4月27日，丫丫顺利回国。丫丫回国后，陪伴它的有伙伴、竹子、水果和自由。

有美国人追忆了几次送别大熊猫时的不舍，并对孟菲斯园方的冷漠表示不解，“那是陪伴我们许多时光的朋友啊”。

华盛顿动物园内，第一批

到达美国的大熊猫玲玲，1997年病逝，动物园为它立碑，上面写着：“本国的大熊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礼物，为无数游客带来欢乐。”

2023年2月，日本上野动物园，大熊猫香香回国前最后一次亮相，游客排队与它告别。距动物园不远的百货公司二楼，摄影师高氏贵博正在举办香香摄影展。展出的照片，是从他过去5年为香香拍下的10万张照片中精选而出的。他说，这不会是他拍摄香香的最后一天，他将来一定会来中国看香香。

东西破冰的微笑，大熊猫带来的欢声，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黄金主题……愿穿越半个世纪的握手不会松开，愿推开的大门不再关上，文明不再有铁幕。

（李金锋摘自微信公众号“摩登中产”）



许多“铲屎官”发现，家里的猫咪，和自己越来越像了。这究竟是他们的错觉，还是确实如此？

猫咪随主子，这是真的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有着自由灵魂的猫咪，并不像狗那样驯服。但其实，为了融入主人的世界，猫咪已经很努力了。原本昼伏夜出的猫咪，作息会和主人趋同，变成昼夜活动的生物。

意大利科学家曾将 10 只健康的成年猫咪分成两组：A 组猫咪模拟大部分家猫的生活状态，每天绝大多数时间在家中；B 组猫咪则由主人散养，夜晚也被关在外面。结果发现，B 组散养的猫咪，保留了夜猫子的本性；而 A 组猫咪则忘了“祖训”，和主人一样，在白天活动得更多。

从猫咪的性格，也能看出主人的个性。英国研究人员让 3300 多名“铲屎官”完成 5 大类人格测试，并提供自己家猫咪健康、品种、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信息。结果发现，那些偏向神经质，更容易产生愤怒、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人，家里的猫咪也更容易焦虑和害怕。

这样的猫咪，可能会过度梳理自己的毛，更喜欢躲起来，甚至富有攻击性。而不爱与人亲近的猫咪，很可能也拥有一个同样“高冷”的主人。

猫咪不仅像你，更像你的孩子

猫咪的性格离不开其成长环境。主人养猫咪和家长养孩子，有着十分相似的模式。你的猫咪就像你的孩子，你们共同生活，性格之间也有了相关性。

神经质倾向明显的主人，就像性格狂热的家长，想和猫咪紧密捆绑，他们爱猫的方式之一就是不停地“撸猫”。他们也很操心“毛孩子”，甚至走上“鸡娃”之路——对他们来说，“猫儿女”优秀，也是自己的成就。看到猫咪吃得香，他们成就感满满；猫咪不吃东西或者挑三拣四，他们就开始担心了。这样比较容

易让猫咪焦虑。

相比之下，开放性程度高的主人，则是放养型家长，他们不会对猫咪过分紧张，只会在乎猫咪有没有玩好，爱和猫咪做游戏，把猫咪当作一起玩耍的朋友。这样猫咪可能更有安全感、更少感到焦虑。

猫咪的“社会化”

猫咪学会与同类以及人类和谐相处的过程，就是猫咪的“社会化”。猫咪出生后的 2~7 周被称为“敏感期”，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经过社会化训练，猫咪就能在长大后有更强的适应力。

对家猫而言，在“小野猫”变成“社会猫”的过程中，主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小猫咪对主人存在依恋。他们观察了 70 只小猫咪，其中有 1/3 以上的猫咪格外黏人，当主人离开，猫咪就心烦意乱；而在主人回来后，猫咪的应激反应就会得到缓解。猫咪清楚地知道，主人像父母一般照顾它，而不仅仅是一张长期饭票。

要让猫咪不怕人，最简单的就是在猫咪小时候，轻轻地抚摸它并和它说话。此外，猫咪也需要接触主人以外的其他人。你可以邀请少量的朋友来家里“撸猫”，这样猫咪就会慢慢明白“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生物。

让猫咪熟悉人类的生活环境也很重要，如果你的猫咪见多识广，它就不再那么容易害怕了。猫咪的“社会化”，并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而是会在其长大的过程中持续存在。它越来越熟悉你的环境，也越来越熟悉你。

同一只猫咪，遇上不同的主人，会有不同的“猫生”。

如果你嫌弃家里的“毛孩子”吃得太多，不如先想一想，它是不是随你。

(柠檬精摘自微信公众号“答案如下”，王贊图)





《三体》里惊艳的点子层出不穷，但整个故事线其实是在围绕着黑暗森林假说展开的。

黑暗森林法则，简略来说，就是宇宙中的各个文明好像在一片黑暗森林中持枪游荡的猎人们一般，共同面对着视野受限且充满敌意的环境。因此，每个文明出于自保，都倾向于隐藏行踪；而当在宇宙中发现其他较低级文明时，由于无法判断对方是否怀有敌意，更无法判断其是否会迎来技术爆炸以至实力飞升，进而转过来发现并消灭自己，所以己方文明不得不先发制人，将对方毁灭，以绝后患。

事实上，如果我是三体人或者宇宙中任何一个高级文明，我都会对其他低级文明的技术爆炸感到担忧，奉行先下手为强的原则。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如果技术爆炸发生，那么其带来的改变将极其迅

从《三体》看黑暗森林法则

◎ 河森堡

猛，在宇宙尺度上几乎来不及做出应对；二是到底谁能发生技术爆炸，完全是不可预测的。

今天很多人在提到技术爆炸时，依然会觉得这是个科幻概念，殊不知，技术爆炸是切实存在的，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生活在这种技术爆炸之中。想搞清楚这点，我们不妨回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技术进步。

在东非坦桑尼亚北部有一处峡谷，名叫奥杜威峡谷。这里出土过丰富的古人类遗存，涵盖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此，被不少学者视作考古圣地。人类最原始的工具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即奥杜威石器。

具体来说，奥杜威石器其实就是一些被简单加工过的石头。古人类由于认知能力低下，没有起码的规划能力，他们有时随手拿起一块石头，就地一磕，砸出个棱角就用上了。当时，使用奥杜威石器的古人类尚无高效的语言，组织协调能力也相当低下，他们甚至都无法配合起来打猎，充其量只能当个食腐者——等其他猛兽吃完离开后，人类可怜的祖先就跑到剩下的残尸旁，拿起简陋的石器敲骨吸髓，完全是一副卑微寒酸的样子。而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工具奥杜威石器的主要用途。

后来，又过了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古人类的脑容量和身体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化，其认知能力和手脚协调性均有所提升，人类渐渐开始制作另外一种石器，即阿舍利石器。这种石器概括地说就是一类手斧，其整体呈水滴形，一头尖利，一头圆钝，两侧有大体对称的棱边，使用时，手握圆钝的一头，用另一头砍砸，这是人类历史



上制作的第二种工具。“阿舍利”这个名字来自其最早在法国的出土地。可见，古人类当年带着这类工艺技术走出了非洲。

从奥杜威石器到阿舍利石器，就是目前可查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技术进步。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人类实现这次技术进步用了多久。考古证据显示，奥杜威石器最早出现在260万年前，而大概到了170万年前，人类的石器工艺才开始向阿舍利石器转变。这意味着，人类的第一次技术进步，用了将近100万年。

人类第一架飞机首次试飞成功是在1903年，人类成功登月是在1969年，这两者间隔区区66年；而人类从把石头乱砸一气到稍微加工出个对称结构，却用了近乎100万年。如果把整个人类的发展做成一张线状图，我们会发现，在约99.6%的时间里，其生产力水平都是一条紧贴着X轴的横线，而在最后不到0.4%的时间里，这条横线却一飞冲天，我们建造了从吉萨金字塔群到粒子对撞机的一切。

什么叫技术爆炸？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生活在技术爆炸之中却不自知。这种刹那间的天翻地覆，恰恰就是黑暗森林法则的前提之一。

技术爆炸除了突然这一特点，另一个让人忧虑的因素在于其不可预测。这种技术爆炸的随机性在人类历史上也能见到。比如，今天，在太平洋上有个小国，名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有座小岛，叫塔纳岛。“二战”时期，美军为了打击日本，曾经在这里驻扎，修建兵营和机场。在长久的接触过程中，美军士兵和岛上的原住民关系融洽，还赠送了他们一些食物和日用品，这些来自工业社会的产物让原住民深感惊奇。他们发现，这些美军士兵平时既不打猎也不钓鱼，只是整天扛着“木棍子”走来走去（持枪行军），对着高处的彩色布条行礼（升旗仪式），脸上戴着些奇怪的挂件（眼镜），翻看一些白色薄片（作战文件），就不定时地会有山一样高的钢铁巨船和铁鸟（运输机）源源不断地运来好东西。在海岛原住民看来，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那些钢铁巨船和铁鸟其实都是神明，而美军士兵莫名其妙的行为则是在向神

明祈祷，神听到了他们的祈祷，于是赐给他们一些好东西。

“二战”结束后，美军离开了该岛，但岛上的原住民对之前美军送他们的东西念念不忘。为了让他们心中的神明重新降临，他们也开始模仿起美军的行为，扛着木棍子走来走去，对着彩色布条敬礼，脸上戴着木头做的眼镜框，他们甚至用木头和稻草做了一架假飞机。后来，原住民的这种行为发展成了一种宗教，被学者命名为“船货崇拜”。由于双方的技术水平相差太大，先进的一方甚至被落后的一方当作了神。

那么，同样都是人类，为什么技术水平会如此悬殊？为什么是瓦努阿图的原住民把美军奉为神明，而不是相反？为什么美国迎来了技术爆炸，乃至有人登上了月球，而海岛原住民却依然停留在石器时代？虽然这些问题到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地理环境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该地是否有可驯化的动植物以开启农业？该地的微生物环境是否温和以排除烈性传染病的滋扰？该地的水文状况是否能提供物流支持？这些都是客观影响因素，而无数的客观影响因素和人类主观的文化行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混沌，让世界各地的人置身于飘忽不定又无从预判的因果关系之中。

1905年，爱因斯坦发布了狭义相对论，而当时世界上有些地区还处于石器时代，没有文字和农业。我们事后回看，或许可以对这种差距的形成原因给出很多解释，但若是回到一万年前，人类刚刚走出采集狩猎的生活之际，看着茫茫森林和原野，看着奔腾的河流和疾驰的兽群，我问哪里才是将来技术爆炸之地，只怕任何人都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

时间上的猝然，空间上的混沌，这两者共同构成了黑暗森林法则的基础。

不可否认，刘慈欣构建了一个残酷的宇宙观，但更残酷的是，这个宇宙观是如此契合人类历史的逻辑，这就是《三体》这部科幻小说中现实主义的一面。

（浮 生摘自《时尚芭莎》2023年第8期，
刘璇图）



压轴学生

孩子：“爸爸，压轴戏是什么意思？”

爸爸：“压轴戏就是压轴子的戏曲节目，也比喻令人注目的、最后出现的事件。”

孩子：“那我就是班上最好的学生。”

爸爸：“为什么？”

孩子：“因为考试结果发榜时，我总是压轴出场。”

情绪低落

小美情绪很低落，同事问她怎么了。小美痛苦地说：“昨天有一个大龄未婚青年相亲会，我背着男朋友偷偷去参加了。”

同事问小美：“你是不是发现了更好的男人，想把男朋友甩了？”

小美摇摇头，说：“不是，我发现我男朋友竟然也偷偷去了……”

还钱

有一次我弟弟在微信上找我借钱，我都准备转账给他了，结果他来了一句“过几天还你”。我立马知道我弟弟的微信号被盗了，就把骗子痛骂了一顿，因为我弟弟借钱从不提什么时候还钱。

拖延症

今天好友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么一句话：“新的一年，我要改掉拖延症这个坏习惯！”

我回道：“你这条信息发得有点儿晚啊，现在都5月了。”



他说：“这不是因为拖延症发作了嘛。”

悟性

老婆举起一只手，五指分开，问我：“这是啥？”

我肯定地回答：“5。”

老婆又把另一只手举起来，五指分开，问道：“这是啥？”

我有些迟疑地说：“10？”

老婆白了我一眼，把同样的动作做给儿子看。儿子眼睛一亮，马上说：“妈，你涂指甲油了，真好看！”

别想抵赖

李想向律师请教：“邻居欠我5000元，他想赖账，我该怎么办？”

律师问：“你有证据吗？”

李想回答：“没有。”

律师支招：“那就给他写一封信，要求他把欠你的1万元还给你。”

李想不解，说：“可他只欠了我5000元。”

律师说：“没错，他肯定

会跟你这么说，这样我们就会证据在握，让他无法抵赖。”

一起洗

第一次去男朋友家，我吃完一碗米饭，站起来想再添一碗，他妈妈一把按住我，说：“没事，把碗放下，等会儿我一起洗！”

于事无补

一名顾客把手机落在便利店里，店员翻看了一下他的通话记录，然后拨通了通讯录里名为“妈妈”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店员向对方说明了情况。“别担心，”接电话的女士说，“我会处理好的。”

几分钟后，手机响了，是“妈妈”打来的：“马丁，你把手机落在便利店了。”

惊喜

我和一个女生聊了半年，一直没确定关系。一天，她突然找我借3000元，我直接给她转账过去。

我问她这钱用来干吗，她说给她男朋友买部游戏机。我强颜欢笑地说：“真贴心！”

第三天，我收到快递，打开一看，是游戏机！我按捺着内心的激动，心想，真讨厌，还玩惊喜。我迫不及待地放下游戏机直奔她家，一开门我发现她哭得两眼泛红，就问她怎么了。

她说，她男朋友不喜欢游戏机，商家也不给退，只能给我，就当还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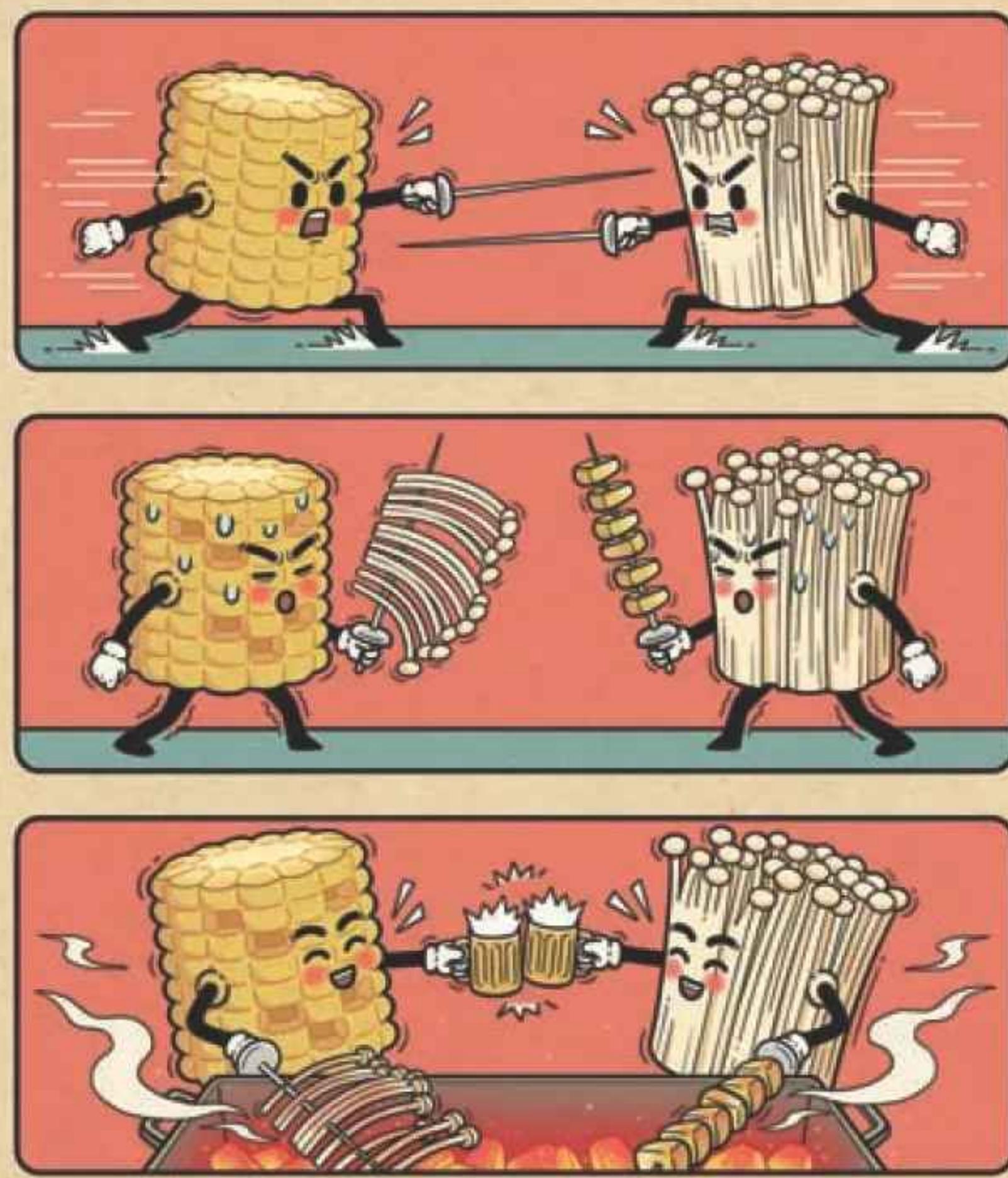


(田宇轩、葫芦娃等摘)



结石手术

不打不相「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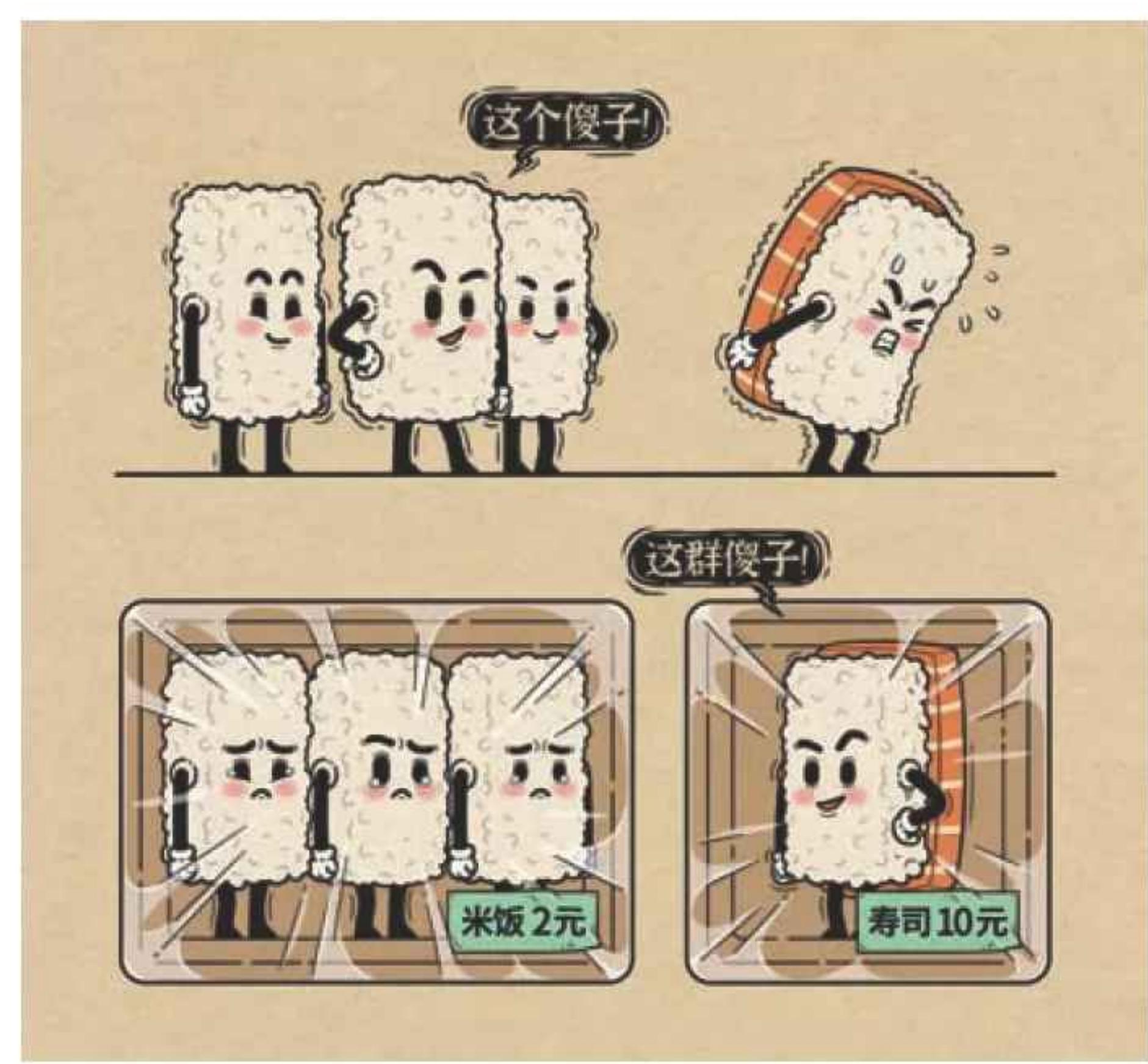


脑洞想象力

● ROC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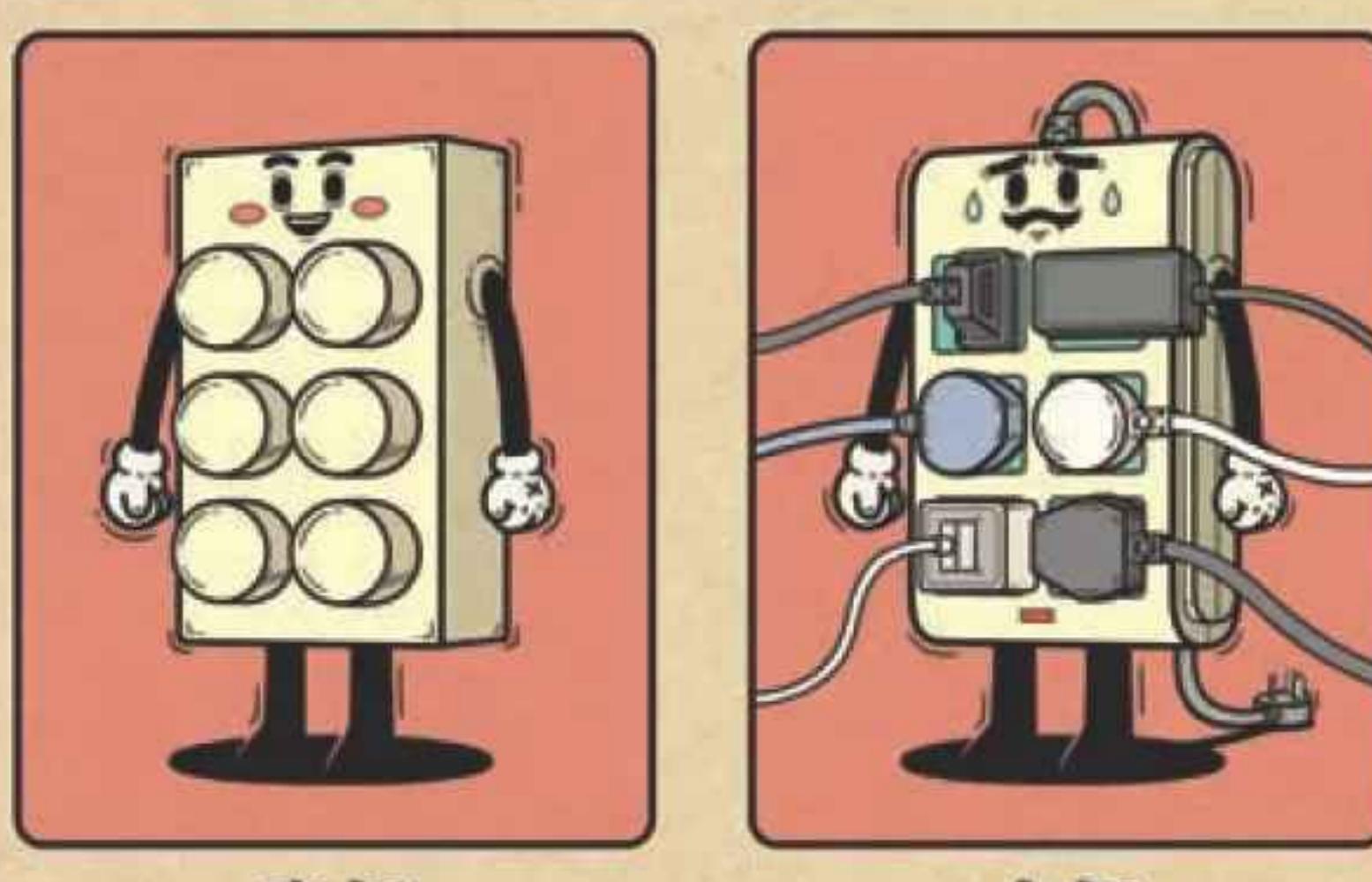
身价倍增

相敬如「冰」



直播滤镜

乐高变插座



74年后的「相聚」



● 阿一

田发春的骨灰坛被一块红绸布裹着，挂在抖音寻人项目的志愿者刘德文身前。

他们搭火车从高雄出发，到台北后改乘飞机，越过海峡，落地北京。这条回家的路，田发春“走”了74年。

陵园里的红绣球

田发春的骨灰抵京第三天，在朝阳陵园的一处双人墓穴前，刘德文拿出准备好的红绣球，系在墓碑上。

时隔74年，田发春和妻子葛秀珍终于团聚——以合葬的形式。

两个人在20世纪40年代结为夫妻。那个年代，有太多仓促的告别。1948年，田发春作为空军部队的文书士官，接到命令赶赴台湾。然而，人生的际遇哪是人能估算的。田发春离开时，儿子只有8个月

大，等到他的音讯再次传回大陆，儿子已经完婚。

1981年10月，时隔33年，葛秀珍收到一封田发春的书信。收信地址是她结婚时的住所，但她已经搬家多年，信是派出所通过户籍信息转寄的。几百字难以尽述几十年的分离，但两个人终于恢复了联系。

从1981年到1987年，田发春陆续从台湾寄来20多封家书。一封信寄来，全家人轮流看，分别写回信。来回的信件要经过美国中转、抄写，辗转多日，有时回信刚寄出，新的信又来了。

据信中所记，田发春为了回家曾试图借道美国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但出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虽然如此，一家人心里都存着期待：只要人在，总会团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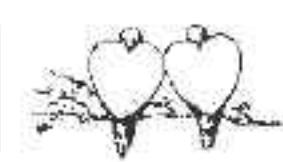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开放探亲，3天内，返乡登记人数破3万。按照计划，第一批返乡老兵将于当年12月出发，田发春是其中之一。

彼时，田发春逢人便说，自己要回家了，还四处打听应该带什么特产。然而，就在回家的前一天晚上，他骑着自行车外出购买伴手礼时，遭遇了车祸。

据在场的乡民说，他被送到医院时，意识还清楚，对赶来朋友说：“我不甘心。”很快，他就说不出话，只能躺在那里流眼泪。抢救持续了一夜，田发春还是倒在了天亮之前。

那一年，田念春4岁，对爷爷的离世没有具体的记忆，只隐约记得当时家中，似乎被巨大的悲痛笼罩着。

葛秀珍的煎熬又被命运延续。田念春记得，奶奶房间的



桌子上，玻璃板下长年压着几张爷爷的照片，但人心上的褶皱总也压不平。

葛秀珍在去世前两年，已经有些糊涂，有时连身边的家人也认不出，但会突然说起自己结婚时住的老房子。

老房子在北京的后海一带，她很早便交代儿孙，待她百年，不要墓葬，要将她的骨灰撒到后海。田念春明白，奶奶不想孤零零地待在地底下。

2020 年秋天，葛秀珍去世。殡仪馆寄存骨灰的期限是 3 年。田念春决定：以 3 年为期，他要将爷爷带回家。而全家人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他已经为这件事努力了 15 年。

神秘的红木匣

三四岁时，田念春开始对自己名字的含义好奇，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得知，这是“思念爷爷田发春”的意思。长辈总是回避关于爷爷的话题，因为他们深知其中的沉重，也不想将这种沉重再延续到第三代身上。

田念春再次得知与自己名字有关的内容是在爷爷 1983 年 2 月 7 日写的家书中：

秀贞（珍）我妻、科儿、志坤，你们好！

好久没有给你们写信了，心中实在是常常惦念着你们。知道志坤快要生产，记住，不论生男、生女都好。若这封信赶得及，生男孩即取名为“念春”，生女孩取名为“思玉”或“忆芳”都可以。如果已经取了名字也好，请告诉我是什么名。

这封家书连同其他家书、

照片，被装在一个红木匣里。

田念春发现红木匣后，追问过父亲几次，但父亲无外乎是两种回答：一种是“你不要打听了，没用”；另一种是“我也不清楚”。

就这样，爷爷成了家人们心中的“房间里的大象”，田念春不敢多提，却在心里种下了种子，独自开始了一场长达 18 年的暗中寻找。

消失的顶六净园

田发春去世后，后事是乡邻帮忙在当地料理的。乡邻也给田家人寄去了书信和葬礼的照片。

据信中所记，田发春的埋骨之处名为“顶六净园”。田念春曾托在台湾的朋友多方打听这个地方，均无下文。

2021 年 5 月，田念春在台湾的朋友向他提起一个人——刘德文。刘德文是台湾祥和里社区的里长。“祥和里”最初是眷村，其中安置了大量 1949 年前后赴台湾的军人。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刘德文就职时，老兵们陆续身故。于是，他便有了另一重身份：抖音寻人项目的志愿者。自 2004 年起，他将 200 多位老兵的骨灰背回家乡。最多时，他一个月要跑 3 趟大陆。

刘德文收到田念春的请求后，仍然将顶六净园作为切入点。既然通过地图、导航等现代技术手段找不到，他就到田发春生前生活过的地方一点点打听。他前后询问了 30 多个人，最后只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说，在周围的一座山上看到过

一座牌楼似乎与此有关。

刘德文立刻沿着老人指的方向找过去。那是一个小山坡，杂草有一层楼高，站在坡底望去，看不到一丝墓碑的影子。他用棍子拨开杂草，勉强通过。随着他越走越深，忽然间，杂草丛中露出一座墓碑。

墓碑是当地村民立的，但刘德文起码可以确定这里有墓地。后来他才得知，这是一片私人土地，经过转手再转手，主人已经换了 3 位，渐渐地，就荒芜了。

彼时，暑热难耐。刘德文每天凌晨四五点就从高雄的家中出发，在太阳升起前赶到嘉义，却还是频频中暑。然而，更让刘德文难受的，是给田念春打电话的时刻。为了不给刘德文压力，田念春极少主动联络，基本都是刘德文打电话给他：“念春，对不起，还是找不到，还是找不到……”

田念春对他说：“没关系，不急，天凉一点儿再找。”

多年来与老兵亲属打交道，刘德文能感受到电话那头的期待与克制。他一边怀疑眼前的土地到底是不是顶六净园，一边加紧寻找其他线索。

在乡邻寄给田家人的葬礼照片中，一家名为“仙峰”的殡葬公司的电话引起了刘德文的注意。

电话号码距今已有 30 多年，刘德文也没想到还能打通。几经辗转，他联系到当时的老板，老板听到田发春的名字立刻有反应，称这位长者当年是由自己安葬的。

老板第二天便赶到小山

坡，向刘德文确认这里的确是当年的顶六净园，还回忆起田发春的墓地的大致区域。

有了老板的讯息，刘德文不再犹疑，干脆请了4个工人一起割草。他和工人们顶着高温陆续割了几个月，雷雨天时也不放弃，他曾差点儿滚下山坡，但寻找仍然没有进展。

这样不惜力的寻找又持续了半年多。2022年3月下旬的一天，整个顶六净园都被翻找得差不多了，只剩最后一块区域。彼时，刘德文正坐在地上休息，忽然看到一行人走来，手上还提着祭品。

他赶忙上前询问对方，认不认识一位叫田发春的老兵。来人连说“认识”，还说他这一趟是来给父亲扫墓的。同时，因为知道小时候的邻居田叔叔在台湾没有儿孙，就想一并祭拜。

来人姓朱，他的父亲是田发春的同袍，也是邻居，安葬田发春时，他就在现场。

顺着朱先生回忆的方位，刘德文娴熟地控制割草机，很快开出一条路。路的尽头是一座墓碑，上书姓名：田发祥（田发春参军后用名）。

像许多客死台湾的老兵一样，墓碑上镌刻的故乡名称比自己的名字还要大，而墓碑角落镌刻的“儿田科”“孙田念春”完成了家族史的最后匹配。

找到了

那天晚上，田念春正带着母亲和孩子在外吃饭，看到手机里有一通刘德文打来的未接来电。他当时就有一种预感，

因为刘德文给他打电话一般是在白天，很少在晚上联络。他走到餐厅外面，回拨了电话。

“找到了。”

那一瞬间，喜悦、难以置信一齐在他心中翻涌。回到座位上，他跟母亲转述的过程反而非常平静。三两句讲完，母亲没有多说话，“好像在忍着那种感觉”。

至于到底在忍什么，又难以尽述，那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那顿饭的后半段吃得很安静，他们在嘈杂的餐厅中甚至能听到碗筷碰撞的声音。

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的方式，田念春细细琢磨过。“不用特意挑时间，有一搭无一搭地说，只要把信息传递过去就行了，千万不能当件正事说。”

那天，父母来看小孙子，田念春就顺势说了出来：“我一直在请台湾的一个朋友帮忙找爷爷的墓，现在找到了。”说完，田念春转身走进别的房间，父亲的号哭声从身后传来。

根据眷村邻居朱先生的讲述，刘德文找到了田发春当年住所的位置。他将自己在当地收集的田发春的生平尽数转述给田念春。

在田念春40岁这一年，“爷爷”成为一个具体的人：爷爷常常临摹汉碑书法，而爷爷的大哥和二哥在书法上也颇有心得；爷爷喜欢喝酒，喝酒的时候，他总说想家；爷爷退伍后在村里与人合伙养鸡，但寄回家的照片总是西装革履；爷爷与人为善，许多乡邻都受过他的帮助，这也解释了葬礼

的照片里为什么有那么多送别者……

10块红绸布

2023年3月17日，刘德文为田发春举行了取骨仪式。

“如果再晚几年，可能就真的没了。”刘德文说。这种紧迫感一直萦绕着他。1996年，他和妻子搬到祥和里时，还有2500多位老兵在世。紧接着，老兵们快速凋零。最多的一年，他参加了120位老兵的葬礼。

现在，祥和里在世的老兵只剩不到20位，都在90岁以上。他们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每到清明节，还是会燃起香火。他们朝着家乡的方向祭拜父母，那些斩不断的思念，那些绕不开的离别，淌满了海峡。

5年来，刘德文与抖音寻人项目合作，已成功助力110余位老兵落叶归根。

再过3年，刘德文就60岁了。背骨灰时间久了，肩膀会疼，但因为不再是一个人，他的脚步轻快了许多。

每次背老兵的骨灰回家，他都会用一张90厘米见方的红绸布包住骨灰坛，“像办喜事一样送游子回家”。他因此与布店老板相熟，老板每次见他来买红绸布，便知又有老兵可以回家了。

送田发春回家前，刘德文又出现在布店，老板熟练地裁好布，这一次，是10块。

（心望如一摘自微信公众号“最人物”，本刊节选，刘德山图）

昨天碰到一位母亲，从高铁下车准备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她向我问路，因为她要找的那个地铁口比较远，我便决定亲自带他们过去。

这位母亲很年轻，孩子也不过七八岁，二人打扮得都很漂亮，还戴着同款的亲子小黄人毛线帽。一路上孩子叽里呱啦地问东问西，母亲有时一本正经地细细作答，有时又不耐烦地随便敷衍。

我觉得这位母亲挺有意思的，一点儿也不像平时我遇见的患者家属。再看那个孩子，好像也挺有精神头儿的。我便问她：“孩子咋啦？病要紧不？”

她便跟我聊了起来，说孩子得的是高钾血症，算慢性病。我也不通医术，随口宽慰她说：“孩子嘛，身子弱就多让他休息，好多孩子从小就学这学那，多累啊！”

这就算是把她的话匣子打开了。她告诉我，她身边“鸡娃”的太多了，搞得她怀孕时就严阵以待。她家孩子刚出生



重拾那份 平凡的英勇

●马 拓

就开始学游泳；孩子快上小学时，她给孩子报了幼小衔接班和各种课外辅导班，一到周末，夫妇俩就带着孩子马不停蹄地到处跑。

直到孩子被查出得了这种病，一切才开始改变。

她沉默了一小会儿，继续说：“那能咋办，先看病呗，

母鱼竟张开嘴巴把小鱼统统吸入口中，又张开两鳃给她的子女通气。待公鱼将敌人击退以后，她马上又把小鱼一条条吐了出来。懵懵懂懂的小鱼一点儿也不知道父母为他们挡过一场大灾难呢。

这一幕看得我目瞪口呆。谁能说虫鱼没有灵性呢？他们并不冷血，他们有夫妻之情，有亲子之爱。为了保护子女，他们的勇敢与机智并

当时吓得我哭了好几个晚上，后来发现好像也没啥，就是挺磨人的。他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就一门心思想着让他把身体养好，学什么、练什么反而不重要了，有健康的身心就足够了。”

我听了之后很受触动。也许一位母亲最珍贵的成长，就是明白了孩子并不是被自己定义的作品，也不是在某种条件下才能铸就的成功，其本质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一个需要长长久久、可触可及的存在。

归根结底，生命即所有。

然而没有抵达过失去边缘的人，其实很难明白这个道理。就像很多曾经踌躇满志的人大病一场之后，忽然就懂得停下脚步，去看看日出，闻闻花香，和亲近的人聊聊天，远离那些尘世喧嚣。

病痛与消逝，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重拾那份与生俱来的、最平凡的英勇。

(古之月摘自《北京青年报》2023年1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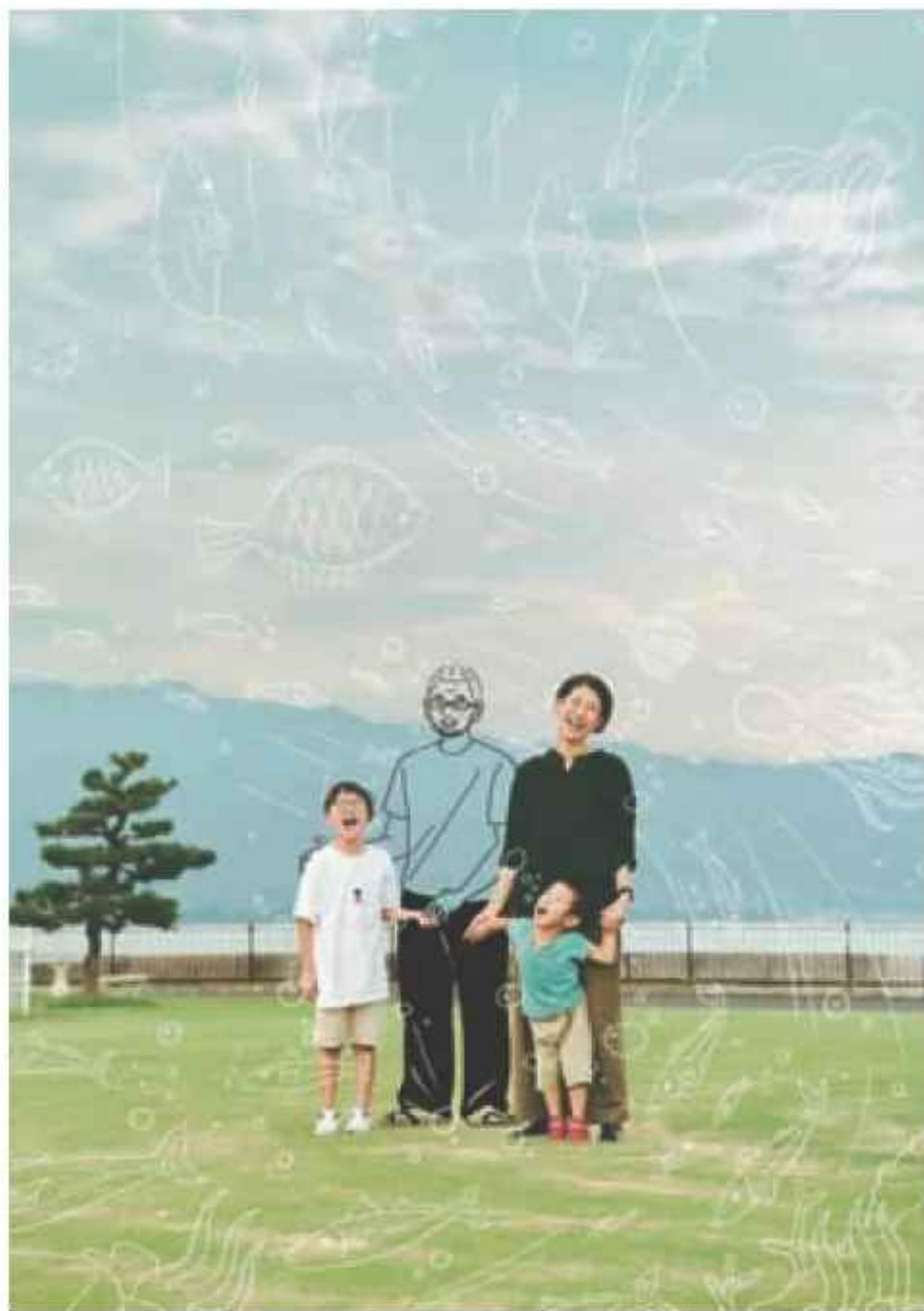
不亚于人类。

(卧笑醉伊人摘自现代出版社《从前慢：琦君散文选》一书)

父母之爱

●琦 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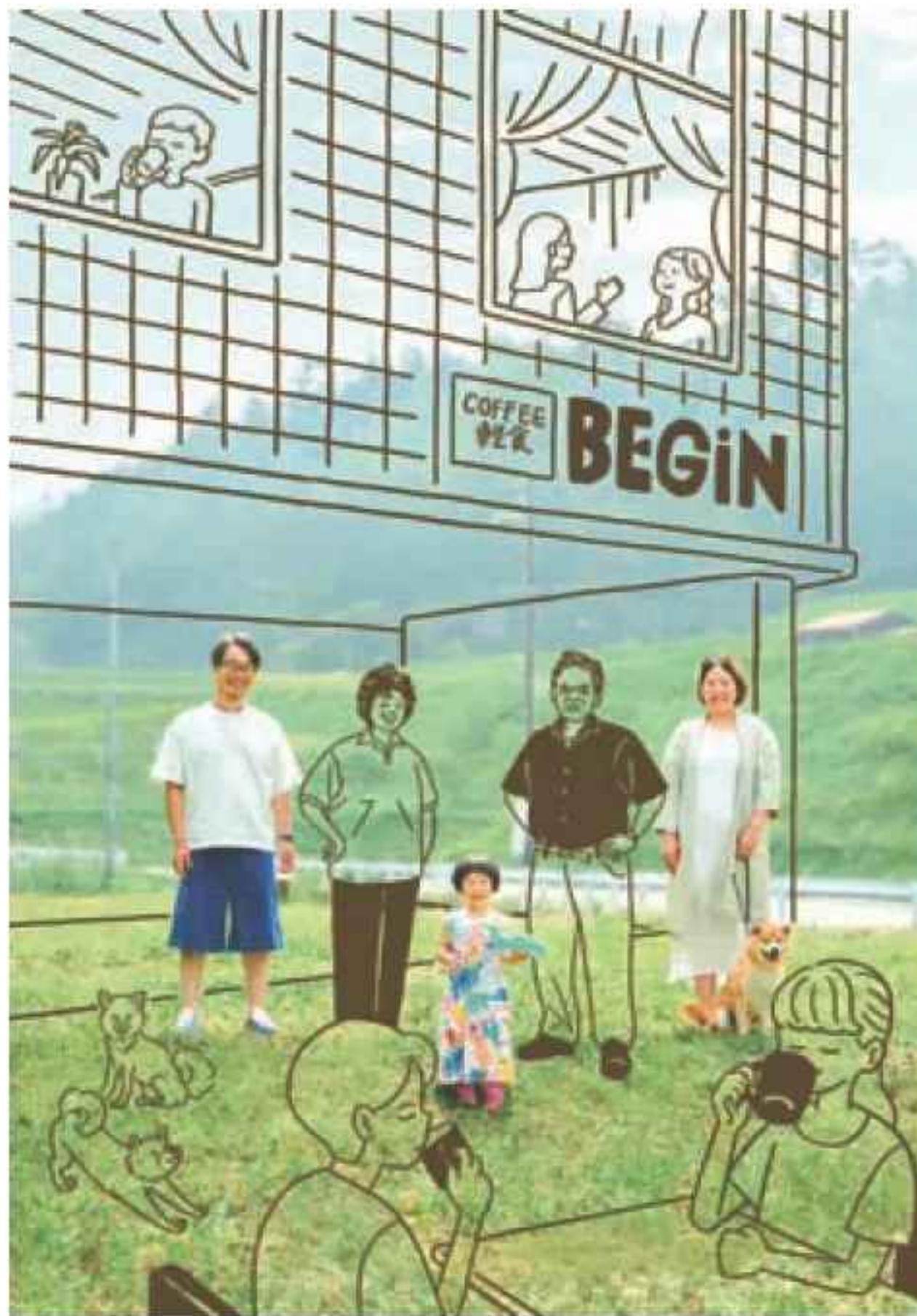
在电视上看见一对非常美丽的鸳鸯鱼，边上围着一群小鱼，嬉戏游乐，看上去必然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家族。忽然一条凶猛的大鱼来袭，那条较大的公鱼就奋不顾身地去迎敌。令人惊奇的是，



古石洋平全家福



黑木美沙与恋人



石垣育惠全家福

(渡边力斗摄)

在照片中重逢 ◉白帆

2021年10月，日本摄影师渡边力斗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传了一张全家福，在那张照片中，妻子和两个孩子围在父亲的身边，满面笑容。父亲轻轻地把手放在大儿子的肩膀上，表情祥和。而事实上，父亲在小儿子还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去世。

照片中的父亲古石洋平是渡边力斗学习摄影时的前辈，两个人是在一次联合摄影展上认识的，之后渡边力斗开始给古石做摄影助理。古石经常在渡边力斗不愿意找工作时，鼓励他说：“你应该好好找份工作，认真学习学习。”

得知渡边力斗找到一份在摄影工作室的工作后，古石先生非常高兴。结果第二天，噩耗突然传来——古石在外拍时遭遇意外，离开了人世。这让渡边力斗想起了自己早年因病去世的父亲。父亲去世之后他才发现，家里连一张像样的全家福都没有。

“真的太突然了，我不敢相信他已经走了。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之后，渡边力斗向插画家厚田松志提议：为古石一家拍摄一张包括古石在内的全家福。

照片完成之后，古石的妻子由纪既震惊又高兴：“（照片上的人物插画）身高和体格都和

我丈夫非常相似，整体氛围也特别棒，我太感动了。这张照片作为装饰品被放在了家里卧室的架子上。”

当4岁的儿子说“爸爸呢？我想见爸爸”的时候，由纪会指着全家福告诉他：“爸爸在这里哦。”后来，由纪常常看到小儿子对着照片说话的场面。

“虽然我们拍摄的照片是以死亡为主题，但我绝不想让它们变得阴暗，我想创作一些能让人感受到温暖的作品。”渡边力斗说。

他的第二幅作品是为失去恋人的黑木美沙创作的情侣写真。2009年9月，因为有共同的爱好——音乐，美沙和恋人晃之介相遇了。两个人去看乐队演出、到附近公园野餐、骑着电动车去爬山……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

5年过去了，晃之介也大学毕业了，并开始上班，他打算和美沙一起打拼属于二人的未来。但就在2014年10月1日，晃之介因为心搏骤停去世。

渡边力斗将照片的背景设置在山顶，那里是美沙和晃之介的回忆之地。“虽然无法回到过去，但是在那个瞬间，能以照片和插画的形式留下我们一起大笑的照片，我真的很高兴。”

完成了两组作品之后，渡边力斗和插画师厚田松志也在思考，如何在作品中更加强调家庭对人的意义。

比如有一组照片，讲述的是在距离东京180公里的神津岛上，一对经营着旅馆的夫妇的故事。

田中健太郎和恋人绫野在2017年移居到神津岛，他们即将结婚的时候，绫野的母亲却因突发脑出血离开了人世，没有看到女儿的婚礼，留下了遗憾。

在婚礼这天，小岛迎来了晴天。田中健太郎和绫野换上礼服和婚纱，带着妈妈的照片一起向所有在场的人表达了感谢。

“谢谢你，妈妈。你终于来到神津岛了，终于看到我们的婚礼了。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所以，你放心吧。”绫野在婚礼上讲出了心中的话。

同样是怀念长辈，另外一组照片记录了在岐阜县经营着番茄农园的家族的故事。石垣育惠在18岁时失去了母亲，27岁时又失去了父亲。

母亲在世时独自经营着一家咖啡店。虽然平时母亲总是很严肃，但工作时认真的样子让育惠忍不住敬佩。父亲则习惯为晚归的母亲准备好夜宵，做什么事情都是笑眯眯的。

在父亲去世之后，育惠搬回老家居住。在这里，她与在附近经营农园的拓相遇了。巧合的是，拓和育惠的父亲曾是熟人。就像在冥冥之中被父亲牵引着一般，育惠和拓坠入爱河，家里也有了新的小生命。

育惠找到渡边力斗，想让自己的女儿“见”外公外婆一面。照片背景就设计在母亲的咖啡店前，为此，育惠在日记中写道：“女儿从小没见过外公外婆，这次终于以这种方式让女儿、丈夫和他们相见。同时我希望女儿明白，妈妈也是被自己的父母宠爱着长大的。谢谢你，渡边摄影师。”渡边力斗感慨：“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感情，继续流转到孩子身上，再由他们转给孙辈。虽然此生无法再见，但如基因一样，这份记忆会以感情的形态永存。”



绫野在婚礼现场与家人合影

(渡边力斗摄)

在每一次按下快门之前，渡边力斗都会花几周的时间去接触当事人。他知道自己并不能将人们从失去至亲的痛苦中拯救出来，但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对方带去一丝温暖和慰藉。

“这个项目是一个‘假’的东西。虽然生者不能真正和逝者见面，照片也不能代替逝者，但对生者而言，照片是一种救赎。”渡边力斗说，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证明，只要没有被遗忘，温暖就会继续存在。

(那时花开摘自《三月风》

2023年第3期)



月季花尸

●李保田

我的一些干枯月季花的线描，以及那组墨效果的花尸，都是对枯死的花写生以后的一个演变，我对这些东西情有独钟。

一个在高原上生活的老太太，她的脸布满沟壑似的皱纹，你与她面对面的时候可能不觉得她美，但是在好的摄影家的镜头里，就变成了美。因为他的镜头里有概括，有提炼，有强化。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她的沧桑，她脸上的年轮，就会形成一种美和冲击力。

漂亮包含着一些美的因素，但不是美。美不一定是好看的，美是经历，是磨难，是精神，是善，也可以有丑的表面。

(月亮狗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自说自画》一书，李保田图)

跳出“社会时钟”的人

●裴思童

社会是有时钟的。

一些是显性的，写在条例里。比如6岁被准许上小学，最低12岁应开始承担刑事责任；而到了18岁，无论你是否准备好，你都将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个成年人。

一些是隐性的，写在人们心里。比如，35岁，是职场里一条隐秘的“分割线”；40岁，一个人该有稳定的事业以及婚姻；60岁，你应该退休照顾孙辈。

社会时钟是一个尺度，它在无形中用一种统一的规范丈量着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但是作为具体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脚本。社会的时钟无法框定个体的意志，在同一张表盘上，总有想要跳到刻度之外的人。

逆行者

“你家闺女现在在干吗？”电梯里，有人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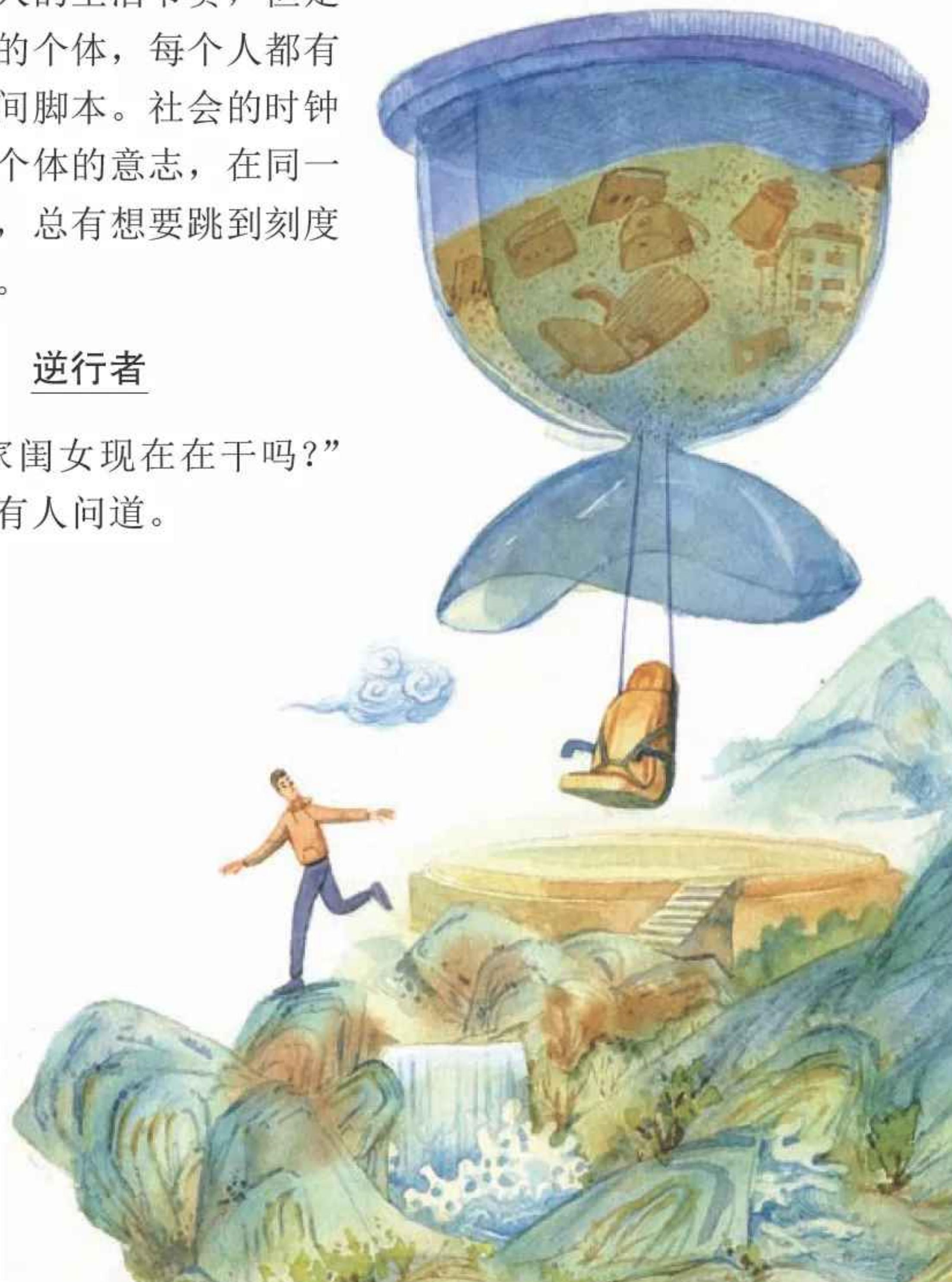
“准备考研呢。”母亲的语言有些不自然。

张洋戴着口罩和鸭舌帽，垂头站在角落里一言不发。考研只是她搪塞父母的说辞，实际上，她现在什么都没干。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或找到工作或继续深造，或积极考公务员或准备再次考研，只有张洋待在家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着窗外的两棵柳树发呆。

“如果说我就是想休息一下，你会信吗？”

张洋常觉得自己在跑一场



没有尽头的马拉松。曾经，她以为高考是这场比赛的终点，但现在目的地变成了“一份好工作”。而未来，或许还有“美满的婚姻”“优秀的孩子”等各种标杆。在这场比赛中，人无法喘息，难以停下，稍不留神就会被后来者赶超。

“但如果我主动退出跑道呢？”

刚开始的确是快乐的。张洋把在大学期间想读的书挨个儿读完，买了一部新的游戏机，偶尔在父母查岗时假装学习。

但很快，快乐消失了。

9月，开学季到来。张洋的微信朋友圈突然被各种录取通知书刷屏，原来的同学去新学校读研，晒着新朋友和新生活。张洋突然感觉自己被落下了。她发现自己既不属于某所学校，也不属于某家公司，而成为一个失去社会身份的边缘人。

张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羞耻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其实，我不过就是想休息一下，为什么我一定要马不停蹄地找工作或者继续读书呢？为什么不能允许我做出第三种选择？”

陈深与张洋有相似的困惑。

研二那年，陈深自作主张选择了休学，原因是严重的抑郁症和身体问题。

办完休学手续的那天晚上，父亲的情绪异常差，他问陈深：“为什么你要休学？有的人生了重病也没有休学，有的人天资很差也没有休学，我



周围从来没有同事、朋友的孩子休学，为什么只有你坚持不下来？”

陈深被父亲的问话刺痛，觉得自己成了家族的耻辱。

她从小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听话、懂事、成绩优异。填报高考志愿时，陈深在父亲的安排下选择了电子信息专业。父母对她未来的规划是一路升学到博士，最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陈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大一下学期，问题出现了，陈深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也不喜欢这个专业。可为了满足父亲的期待，陈深还是选择了坚持。大学4年，陈深几乎放弃了社交，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才能勉强维持不错的成绩。

但到了研究生阶段，原本靠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绩的路数走不通了。每周的组会上，面对同门滔滔不绝的分享，陈深说不出一个字，时常被老师点名批评。同组的4个同学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陈深听不懂，也插不上话，逐渐被同门疏远。

在巨大的落差感下，原本在本科期间便长久积压的抑郁情绪终于爆发。研一上半学期的期末考试周，陈深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周，后来被诊断出得了抑郁症。

休学的念头就在这时产生了。当陈深向父母谈起休学意愿时，他们回应道：“你现在休学可能会让亲戚朋友议论，你要再忍耐。而且你是我

们的女儿，天资肯定很好，你不可以做这种事。”

陈深哽咽地说：“我对父母的愧疚是社会强加给我的枷锁，同时也是社会强加给父母的枷锁。我希望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我为什么要背负丢人的枷锁？仅仅是因为我想换一条道路，或者想停下来歇一歇吗？为什么这会成为我的耻辱？”

代价与现实

比起观念的束缚，现实的压力要来得更为残酷一些。

休息9个月后，张洋开始感受到“越轨”的代价。

考研失败后，张洋开始寻找工作。理论上，张洋出身名校，在校期间成绩不错，也有过几段在大企业实习的经历，但她发现简历上近一年的“空窗期”抵消了她所有的优势。

错过应届生校招的她，只能和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应聘者一同参与“社招”，而她显然没有任何优势。

愿意给她机会的小公司，却在面试时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简历上为什么有这么长一段‘空窗期’？”刚开始，张洋会努力为自己编几个好听一些的理由。后来，张洋被反复的质疑问烦了，直接自暴自弃地说：“我就是不想一直这么‘卷’，我想给自己放个假。”面试官沉默半晌，给了她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态度。”接着便再无下文。

王珂也有相似的经历。

在决定去哈佛大学读研之

前，王珂曾用两年的时间为自己谋求新的职业道路，她投出了将近250封简历，面试过千奇百怪的公司，但最终的收获寥寥无几。

还有职场对女性的年龄歧视。王珂曾亲耳听到公司里的招聘者评价某位候选者：“这个人刚结婚，招进来后肯定是要生小孩的，不要。”这位招聘者也是女性。

那些毫无压力跳出束缚的人，背后通常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或者没有养家重担却有一群支持他们选择的亲友。他们有“勇敢的资本”。

但更多人可能像王磊一样。王磊40岁，想辞职读研，但他觉得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最为现实的问题是，生计如何解决？作为一名背着房贷、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性，王磊没办法抛下赡养家庭的责任，只为追求自己的梦想，“这太自私了”。硕士毕业之后，作为一个没有什么资源的中年人，他又该如何重归社会，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王磊曾尝试性地在各大招聘平台投递简历，但最终结果是，现阶段的他只能拥有3类工作：需要远离家庭的驻外工作、保险销售以及催债人员。而这些工作并不符合王磊对自己的期待。

“40岁的悲哀就是丧失了可能性。丧失了工作的可能性，丧失了生活的可能性。除了中彩票、撞大运，剩下的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是的，那个黑，就是我们常说的死亡。”



王磊在个人主页里写道。

理想世界

为什么“逆社会时钟”会如此困难?“社会时钟”又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应该选择打破它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作彧研究“时间社会学”,在他看来,“社会时钟”的存在主要有两个核心的原因。

其一,现代国家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目标导向下,人力变成了一种资源,而生命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时间过程,因而对每个人的生命时间进行统一管理,便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

其二,如何对有限的物质资源进行适当分配是国家管理要务,而时间就成为一个有效的筛选标准。比如“教育时间”就是一种典型的机制,它规定每个人在固定的时间完成相应的内容,然后在每个时间点用考试做分割,以此来对人力质量进行排序。“教育的理念本应让学生学会做事情,但今天的教育进度不是按照学习成效,而是按照时间来推进的,然后再用时间当门槛,把在有限时间内学不会的人淘汰掉。这其实和教育理念相互矛盾。”郑作彧曾在德国读书,在德国,上大学之后便不再设有学习的时间限制,毕业的时间取决于你什么时候修够相应的学分、学会所有的专业技能。这或许为消解“社会时钟”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但中国的情况显然更为复杂。中国在短短40年间完成

了欧美200多年的发展任务,这同时也导致不同世代的问题与观念叠加在一起。比如在一辈眼里,25岁是一个适婚年龄。但在现今的教育制度下,很多人走出校门时可能已超过25岁。中国又是一个“家本位”的国家,父母对于孩子的人生有极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这就导致年轻人既要面对他们自己的时代问题,又要面对上辈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冲突与束缚便由此诞生。

而职场对于员工的年龄限制则是一种发展陷阱。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领域尚是空白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考虑年龄

问题。但在一个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此时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需要更为标准化的人力,而愿意顺应“社会时钟”的人,相对而言会更为标准化。因此,当一个领域开始使用年龄做门槛时,也就意味着该领域会越来越被既得利益者霸占,而这也恰是它陷入发展陷阱的开始。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打破这一切呢?

答案或许有些悲观。郑作彧提出过一个观点:“没有人可以拥有时间。”意即“没有一个人的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人可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必然是因为他背后有直接或间接的资源支持他”。而一名“逆社会时钟者”通常需要面对来自观念与现实的多维压力,这远不是空喊几个“勇敢做自己”的口号便能改变的事情。

从长远来看,答案又或许是乐观的。郑作彧很喜欢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一句话:“唯有绝望才能拯救我们。”他指出,当我们这一代的多数人觉得很难做自己时,我们会希望我们的下一辈能够有更多的自主空间。而国家发展的平稳化,也使得世代与世代之间的距离拉宽,我们不再需要像从前一样在浓缩的时间里同时解决几代人的问题。因而当时间的轮转把我们这一辈变成“上一辈”时,我们或许可以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社会。

(柏晓梅摘自《中国青年报》2023年3月1日,勾犇图)

必不输之法

●冯友兰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有这么一段记载:有一个棋迷,有时赢,有时输。一天,他遇到神仙,便问下棋有无必赢之法。神仙说没有必赢之法,却有必不输之法。棋迷觉得能有必不输之法,倒也不错,便请教此法。神仙回答:“不下棋,就必不输。”

这个故事讲得很有道理。一切事都可以成功,可以失败,怕失败就不要做。自己棋艺高明,难免遇到比自己棋艺更高明的对手,便会失败;自己棋艺臭,也许遇上比自己棋艺还臭,甚至臭不可闻的对手,这时便也可成功。其他事业也是如此。

(小菊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宜静默宜从容》一书)



减法正在让生活走向怠惰

● [日] 松浦弥太郎 ○ 梁 华译

“用减法清理掉生活中的贅物，简单生活美好而正确。”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似乎被“简单”这个咒语束缚住了。曾几何时，我也虔诚地拜倒在“简单”之下。如果大家都追求简单，这个世界将变得索然无味。

现在的我，不仅对减法不以为然，还很热衷于在生活中做加法。即在保证生活原有平衡感的基础上，添加一些新鲜的元素。

用服装搭配来举例子。我经常穿白衬衫，但我并不认为白衬衫配西裤就是最好的搭配。我喜欢白衬衫，但装扮的乐趣除此还有很多。我会冒险尝试色彩，冒险尝试新的图案和花纹，冒险尝试设计另类的服装。如果对这些冒险全部视而不见，只觉得“这样很轻松，这样就解决了”，完全不花心思、不动脑筋而草草搭配，那实在太无趣了。

“简单就是最佳。这个经典款就是我的‘菜’。”如果一味地沉浸在这种固定思维中，品位就会固化，世界也无法拓展。

所谓“做减法”，是一种巧妙、高效的方法，但使用时稍有不当就会导致风险。

有一家企业，长期生产一种印有经典图案的盘子，销势很不好。于是老板请一位名人来想办法。这位名人给出的建议是，把原本整个盘面的图案改为只剩一半。盘子一下子变得简洁清爽，一眼看去，焕然一新，让人惊叹，但是这款盘子并未重新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做减法，乍一看很帅气，操作起来很简单，但只是简化颜色或简化图案，并不能改变事物本质。

有的人认为，把家彻底收拾干净、没有杂物的日常生活才是最棒的。房间既无鲜花装饰，枕边也没有自己爱读的书，更没有孩子们的玩具散落各处。

很多人憧憬这样“简洁”的日常生活，但如果让我在这样的家里生活，我会感到乏味。而且，由于所有用品都被收纳起来，生活也会非常不便。

在我看来，放弃自己的品位，一味地追求肤浅的“简单之美”，遵从减法规则，实在是无聊的想法。

下定决心扔掉所有东西，生活在空无一物的房间里，穿着看上去很有品位的简单衣服，当然既轻松又简单。然而，在空无一物的房间里，我们无法享受自己的爱好，生活也没有乐趣可言。因此，我要从现在开始调动并锻炼自己的品位，挑战一下做各种加法的生活。

“今天感觉有点儿像夏天，穿件花T恤吧！”早晨起床后，我突然这样想。于是开始考虑穿哪个图案的T恤好。选好T恤后，又要考虑这件T恤配什么颜色的裤子，配哪双鞋好呢。这个搭配过程可能会费些脑筋，而且可能会搭配失败，但我想体会搭配的乐趣。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培养起穿衣品位来。

也有人会说：“这么做，是要花钱的。”但我想把钱花费在这种对自己的投资上。

曾经一度信奉“简单”的我，就这样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晓晓竹摘自微信公众号“经典文学读书文摘”，王青图)



我相信世界是讲“理”的，这个信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就是大多数问题的背后都有原因。

加拿大华裔科学家麦当强，专门写了一本书，列举了一些在生活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故事。这些故事说的都是观察、假设和验证。

1

雷蒙德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生。过去的两个星期，他每天都会打几个嗝。

这不是什么大事，雷蒙德没在意。雷蒙德的大姐戴安娜过来看

他，注意到了雷蒙德打嗝。姐弟俩一起住了3天后，戴安娜建议雷蒙德少吃橘子。

雷蒙德本来每天吃一个橘子。有一天，他不知在哪儿读到，一个橘子大约能提供50毫克维生素C，而人体每天应该摄入100毫克维生素C，于是他改成每天吃两个。他好像就是从每天吃两个橘子开始打嗝的。大姐说，橘子里有大量的柑橘酸，雷蒙德打嗝可能是因为他的胃承受不了这么多酸性物质。雷蒙德于是改回每天只吃一个橘子，打嗝就停止了。

戴安娜注意到了雷蒙德打嗝和每天吃橘子的现象，她据此提出了一个猜想，结果证明她的猜想是对的。

观察是一种主动行为。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细节都在意，但是得对不寻常的事情非常敏感，才能抓住问题。然后我们还得有一个思维模型，也就是得理解事物的“门道”——打嗝可能跟食物有关。他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呢？橘子。这样才能提出良好的假设，抓住关键信息。

2

玛丽从小跟着奶奶长大。

治自愈。毕业后，玛丽回到澳门继续跟奶奶住，皮疹居然又长出来了，但这一次不像以前那么严重。

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奶奶家的洗衣机是新买的。现在皮疹不像以前那么严重，是不是因为新洗衣机洗得更干净？她可能是对洗衣粉过敏！于是玛丽之后洗衣服都漂洗两遍，果然不再出皮疹了。

玛丽这个思维很有科研味道。如果一切条件都不变，你很难看出来哪里是关键。得重点观察那些“变量”。

别的都没变，只有这个因素变了，那么新现象有可能是这个因素导致的。

3

所谓“假设”，就是对事物发生的原因或者原理的猜想。你要做的只是猜测“为什么”。

一对夫妇新买了一栋旧房子，很高兴地搬进去。有一天，妻子在厨房偶然看到后院里来了一只猫，它透过玻璃门盯着

她。妻子天生怕猫，她很紧张，不过好在猫看了一会儿就走了。可是接下来，妻子发现每天都有猫来她家后院，而且来的还不是同一只猫，有时候几只一起来。

妻子就跟丈夫商量该怎么

这个世界是讲“理”的

●万维钢

从十几岁开始，她就经常浑身长皮疹。奶奶领着她看了好多医生，都不管用。

高中毕业后，玛丽前往英国留学，结果她的皮疹不





办。这时妻子突然想到，他们当初来看房的时候，好像见到房子的前任主人有一只猫。两个人就分析，后院的那些猫是不是来找以前那只猫玩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猫已经搬走了，它们过一段时间找不到应该就不会再来了。

于是两个人决定先等等再看。结果几个星期之后，那些猫果然不来了。

4

有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假设。

一家四口去餐馆吃饭。他们先点了一份4人套餐，但是还想再加一道菜。妻子就问一名女服务员这里哪道菜最好吃。女服务员推荐了一道鱼，说上周她的丈夫还专门来吃过，非常满意。于是妻子就加了这道鱼。没想到鱼上来了，做得并不好吃。这是怎么回事呢？丈夫提出了一个猜测。丈夫说：“这家餐馆挺小的，估计只有两名厨师。我们设想其中一位手艺很好，是主厨；另一位，可能手艺平庸。套餐都是一些标准化的、比较便宜的菜，所以按常理来说，应该交给手艺平庸的那名厨师做；而高级的菜，会交给主厨。可是我们点菜的时候同时点了高级的鱼和套餐，那么以厨房的操作流程，可能会把这些菜都交给同一名厨师——也就是专做套餐的平庸厨师。这名厨师平时不怎么做鱼，让他做，他肯定做不好。”

这是一个做了很多大胆假设但是听起来很合理的解释。

过了几周，这家人又到这

得有两种：一种是得“未曾有”，本来没有的，意外得之，自然欢喜无限；另一种是得“曾有”，已经有了，再添几笔几桩，多多益善，也是美事。

都是得，得“曾有”，喜悦是尝过一遍的，快乐也是经过一遍的，也就比不上得“未曾有”激动人心了。

同样的逻辑，失也有两种。失“未曾有”，开始没有，最后也没有，首尾一个样，这种

曾有

◎ 程泽



失其实是一种想象。最怕失“曾有”，已经有的，转眼成空，怎么能轻易忘怀呢？

失“曾有”，是把尝试过的喜悦擦去，把经过的快乐抹去，这样的失去，才会如此之难。

人生是空来空去的，没带来什么，没带走什么，可偏偏中间有一段“曾有”，惹出多少烦忧。

（易水寒风摘自《今晚报》2023年3月25日）

家餐馆吃饭。这次他们还是点了一份4人套餐加一道硬菜，丈夫说：“这回咱们别放一起点。”他们先点了套餐，5分钟之后又把服务员叫来，单独点了硬菜。果然，这次很成功。

这就是科学思维的好处。其实不用费什么事，你要做的仅仅是分开点菜。如果因为对一道菜不满意就放弃一家餐馆，那就太不科学了。

5

麦当强本人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年，他们一家人去香港旅游，到一个游乐场玩，有个项目是喷水比赛。参赛者各自拿一把水枪向自己前方的一个小丑嘴里喷水，水会经过小丑嘴里的水管托起一个小球，谁的小球最先升到顶端谁就能得奖。

麦当强注意到，似乎总是最左边的人赢。他设想水必定是从左往右进来的，最左边的

水枪一定水压最高。

一年后，他们在加拿大的一个游乐场又遇到了这个游戏，麦当强的儿子志在必得。麦当强告诉儿子选最左边的水枪，不料儿子居然输了。麦当强说：“我再观察观察。”

看了几局之后，麦当强发现，这一次是中间的人总赢。原来这个游乐场是19把水枪一起比赛，比香港那个规模大得多，水需要从中间往两边走才能更快。他让儿子进去选中间的位置，果然赢了好几次。

生活中的事都是有门道的，而线索就在你身边。真正善于破案的人肯定不是遇到案件了才琢磨，而是平时就爱琢磨，像福尔摩斯那样，能从平常的蛛丝马迹之中分析出东西来。

（沧浪摘自新星出版社《科学思考者》一书，杨树山图）



大家非常熟悉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他还有一部类似的作品，叫作《埃格纳特和人鱼》。这个人鱼不是美人鱼，而是雄性的，可以称为“男人鱼”。

故事源自丹麦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名叫埃格纳特的年轻女子经过海边时，一个英俊的人鱼从水中浮现出来。他们两个相爱，然后结婚了。埃格纳特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和人鱼在海浪下生活，并生了7个孩子，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直到埃格纳特听到教堂的钟声。她回忆起地面的生活，于是决定离开人鱼回到她以前的生活。人鱼成了一个单身父亲，永远思念着他失去的爱。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改动，衍生出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中，人鱼是诱惑者，但在赢得少女埃格纳特的爱情后，他深受感动，

可是他并不相信自己爱情的纯粹。所以，他在绝望中选择放弃，独自沉入海底，并希望女孩相信自己从来没有爱过她。如果他当时能够真诚地相信自己会永远爱这个女孩，这种真诚的相信本就可以让他从人鱼变成人，但是因为他的怀疑与绝望，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最爱。

另一个版本的人鱼也是诱惑者，他召唤着埃格纳特，希望将女孩带入大海并毁灭她。人鱼让少女坐在自己手臂上，问女孩是否愿意随他一起去大海。如果女孩有半点怀疑，人鱼的诡计就可以得逞，他就可以在海中毁灭女孩。但是女孩选择绝对相信人鱼的爱情，她没有害怕，没有怀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人鱼。没想到人鱼崩溃了，他无法抵制纯真的力量。最后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人鱼绝望地离开了女孩。

安徒生的版本是一个现

爱是相信

●罗翔

实主义的爱情故事，因为世俗的偏见、门第的差异、种族的不同，最初的爱情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慢慢变质。

克尔凯郭尔的版本则是虚无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爱情故事。在克尔凯郭尔的第一个版本中，人鱼因为拒绝彻底相信爱情，无法坚持理想而让爱情成为虚无。这是一个虚无主义的版本。

在克尔凯郭尔的第二个版本中，女孩选择彻底相信爱情，她的理想主义保护了她不被诱惑者毁灭。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版本。

所有的相信其实都是一种选择。如果你选择相信爱与美好，人鱼就会变成人，不可能的事情就会成为可能，爱情的所有障碍都会消除。同时，你的理想主义也许能保护你不被毁灭。如果你拒绝相信爱与美好，那么你就只能在黑暗的海底体味绝望与痛苦，或者成为被诱惑者毁灭的猎物。

真正的爱是走心的，它不仅仅是肉体的愉悦，也不是单纯的算计，更不是一种感觉，它更多的是命运赋予的一份美好的责任与期待。

(知微摘自微信公众号“罗翔说刑法”，连培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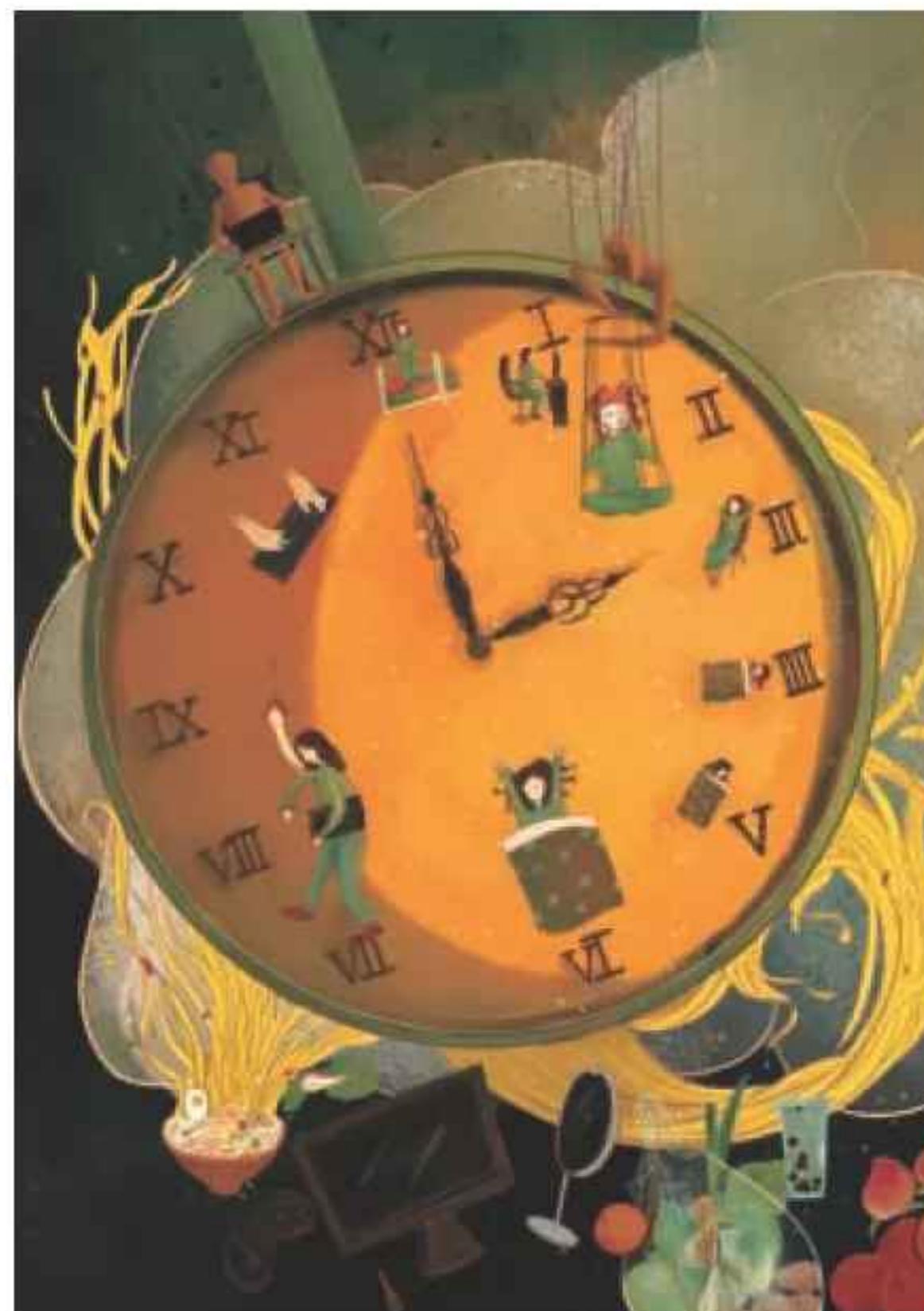


什么是“时间黑洞”呢？它指的是，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你无意识地、习惯性去做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但累积起来，就可能吞噬我们的时间资源。

这些时间开支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日常琐事，例如家务。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个瓶子，它们就像瓶子里的沙子，细微而不起眼，却散落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何处理这些事情呢？首先要考虑的是，能不能尽可能缩短处理它们的时间？比如，请人帮忙打扫卫生，用洗碗机等现代科技节省劳动力，一次性购买一周所用的食材并简单预处理……避免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空耗在这些维持日常运转的琐事上。

如果实在难以缩短，也可以考虑另一种方式，那就是把这些时间黑洞，转化为我们的能量仓库。一个有效做法是，把这些琐事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感”，让它们成为自己休息和疗愈的契机。你可以把做日常琐事的时间、步



逃离“时间黑洞”

● 李睿秋 Lachel

骤甚至场景，固定下来。重复的行为能够带来一种奇妙的力量，它能增强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比如，在下午4点散步，做一下拉伸；午饭后泡杯茶，读两页书；每工作半小时，听一会儿音乐。

什么样的仪式才能起到作用呢？答案非常简单：只要它足够精确，经常重复，并且遵循严格的顺序。关键是把它内化到每一天的生活轨迹里。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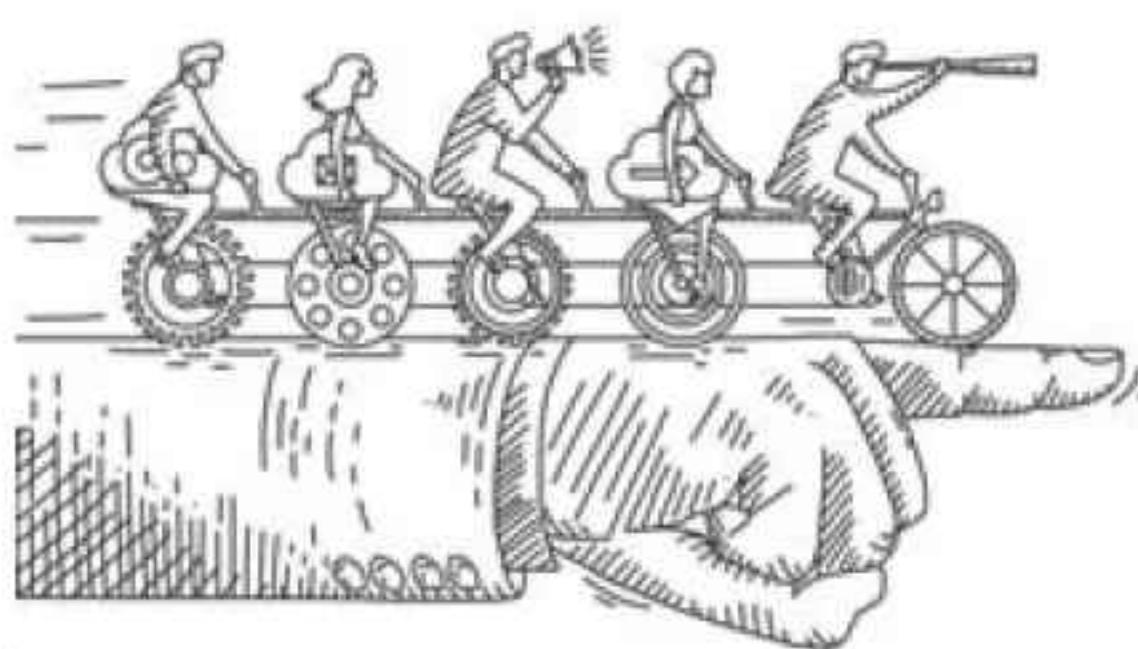
种方式，可以让自己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

另一种时间开支，就是当我们感到无聊、无所事事时，下意识地去“打发时间”，填充生活间隙。比如，看低俗小说、上网“闲逛”等。这些事情有价值吗？价值很低。一个有用的建议是，为这些事情设定一个明确的边界。

我自己的习惯是，为所有这种“打发时间”的行为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比如，我

现在想看一会儿网络小说，那么我就定一个20分钟的闹钟，时间到了，就让自己停下，以此避免自己长时间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一旦习惯了这种做法，你就不需要定闹钟了。你可以在脑海中培养起一个时间观念，不论你在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估算一下：现在大概过了多久？我已经做了多久？那么，你就可以及时提醒自己，是时候停下做这些低价值的“打发时间”的事，而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三角兽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打开心智》一书）



动词哲学

● 罗振宇

赵汀阳有一个理论叫“动词哲学”。简单地说，就是要拒绝名词的诱惑，不要试图去成为一个名词——无论多好听的名词，而要去成为一个动词。

其实成为名词，还是成为动词，都在自己

的一念之间。比如说，我认为自己是个爸爸，那我就有对孩子的责任，但是难免也会感觉自己有支配孩子的权力。活在名词里，很容易给自己一个想当然的暗示，以为自己真的拥有什么；而换成动词就好多了，比如支持、陪伴或者照料孩子。

用动词来描述自己的角色，会让一个人目标明确，而且更有活力。你可以试试给自己换一个动词。

（光密码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日本丰田公司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管理理论，叫作 JIT (Just In Time)，也就是“即时生产”。

举个例子。下午 3 点，丰田的生产部门接到了一项任务：马上装配一辆汽车。管理者一看清单，发现还缺一个配件，怎么办？从库房调货吗？不行，因为“即时生产”的流水线是不备库存的。丰田会通知配件供应商：“请于今天下午两点半把配件送到流水线厂房门口。”下午两点半，配件果然准时被送到，流水线马上开始装配。这就是“即时生产”。

“即时生产”大幅度降低了丰田公司的生产成本，是丰田公司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看似极致的效率背后，有着同样极致的“脆性”。

2020 年 5 月，丰田公司宣布它在日本的多家工厂停产。因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配件缺货，再专业的供应商也无法准时把配件送到流水线厂房门口。而哪怕只缺一个配件，也会导致汽车无法生产。就这样，丰田的“即时生产”变成了“随时停工”。

怎么办？

丰田的对策是：开始囤积汽车配件，用库存来增加弹性，然后用弹性化解意外。虽然这样做增加了成本，但丰田必须这样做。

那么，弹性到底是怎么化解意外的呢？

一家企业用弹性化解意外的过程有 3 个步骤：先“救命”，再“治病”，然后“养生”。

一个人突然摔倒在地上，血流不止，你看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立刻拨打 120 把他送进医院，确保他能活下去，这是“救命”；然后，医院开始寻找真正的病因，对症下药，使他逐渐好起来，这是“治病”；而“养生”，就是这个人在出院后痛定思痛，从此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很多年前，上海有一栋 28 层的公寓发生了火灾。这是一个重大的意外，很多人因此丧命。这让我开始思考：如果我遇到了这样的意外，如何才能救自己的命？想来想去，我买了一个缓降器。我家住在 18 楼，如果缓降器的说明书没骗我的话，我会缓缓地降落到一楼。

这个缓降器我买来很久了，但从来没有用到过。不过我知道，如果真的遇到意外，这个缓降器能救命。

企业账户上的流动资金，就是它的“缓降器”。这些资金所带来的财务弹性是巨大的，可能一直都用不上，但是如果真的遇到意外，这些钱能“救命”。

如果你是企业主，是管理者，我建议你一定要保持财务弹性，降低杠

杆，留足现金，哪怕少赚钱。要牢记：安全第一，活下去才有继续战斗的机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我带领“问道中国”的





去国外旅行，我最喜欢参观各种古宅。在古宅的大厅里、书房里，都少不了一架钢琴。不同年代、形制各异的平台式大钢琴，摆放在华丽而空旷的大厅里，总觉得它们看起来有些寂寞。钢琴并不属于华丽喧闹的场所。

它属于谁？

我最先想起来的，还是简·坎平导演的《钢琴课》。阴雨中，钢琴被留在荒芜的沙滩上，无人问津。阴郁的背景压抑着钢琴摆在海滩上的浪漫气息。一个黑衣哑女，带着一个私生女嫁到一座荒凉的小岛

钢琴属于谁

●田艺苗

上。失足的过去，狼狈的眼前，荒凉的人生已经失去了盼望，弹钢琴是她唯一的乐趣。

钢琴也属于另一位简——简·爱。

初到罗切斯特家里，简·爱赞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老的房子。”这栋古老的房子和她一样带着中世纪的朴素，阳光和银器的光泽映照着她灰蓝色的粗布裙子。在这栋空旷的大房子里，她一定需要

一架小钢琴，让旋律与古老的墙壁对话，让房子里流动着春天的生气。在窗外阴雨淅沥，老屋里炉火燃起时，轻轻弹奏喜爱的乐曲。“我贫穷，卑微、不美。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这是底层女孩的志气，它在成长年月里激励过我们。

是啊，钢琴更属于困境中的人，属于沙漠里的人、被囚禁的人、被放逐的人、孤岛上的人。

（孤山夜雨摘自《新民晚报》2023年3月20日）



企业家一起参访了百胜中国。百胜中国是中国最大的餐饮集团。在百胜中国的总部，我和CEO（首席执行官）屈翠容面对面深聊了一次。她当时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有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是做实业的，现金为王。有时候，现金比什么都靠谱。”

她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就算过一笔账，即便公司完全没有收入，现金流也能支撑给员工发一年的工资。强大的现金流给了她底气，所以她心里不慌。也正是因为不慌，她才能做出很多正确的经营决策，才能带领这个庞大的餐饮帝国不断向前。

如果你的现金流不充裕，如何在短期内快速获得现金流呢？

第一种办法是寻求股东的帮助。请股东追加投资，或者向股东借款。

第二种办法是尽快卖出存货，换成现金。比如，你的餐厅囤了大量的新鲜食材，刚好你发现周围的居民都买不到菜，这时你可以和外卖平台合作，把食材卖了换成现金。为了尽快

卖掉存货，宁可少赚一点，打折出售，因为这时候“保命”最重要。

第三种办法是延期支付应付款项。比如，你可以和房东商量一下，能不能延期支付房租。同时，你还可以密切留意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如果有延期缴纳税款、减免中小企业房租等政策，一定要把握住。

第四种办法是酌情减少固定成本，比如削减广告营销费用、培训费用等。

用弹性化解意外，需要先“救命”。而现金流就是公司的“命”，因此，保持财务弹性是让公司活下去的一项很重要的措施。

我突然想起我的父母，我每次给他们钱，他们都没花。为什么？因为他们总担心我有一天会破产。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们会从床底下拿出这些钱，对我说：“拿去，东山再起。”这些钱，就是他们为我准备的力所能及的“财务弹性”。

（方芷衡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进化的力量2：寻找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一书，黎青图）



为植物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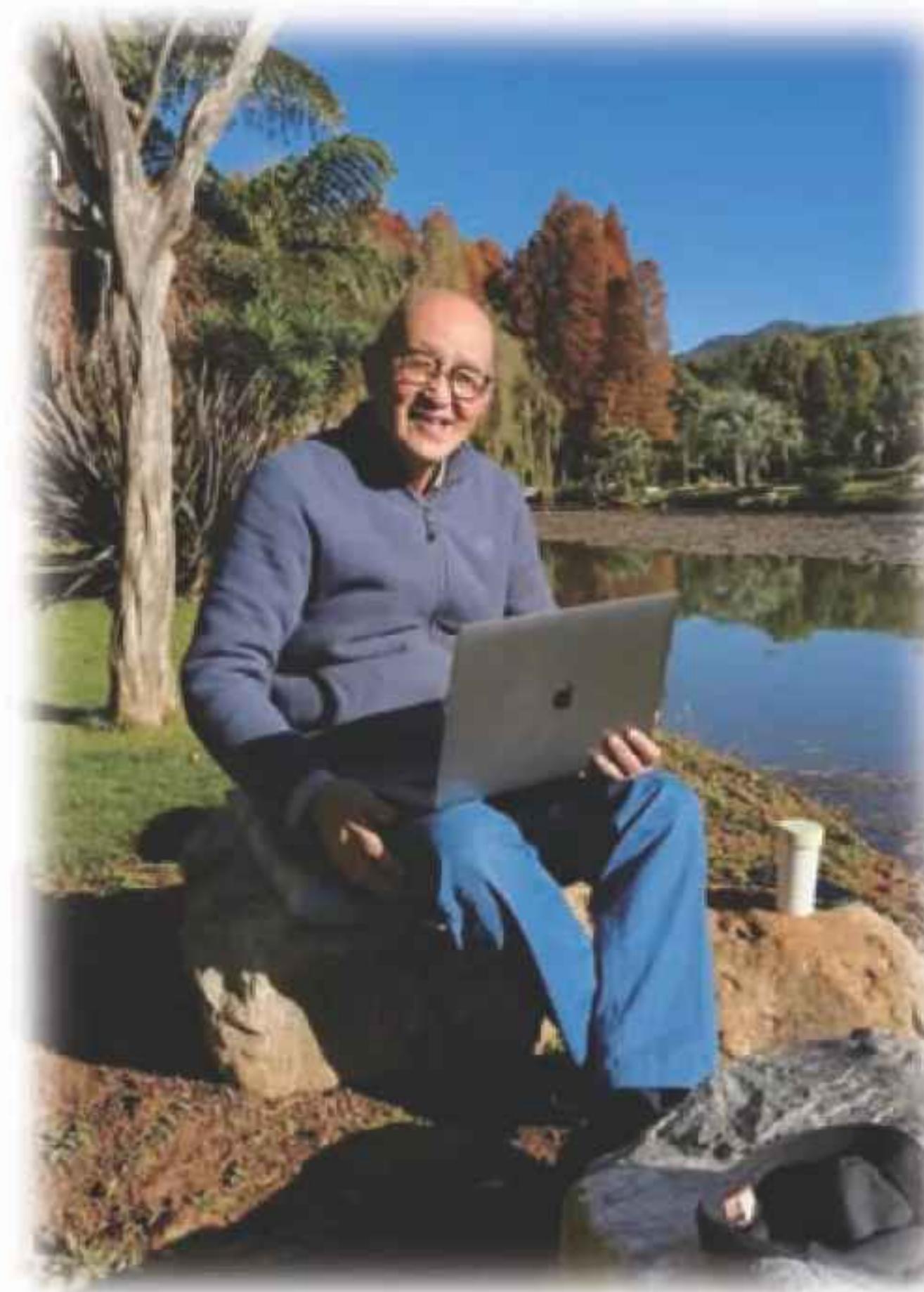
我今年 83 岁，退休前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我 1958 年高中毕业后，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录用，成为一名见习员。我进所里不久，就赶上“国家三志”立项。什么是“国家三志”？就是《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这是国家的大项目。

我一开始被分配到植物化学实验室工作。我从小就喜欢涂鸦，工作之余也喜欢写写画画，被领导注意到了，领导就把我调到了植物分类实验室。

《中国植物志》项目启动后，我正式开始画植物标本，一画就画到了现在。我觉得自己非常有幸，从事的工作和爱好一致。那时候我想的就是要拼命地学习，不辱使命，尽快掌握一些基本的技能，能够尽早地胜任工作。

到底什么是植物科学画？简单地说，就是以植物的形态特征为主要表现内容，尽可能



曾孝濂（王立松摄）

极命草木

● 曾孝濂

准确及完备地体现一个物种的分类特征，就像为植物绘制身份证肖像。它不是纯艺术，而是一种功能性绘画，必须有鉴别物种的功能。它既要求真又要求美。真就是要符合植物的客观存在形态，美就是要达到较高的审美水平。

什么是《中国植物志》呢？植物志就等于为我们国家的植物树碑立传、画肖像。植物志、动物志、孢子植物志，都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典籍，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的“三志”，它们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库，同时也是保护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依据。所以我们做植物志的人都“不求闻达，只求尽职”，要为国家积累基本资料。

那时候我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在标本馆查资料、看标

本，请教分类学家；在植物园写生；在图书馆学习前人的插画技法。

从画得准到画得活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越南在跟美国打仗，疟疾肆虐。我国组织了一支综合性的考察和研究队伍，代号“523”。

非常幸运的是，我被选中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能够进热带雨林，这对我的绘画观念及之后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考察队里画画的就我一个，我们每天早上出发，还有部队带着冲锋枪跟着我们上山。如果这个地方有需要画的东西，我就一个人留下来。因为当时没有手机，也不能定位，我就在原地待着，等大部队原路回来会合。因此，我非常幸运，能够一个人在山上待大半天。

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等有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些在大城市里见不到的景象，这种光影、这种色彩，用适当的方



玉兰



滇重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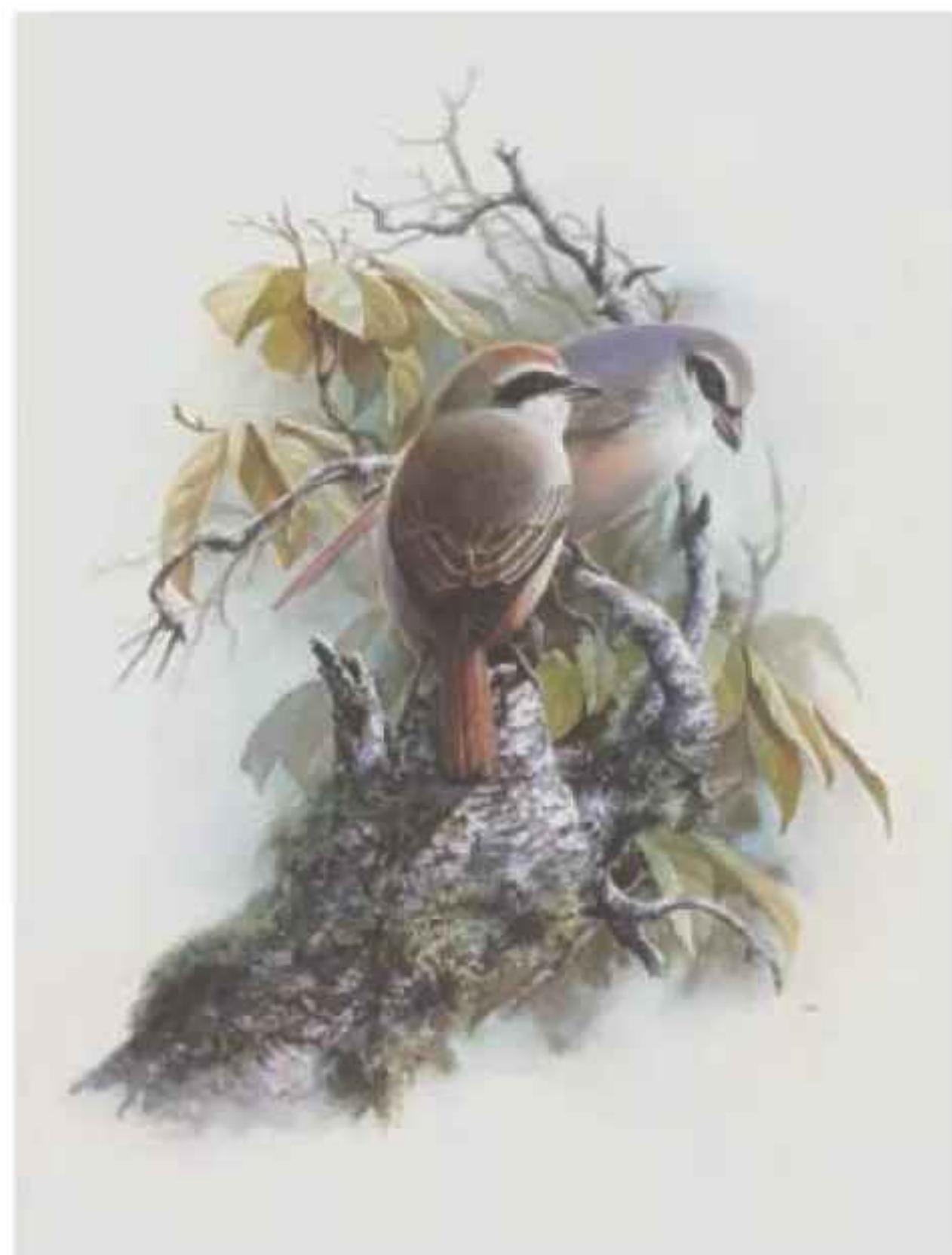
式表现出来。

到了西双版纳以后，我才认识到什么是生态环境。植物、动物、微生物，每一个物种在森林里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它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天然的生态网。我沉浸在大自然里，画画的时候忘掉很多东西，好像自己融入了大自然之中。

在“523”队伍的5年当中，我的观念改变了。我觉得画植物科学画不仅要画得像，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植物的生命力。画得准确不再是最高标准，按照自然规律呈现植物的生命状态才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

有了这个观念，再回到标本馆，我画植物的标准就从“画得准”变成“画得活”了，不仅要复原出植物原初的自然状态，还要尽可能地把植物对生存的渴望表现出来。生有涯而学无涯，知识无涯，这是值得我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的目标。

有了目标，我就不会停下脚步。“一息尚存，折腾不



红尾伯劳

止”，已经是垂暮之年，依然故我。

画 鸟

最早我想画鸟是在西双版纳，每天早上起床时天还不太亮，各种鸟叫声就像交响乐。我就溜达到营房外边，看到在一棵树周围，有很多鸟飞上飞下。

我走近一看，发现自己没见过这种鸟，后来才知道它们叫黄胸织布鸟。它们在专心致志地做窝，树下面有一大堆白茅草。因为我在高处，它们在低处，恰好那个树冠离我很近，我就很清楚地看到它们是怎么做窝的。它们做窝跟人穿针引线差不多，这边穿进去，那边拉出来，嘴和爪子配合得非常好。

那时候我就萌发了画鸟的强烈欲望。

退休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画鸟，用几年的时间画了100种鸟。

2008年发行的《中国鸟》邮票，是我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鸟类专家杨岚一起创作的。邮票上的9种鸟非常难画，有的标本不全，我们根据文字描述一点一点地修正，用了3个月的时间。没想到这套邮票发行后还获得了一个国际奖项。这还是我国第一次有人获得这个奖项。

生物绘画，何去何从

一直到了2004年，《中国植物志》才算完成，一共128个建册，5000万字，9000多个图版。这是一项系统工程，

1997年，工程还没有全部完成，我就退休了。我的一些同事虽没能见到《中国植物志》的出版，却默默无闻地为之奉献了一生。

《中国植物志》完成以后，我们这些人应该何去何从？我们要走出科研院所，走出标本馆，到大自然里去，要把画画得更鲜活、更贴近大众，让普通民众喜闻乐见，唤起大家对大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一画就上瘾，我觉得，小的时候画画是爱好，工作的时候画画是职责，退休了以后画画是积习难改。现在老了还觉得还没画够，那就是精神的皈依，支撑着我继续折腾。

我真的是为这件事而来的

天有不测风云，我在80岁的时候被诊断出肺癌。这件事当时对我打击很大，因为我还有很多想画的没画，还有很多想表达的没表达出来。

医生跟我讲了各种风险，我说我宁肯冒这些风险，也不愿意做化疗、放疗。我怕做了



绿孔雀



鸡冠花

化疗、放疗之后，手就抖了，那样就画不成画了，生命还有什么意思。

出院后的第二个星期，我看到我们小区里的鸡冠花开了。它们不仅花开得好，叶子也红了。我就赶紧开始试，看我还能不能画。我当时画鸡冠花，就是表达我的一种心情。鸡冠花又叫雁来红，老了之后它还红，于是我很用心地画了一幅鸡冠花。

我画完之后觉得，虽然我老了，但还能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我这个人运气好，应验了



莎鸡

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而来，做一大事而去。”我真的就是为画画这件事而来，为做这件事而去的，老了、生病了都不在话下。我只要一画画就什么都不想，非常愉快，非常知足。

还有很多想画的没画

今年很幸运，我还做了几件事，第一件是画《诗经》中的生物。在江户时代就有一名日本画家绘制了《诗经名物图解》，于是我想，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画？

我尽了很大的努力，《诗经》的插图终于完稿，并交付中国林业出版社，我完成了其中将近 90 幅画。因为《诗经》是西周时代的著作，所以我在画的时候用了一点中国画的画法。

第二件事就是我的夙愿，画鸟画花以后，要用中国水墨画的形式画 100 幅树和树的生态景观，我起名叫“水墨生态”。它们既具有生态画的理念，又采用了中国画的传统形式。

第三件事就是完成了《极命草木》，这是我近 3 年的作品为主的一个大型个人画集。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我们所的所训。“极命草木”就是极尽所能地珍惜爱护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乃至所有的生命。所以这本书既有花又有鸟。它叫“极命草木”，就是告诫我们要珍惜所有的生命。

我对明代顾炎武的一句话深有感触，他说：“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人的认知跟大自然永远是不可能画等号的，我们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的是无穷的。所以我现在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绘画的技能，考虑绘画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我画了一辈子，想追求完美，想追求极致，但远远做不到。任何事情都是阶段性的，我在这个阶段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的画没有一张是自己完全满意的。所以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我的画，我只是希望看画的人能关爱画中的生命，它们和我们一样拥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

（粉 黛摘自微信公众号“一席”，本刊节选）

语 丝

命运不会是潺潺流淌的溪流，它会在经过某个山谷时就突然坠落成为瀑布，还可能在某个拐弯后就汇入大海，消失不见了。

——蔡崇达

绝望和希望之间的最佳桥梁，是一个良好的睡眠。

——马修·沃克

人作为渺小而脆弱的个体，无法与时间相抗，但是通过艺术的无数次折射，人的这种浩瀚的伤感，却超越了生命的长度，成为永恒。

——潘向黎



时间观念是怎么来的

● [美] 大卫·格雷伯 ◎ 吕宇珺 译

到底是从何时起，又是在何种情况下，“游手好闲”开始被视作问题甚至罪恶的？

中世纪时期的农奴，每年都会有二三十天的时间需要从天亮忙到天黑，但其余的日子每天也就工作几个小时，遇上宗教节日，更是完全不需要工作。

这跟现代社会“你现在的我的时间是我的，我花钱不是养闲人的”这样的道德训斥有很大不同。一个人的时间可以被另一个人买走，这个想法事实上相当诡异。

我们可以看到的古代“拿工资干活”的案例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原本就是奴隶的那些人身上。比如，制陶奴隶跟他的奴隶主商定，去专门的制陶厂干活，拿到工资后，一半分给主人，一半自己留着。虽然在中世纪已经出现了“拿工资

干活”的模式，但仅限于一些商贸和港口城市，而且在那里干活的劳工几乎都是被迫的。

那人类社会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的？为何自由公民会觉得把自己租出去、拿工资干活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首要原因就是人类理解时间的方式有了变化。14世纪，大部分欧洲城镇已经拥有了钟楼，时钟鼓励所有人都以中世纪商人的方式去看待时间：时间成了一份有限的资产，需要像对待金钱那样细细规划预算，小心支配。此外，时钟的出现使所有人的都可以按照统一的单位进行切割，可以用钱购买，也可以卖掉换钱。

在时间可以换钱之后，我们开始使用“花费”“浪费”“节约”等词语来搭配它，而不仅仅使用“流逝”。工厂开始使用时钟，工人上下班开始

需要打卡。在公立学校系统中，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学生齐聚一堂，听着钟声起床，听着钟声上下课。学校里的这种安排不自觉地为孩子将来能够适应工厂工作的节奏做好了准备。

中产阶级开始觉得，很多人之所以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够自律，没有时间观念，他们对待时间非常随性，不计后果，就跟他们对待金钱一样，动不动就把钱花光了。

与此同时，工人也开始采用同样的说法来对抗他们面临的糟糕处境。早期的很多工厂不允许工人戴手表，因为老板经常会在工厂的钟表上做手脚。不过很快，工人开始和老板就时薪展开争论，要求合同里写清楚工作时长，要求付加班费，要求加班时拿到1.5倍于平时的工资，要求每天只工作12小时，直至要求8小时工作制。

虽然在当时，要求“自由时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正是这个行为，潜移默化地加强了一个观念，那就是，当工人“开始进入上班时间”，他的时间就属于老板了，老板“买”下了他的上班时间。

这些工人的曾祖父母辈若是知道以后会出现这样的观念，肯定会暴跳如雷。在祖先眼中，或者说曾在人类历史上生活的大部分人眼中，这种说法都是完全无法接受、荒谬离谱的。

（雨明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Cyan Lin 图）



念及春日暖，可以御寒冬。

未到看山仍是山，
先来道一声晚安。



花开无自开，无忧亦无忧。
醒时生悲欢，见君入梦来。

小画小话

●忘川山人



唯愿：有诗可依，有枝可栖。



心想事成，事不成，就再等等。



成为山，成为树，
成为自然而然的人。



人生得知己，足以慰风尘。



我这样终日沉溺于枯燥的日子，
又分明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兴致。



一路奔跑，也不过是为了生活给的那点甜头。



水花呢喃闹一春，青山默坐伴四季。



让心去游荡，自然有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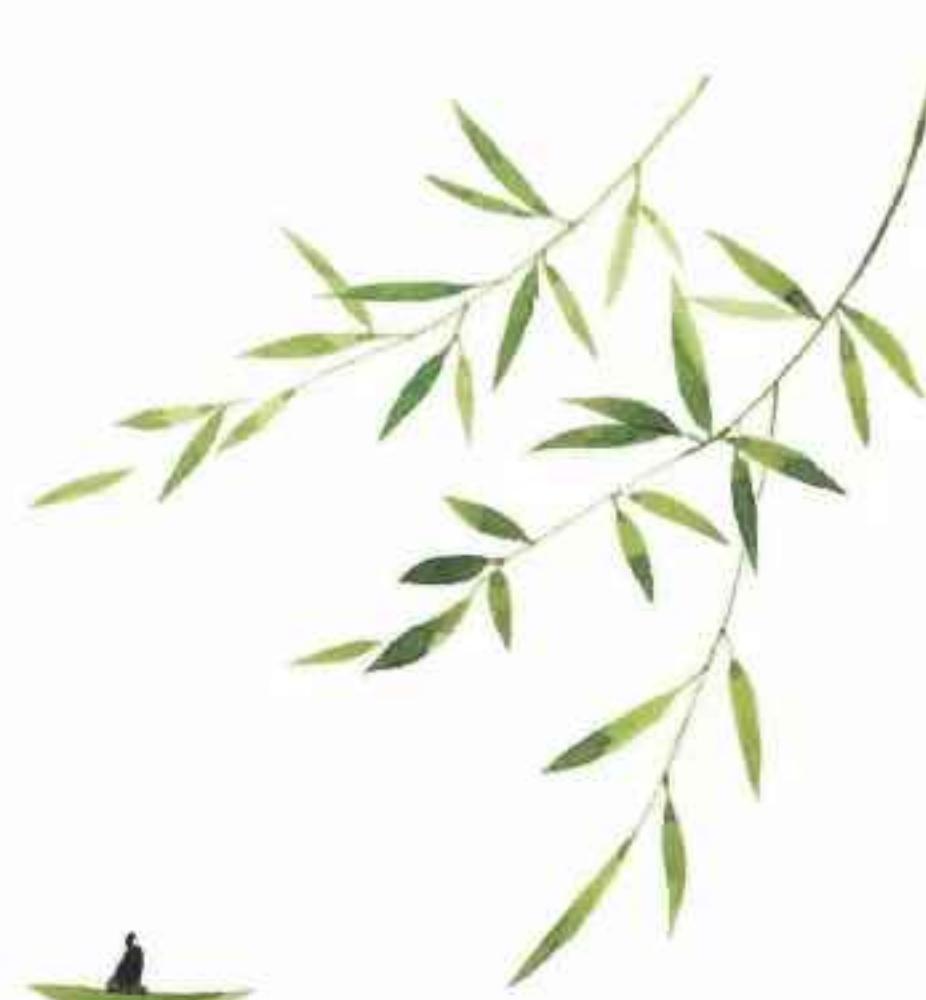
天寒地冻时，方知炭火珍贵。



让人如沐春风的人，
也曾从冬的凛冽里跋涉而来。



慢下来，
一草一木，
都分外可爱。



活成半杯水：
不满溢，不吝啬，不完美。



花边新闻多致郁，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逃跑的木偶

●里则林

一
我爸青春年少时，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扎着马步搬煤和弹棉花。

我青春年少时，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跷着二郎腿，听我爸跟我说，他像我这么大时每天怎么搬煤和弹棉花。

和姑姑们待久了，就知道我爸每次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他那坚忍不拔的少年时代，其实都是用了“去其糟粕，取其精

华”的方式。比如，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爷爷奶奶为了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偶尔会放几枚鸡蛋在饭里一起煮熟，但我爸每次都趁人不注意，在鸡蛋下面敲个小洞，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吃掉——用一种我们永远不知道的方式；接着，他在蛋壳里填进米饭，放回原处。于是，吃饭的时候经常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我爸的兄弟姐妹一敲开鸡蛋，“哇”的一声就哭了——他们被里面堆满的

米饭吓哭了。

这个时候，爷爷把筷子一甩，准备一巴掌扇向我爸的时候，我爸已经百米冲刺般跑到村口了。因为经常锻炼，我爸的爆发力很好，所以，他在学校是体育小能手。后来空军在粤西地区选拔飞行员的时候，我爸被推荐去参加了许多“奇葩”的测试，比如原地转个天昏地暗再被要求走直线。在其他同龄孩子纷纷坚持不住时，我爸坚持到了最后，毕竟他是吃掉了一家人的鸡蛋的男人啊。

最后，整个粤西地区，我爸和另外一个不知道哪个村的少年一起通过了选拔，他们未来将成为飞行员。我爸是那个年代的“选秀冠军”，所以身价倍涨，满街都是他的粉丝。

在身边的小伙伴还在玩纸飞机的时候，我爸居然能去开飞机……换位思考一下，简直就没有形容词能表达当时我爸的骄傲心情了。

二

在我爸大红大紫的一两年前，同村还有一个和他同龄的少年，叫阿驼。当时我们那里正在发洪水，一个农民牵着家里仅有的一头牛从桥上过，洪水席卷而来，农民惊慌失措，自己先跑开了，牛站在桥上，绝望地“哞”了一声，然后被冲进了河里。

阿驼当时就在旁边，少年血气方刚，二话没说，纵身一跃，跳进了河里，抱着牛，随着洪水流向远方。

三天后，下游一个洗衣服

的大妈在河滩上发现了阿驼，旁边站着一头牛。当阿驼牵着牛出现在村口时，全村人夹道欢迎。阿驼被封为“救牛英雄”。

于洪水中救耕牛的事迹迅速传播开来，阿驼身上挂着红丝带，被拉到附近大大小小的村镇做关于“人民的财产高于一切”的主题演讲。阿驼每次演讲的结尾，总有这么一句：“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你们说我跳还是不跳？”下面的花季少女都双手做喇叭状，面红耳赤地大喊一声：“跳！”然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阿驼作为一个传奇，是那时候当地最火的青春偶像。可后来我爸火了以后，阿驼显得有点儿过气。阿驼只能逢人便说：“那是我没去，你看，洪水都淹不死我，我还救了一头牛，那点儿小测试算什么？”

飞行员招录之前，邻里间还有些和我爸同龄的女孩的父母，会经常来爷爷家“沟通感情”。我爸被录取之后，再也没有人来了，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爸将来是要在天空中翱翔的人，实在高攀不起。所以，那时候呈两极分化——妙龄少女的父母都喜欢阿驼，但妙龄少女都喜欢我爸，当然，她们当初也喜欢过阿驼。

三

十八九岁时，我懂事以来头一次回到老家。姑姑带我到我爸的房间，抽屉里有一本很丑陋的笔记本。打开第一页，上面有一行被划掉的字，写着：“行遍天下路，看遍天下

景。”我感觉当时的爸爸渴望成为一只飞鸟。

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我家有一块小黑板，我爸没事就给我表演画画，但是画来画去，都是鸟。妈妈说：“因为你爸只会画鸟。”可笔记本第一页上那句被划掉的话，让我感觉那是一个少年破碎的梦。

回到我爸的少年时代，他被选拔为空军飞行员的苗子以后，再也不用偷吃鸡蛋了，因为鸡蛋都是他的。还时常有村主任被相关领导交代后送来的加餐，旨在保证我爸的健康。

出发去空军基地那天一大早，爸爸和爷爷、奶奶提着行装，走到村头，等待赶往镇上的汽车，再由镇上赶到市里去报到。他们身后跟着许多同乡。村主任一路小跑，越过片片梯田，穿过人群，气喘吁吁地大喊着：“不用去了！”人群一片哗然。后来才知道，相关领导调查了我爸上面三代的情况，发现他有个舅舅在香港。那时香港还没回归，为绝“后

患”，取消了我爸的资格。

一个乡村少年的飞翔梦就此破灭。失落的老爸于是每天坐在天空下眺望正在翱翔的飞鸟，最后也就很会画鸟了。

据说那段时间我爸一直不怎么说话，并且不愿意见人。那种心情是尴尬的——被推上了一个高处，供众人仰视，然后再被一把拉下来，并且一切都显得那么被动。

两三年前曾于洪水中救耕牛的阿驼已经成年了。在又一次的洪水席卷而来时，一个孩子被冲走了。当时许多人都在旁边，但没有一个人敢跳进汹涌的洪水里，包括阿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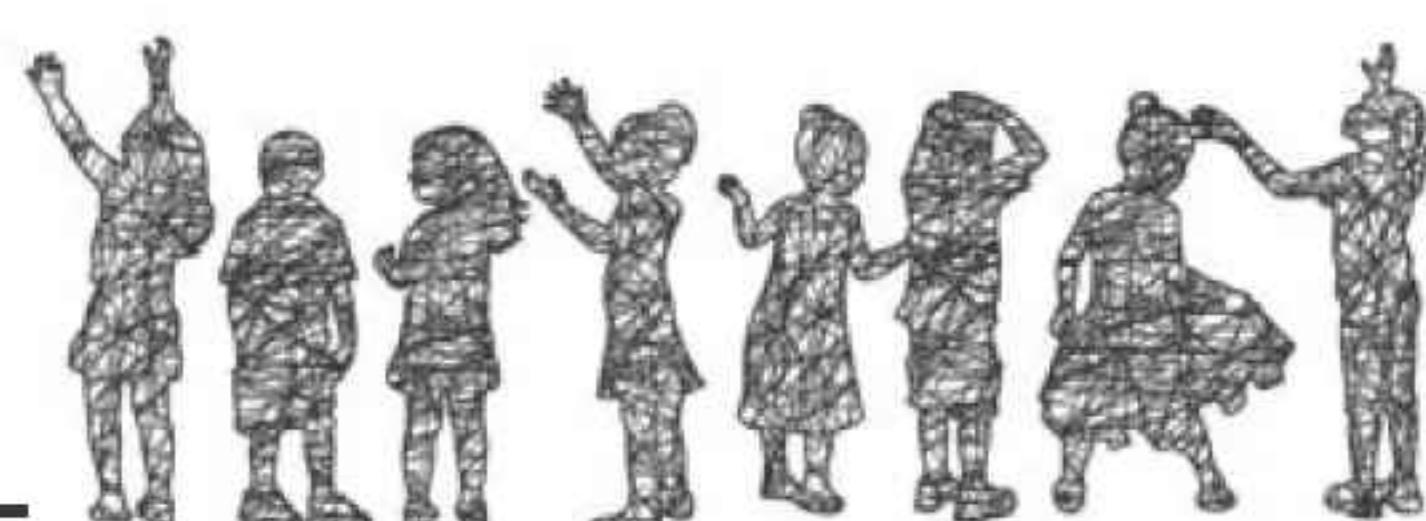
两位杰出的少年，在不可抗力面前，突然惺惺相惜，成了好朋友。

后来我爸努力读书，决心离开那里。而阿驼，总是低着头，低头久了，这才得了个外号——阿驼。

(碧云天摘自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像狗一样奔跑》一书，李晨图)

孩子

●陈年喜



这是一群孩子
这是春天的下午
背景是苍黄的田野
风弯腰和野草说话
广阔的天空多么匹配
这广阔的白野
一架飞机飞过头顶
它闪烁三只航灯
这是他们从没有体验过的
↓ 物体

对着它，他们伸出了两根手指：耶

仿佛梦想已经达成
世界有许多美好
有的像梦一样繁复
有的像花一样简单
获得是获得的开始
天空是飞翔的背影

(王世全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陈年喜的诗》一书)



或许已经没有“乡村少年”了

●张丰

在成都琴台路的火锅店，我请老家的几个年轻人吃饭。一共5个男孩，都是大二或大三的学生。其中两个和我在老家属于同一个村，另外3个则是老家一位教师朋友的学生。春节回老家时，先是在县城和朋友吃饭，在老家高中任教的朋友特意喊了两个学生过来：“他们都在成都读大学，都是热爱读书的孩子。”

等回到村里，又先后到同村两个年轻人家里吃饭。这让我明白，自己真是长辈了。20年前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婴儿。回想我刚去读大学的时候，父亲送我到商丘火车站——他没有足够的钱送我到学校。大学4年，我也没有见过老乡，总是一个人到处闯荡。

时代不同了。老家的教育进步了，现在就连离老家这么远的成都，都有两个同村的老乡。

经过慎重考虑，我选择在琴台路请他们吃一顿火锅。这是成都的市中心，他们分别在4所大学，全都在郊区，却都可以乘坐地铁来到这里。琴台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让它看起来像一个景点，适合我们这些“外地人”聚会，比在商业中心好多了。

我预订了座位，提

前5分钟到达，结果他们已经到齐了。这再次确证了我们外地人的身份，因为当地人聚会经常会迟到，而他们每个人过来时在路上花费的时间，都要一个小时。

他们正在养成“城市生活”的第一个习惯，那就是学会严格遵守时间——这是“新城市人”而不是本地人的习惯。坐下后，让我吃惊的一幕出现了。5个人中有3个向我赠送了礼物：一本书、一把扇子，还有一个用来喝咖啡的杯子。

显然，他们可能研究了我的微信朋友圈，因为这些礼物全都是我喜欢的。到现在，我都没有学会如何恰当地给朋友赠送礼物。有时候到外地见朋

友，拿出精心准备的礼物，对方还没说什么，自己先紧张得要命。交换礼物，或者在节日表达祝福，对我来说都是“大事”，我因此常常感到害羞。

他们送礼物给我，表情轻松，这真让我羡慕。他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代，是“互联网原住民”，从小就在电视上熟悉城市生活。尽管他们在农村长大，但在上高中之前，他们都去过省城，而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连公交车都没有坐过。

第一次去大学报到时，我从青岛火车站出来，一脸茫然，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现在，他们用手机导航，可以轻松找到目的地。他们和世界建立了清晰的联系，也能轻松找到自己。城乡之间原来的那条鸿沟，现在已经模糊。

十几年前有一篇很火的文章——《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那是贫寒子弟的骄傲和自卑。而现在，他们和城市孩子玩同样的游戏长大，处在同一个“虚拟世界”，拥有了相似的生活方式，这让他们亲密无间。我甚至相信，和我相比，他们是更纯粹的城市人。或许，已经没有过去那样的“乡村少年”了。

(盛硕摘自《新周刊》2023年第7期，陈曦图)





小人物的快乐

●王太生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写过《田家四时苦乐歌》，其中对“乐”有着这样的理解：“春韭满园随意剪，腊醅半瓮邀人酌……原上摘瓜童子笑，池边濯足斜阳落。”他认为，农家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随意剪摘满园带露的春韭；家中腊月酿的酒还有半瓶，寻思哪天请乡人同饮。而在傍晚，看小孩子在田垄摘瓜，洒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渐渐走远；在池塘边濯足，一边洗，一边看远处落日余晖，在霞光映照下发一会儿呆……

小人物的快乐，绝不仅仅是这些。生活意趣，无处不在。所以，郑板桥还说：“夜半酒酣江月上，美人纤手炙鲈鱼。”暮夜迟迟，他和朋友在江边喝酒赏月，旁边有美人用纤纤素手烤鲈鱼。这样的时光和情调，笃定、恬淡，又不无得意，怎能说不快乐？

日常生活里，对普通小人物而言，善于寻找、发现，并享受这份快乐，美妙就在身边。

快乐有时像一阵风，呼啦呼啦地吹过树林，树干和枝丫不以为然，叶子却很满足。

我的邻居张二爹，以蹬三轮车拉客为生，他最大的逍遥与惬意，是躺在一棵银杏树下睡觉。张二爹拉一个客人，推车、上车、起步、用力，4个连贯动作，像文人的某篇文章，起、承、转、合。在生意清淡的情况下，他会把车停到一棵400岁的银杏树下，半倚半躺在三轮车上，在树荫下睡觉。偶尔，会有一片幸运的叶子落到他的头上，或者一只红蚂蚁，从树上掉到他的身上。小蚂蚁惊魂未定，在张二爹的旧衣裳上奔跑，从他的后领爬到帽顶，他睡意正浓，浑然不知。

小人物的快乐，是随遇而安，在奔波忙碌之后，支配属于自己的一点点闲暇时间。

朋友大李，经常上夜班，属于那种别人睡觉他上班，别人上班他睡觉的夜猫子。大李说，下夜班回到家，已是凌晨两点半，自己睡意全无，就在台灯下画画。他喜欢画水墨仕女图，画好后坐在那儿独自观赏。有时候，不画画，他就一个人蹑手蹑脚站在阳台上听虫叫。“晨光熹微时，天空泛着鱼肚白，有时是蛋青色，你不知道，秋天的虫鸣有多美妙！”大李咧着嘴笑。

中年农民王小米，平时爱捣鼓一些小玩意儿，花了两年的时间，用废旧铁皮、钢材，做了一台迷你蒸汽小火车。开学第一课，王小米被小学校长请去，在操场上铺了30米的铁轨，他为小火车添水加煤，点火生炉子。蒸汽小火车发动起来，“噗噗”地冒着白烟，载着十六七个孩子，哐当哐当地奔跑。那天，王小米坐在最前面的驾驶位置，开着小火车在校园兜风，孩子们兴奋得手舞足蹈，不停地挥着小手，学大人的模样在站台送别，那面插在车头的小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王小米眼睛眯成一条缝，开心得像个孩子。

人间的风景并不只是繁华。喧闹中，还有“小人物”快乐的憨笑、歌吟。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带给你内心的愉悦、满足和轻盈，像鼓荡的旗。

（吉本思摘自《湛江晚报》
2023年3月2日，张伯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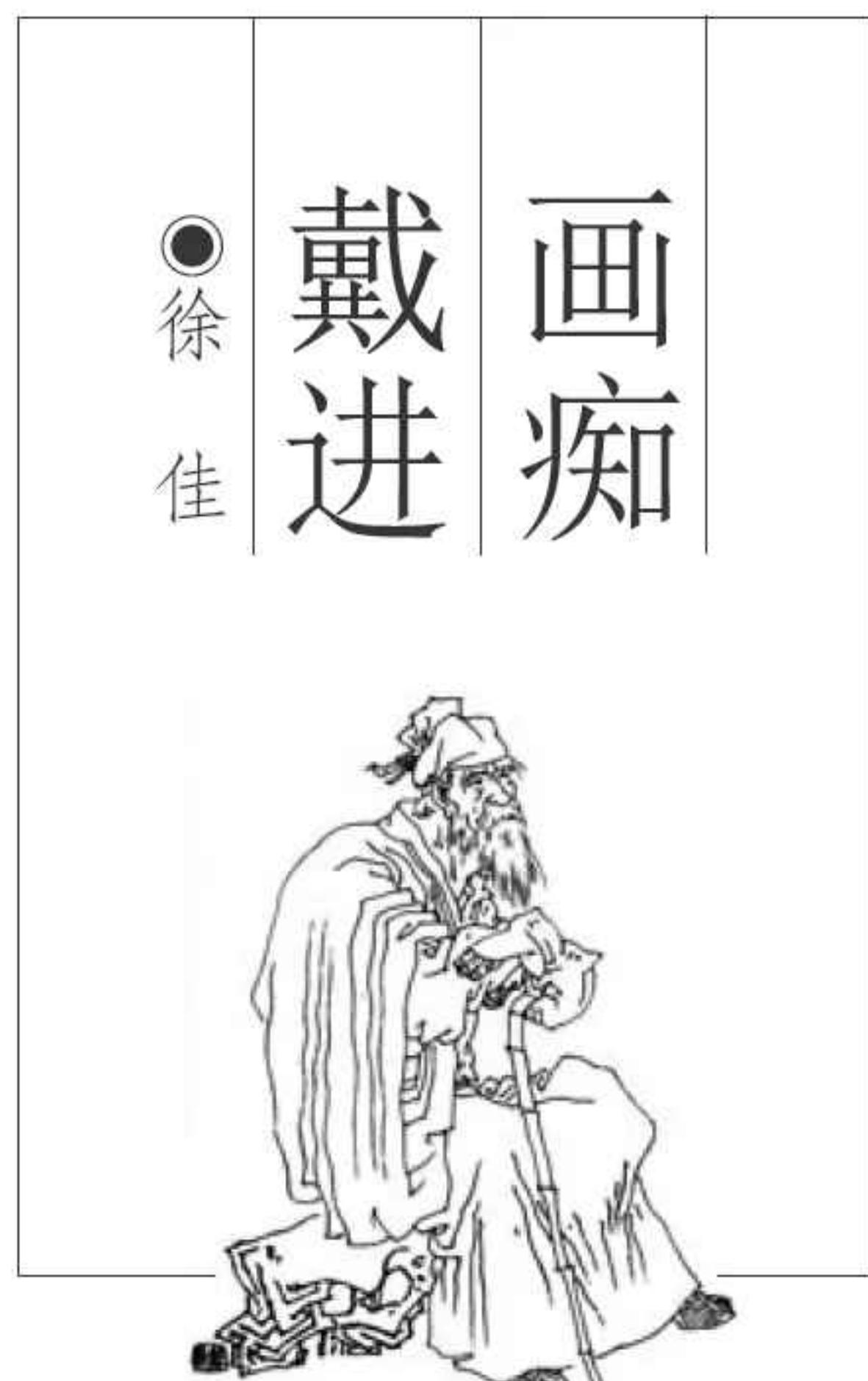
杭州画师戴进，本是市井中人。

其父戴景祥是位民间画师，在元末明初的乱世，走街串巷，卖画度日，“即今漂泊于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幼年的戴进，跟随父亲学了几笔丹青，便不得不去银匠铺做学徒，随师傅学做金银首饰，挣几枚铜钱，贴补家用。学了3年，便已出师，所制饰品皆精妙，尤善金簪。他日夜待在师傅的作坊里，废寝忘食，琢磨着如何构思，使掩鬓、花钿、顶簪浑然一体，在金饰上精心雕刻楼阁、人物、花鸟，观者无不赞赏，可谓“步摇金翠玉搔头，倾国倾城胜莫愁”。

忽有一日，师傅叫他去城南一处金银铺子办事。他到了那里，正赶上铺子里熔化金银，刚走近，就呆住了。那堆待熔的首饰里，有一支金簪光艳夺目，尤其簪头那一朵洛阳牡丹娇艳欲滴。这支簪子正是他花了3个月心血制成的，单单为了雕刻那朵花，他专门跑到30里外的一个园子，盯着牡丹花看了7天。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向师傅作坊里的。师傅看他神情恍惚，于是问他为何如此，他半晌才回答。师傅叹息道：“自古工匠微贱，咱们的心血谁会在意？这些东西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不同形状的金银罢了！”

那时正值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尚未迁都。15岁的戴进跟着叔叔走到南京，他们把几担子货物放在水西门门口，歇歇脚。这时一个挑夫走



过来，趁他们不注意，悄悄挑走了两担子货物。待到发觉，人早跑远了。戴进的叔叔跌足大呼，这下可折本了！戴进沉思片刻，走到街角的店铺借了纸笔，挥笔便画，寥寥几笔，便画出一幅肖像。然后拿到旁边挑夫聚集揽活的地方，刚一拿出，挑夫们便说这就是某人，住在某巷，众人前去寻



风雨归舟图 戴进

访，当场人赃并获。大家都啧啧称奇，仅凭匆匆一面，戴进便可复现其人，这是何等天分？戴进的叔叔也大为欣喜，说：“你就留在京城，访求名师学画画吧，束脩我来负责。”

于是，戴进遍访名家，刻苦学画，不分寒暑，专注于临摹古人画作。10年之间，技艺大进，得唐宋诸家之妙，于释道、人物、山水、花果、飞鸟、走兽等无所不精。其画风健拔，笔法豪迈，一扫南宋以降画坛迷离之风，声名传遍江南诸郡。

后来，画名传入宫禁，宣宗降旨，召其入宫廷画院。关于他在宫廷画院的故事，野史记载不一，比较有意思的有两则。一则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说戴进进宫之后，掌管画院的画官安排了一场考试，令戴进画龙。按宫廷仪制，画师画龙只许画四爪。可画官并未告诉他这个仪制，于是戴进就画了一幅腾云驾雾的五爪金龙。明宣宗看了大怒，说：“我这里用不得五爪龙，着锦衣卫重治，打御棍十八发回。”

另一则是李开先的《中麓画品》，说戴进在宫中画了幅《秋江独钓图》，画一红袍人，垂钓于江边。绯红衣袖与碧绿江水相映成趣，明宣宗很喜欢。突然旁边一位画师进言道：“大红是大明品服，钓鱼人安得有此？此乃讥讽朝廷不务政事。”于是，明宣宗拂袖而去。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几个，总之，说的都是戴进在宫中的日子并不快乐，最终被放逐出去，归于江湖。



“竹林七贤”中最狂放不羁的阮籍，有一大喜好——吹口哨。

西晋文人成公绥对吹口哨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这种技艺在汉及魏晋时很有名，如诸葛亮、曹植等人就很会吹口哨。据说他们闲坐无聊时，常以吹口哨来打发时间，称之为“坐啸”。当时，阮籍无法实现抱负，故常用吹口哨来发泄不满。因为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吹出来的口哨极富音律韵味，十分优美动听。《世说新语·栖逸》中记载：“阮步兵啸，

闻数百步。”

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春节过后，阮籍遇到带兵南下征战的司马昭。司马昭一直想拉拢阮籍，谋士蒋济就给司马昭出了个主意：与阮籍联姻。于是，司马昭派人到阮籍的家里提亲。阮籍很清楚司马昭的用意，根本就不想结这门亲，但又不能得罪司马昭，他就想出一个绝招——醉酒复长啸。

阮籍开始足不出户，每天拼命地喝酒、坐啸，从早到晚不是酩酊大醉，就是长啸不止，一连两个月，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没办法向他开口。最后，提亲的人只好将这个情况如实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一日，阮籍在苏门山遇到孙登，和孙登探讨

长生、神仙、道气的法术。可孙登一直都不答话。阮籍无奈，于是长啸，便离开了。谁知刚走到半山腰，山谷中忽然回荡起优美的口哨声。阮籍抬头望去，原来是孙登在长啸不已，那口哨声似鸾凤之音，幽妙和谐，一时间响彻山谷，禽鸟忘飞。

孙登的哨声像天籁，又像来自心底的呐喊。顿悟的阮籍回去之后，就写出了著名的《大人先生传》。

（嘉林秀摘自《知识窗》2023年第2期，董克诚图）

临行之际，京中相友的士大夫纷纷为戴进送行。礼部侍郎王直写了一首《送戴文进归钱塘》：“知君长忆西湖路，今日南还兴若何？十里云山双蜡展，半篙烟水一渔蓑。岳王坟上佳树绿，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随寻旧迹，满头白发愧蹉跎。”

在南归的舟中，戴进画了一幅《风雨归舟图》，泼墨便似疾风骤雨，走笔便成山河纵横，山石迷迷，草木摇摇，而一叶扁舟却独行于长河，于风

阮籍的口哨

● 马庆民

雨之中，不为所动。

回到杭州后，戴进坐在西湖之畔，面对湖光山色，又画了一幅画，画上题了一首诗：“泛泛轻舟泊钓矶，芦花吹雪梦将飞。莫教一枕黄昏雨，直待邯郸觉后归。”他在杭州度过了晚年，和当年他的父亲一样，行走江湖，卖画为生。

后人对戴进评价最高的，或许是嘉靖年间的名士陆深。陆深说：“本朝画手当以钱塘戴文进为第一。”然而知他最深的，恐怕还是他的同乡藏书

家郎瑛。郎瑛为戴进写下一篇传记，他写道：“戴尝奔走南北，动由万里，潜形捉笔，经几春秋，无利禄以系之也，生死醉梦于绘事，故学精而业著，业著而名远，似可与天地相终始矣。”

好一个“生死醉梦于绘事”，或许当年那个银匠作坊的小学徒，只是睡着了，做了一个画家的梦。在梦中，他对艺术的痴迷，却从未改变。

（梁衍军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苏东坡的山药粥》一书）



从理论上说，窃书的历史大概和书籍的历史一样悠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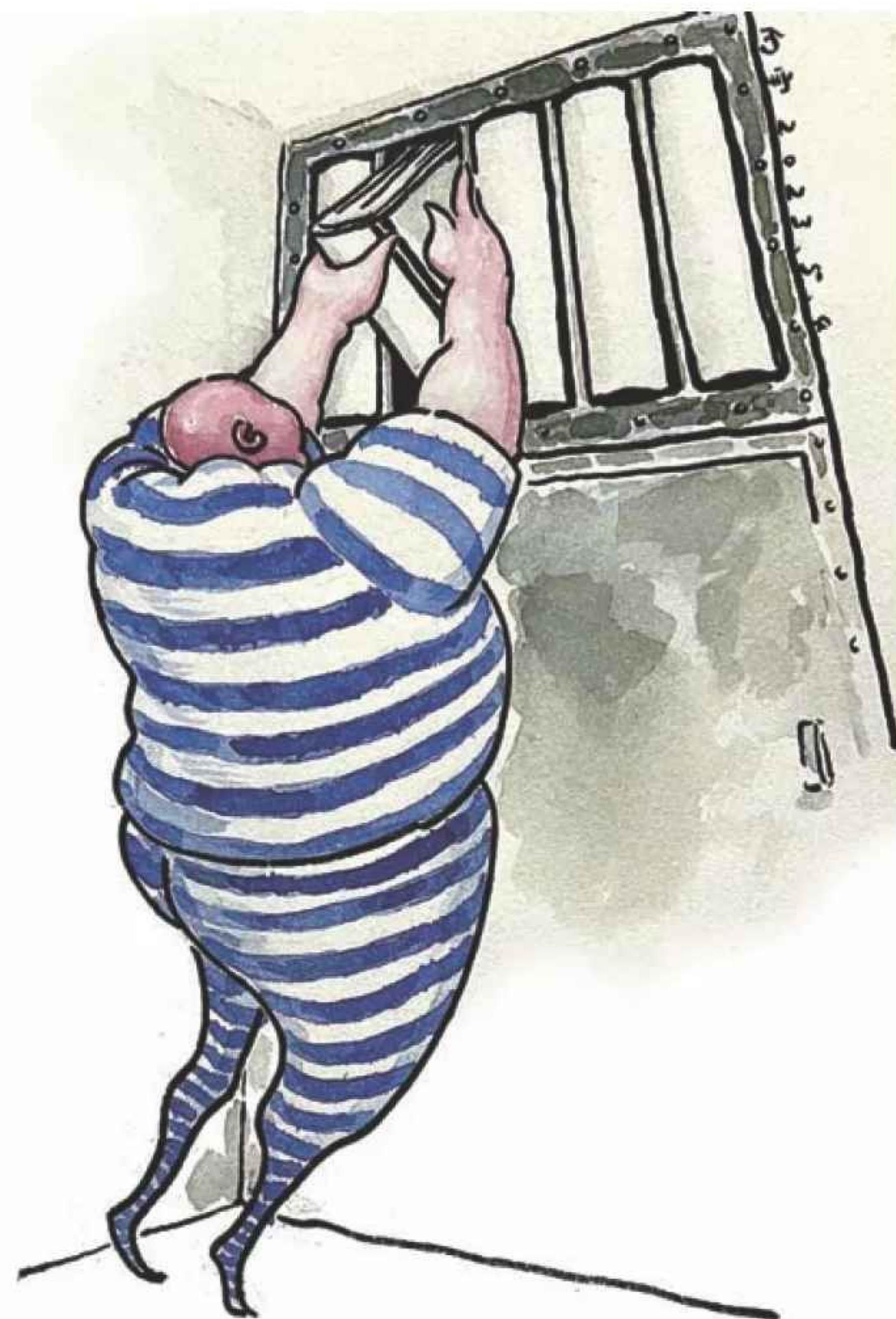
我曾在牛津大学古老的博德利图书馆里看到一排排拴着铁链的中世纪图书，铁链是当时图书馆的防盗工具。在谷登堡印刷术出现前，一本书的价格几乎相当于现在的一辆跑车的价格。当时的牛津学生只能站在原地学习那些“被锁住的知识”。

古往今来，博德利图书馆里那些包裹着羊皮、纸页发黄的珍本，不知曾被多少爱书人，以及窃书贼惦记。

我所知道的最疯狂的窃书贼，莫过于斯蒂芬·布隆伯格。

爱书人的宝典《文雅的疯狂》详细介绍了这个专偷善本、珍本的雅贼。这个有精神病史的男人，在20年间开着车，从美国40多个州和加拿大两个省的图书馆、博物馆里，精心挑选古籍珍本和各种手稿，并将它们偷走，堆放在自家的书柜、仓库甚至浴室里。

为了偷书，布隆伯格有时假扮成外表斯文的大学教授，有时用随身携带的假的馆藏章和



书标移花接木，让馆员误以为他手中的书来自别的图书馆。

在布隆伯格41岁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抓获那年，他拥有的2.36万册珍本和手稿总估值2000万美元。但他到底偷了多少本书，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对这个传奇窃书贼的各种报道中，提到的数字都不相同。

不过，布隆伯格从未出售过任何一本自己偷来的书。他对每本书都轻拿轻放。偷书前，他甚至会细心调研并列出“觅书清单”。

也许，在这个震惊全球爱书人的窃书贼看来，他并没有偷书。他只是把书从一个图书馆拿到了另一个图书馆——他的家。也许，布隆伯格能和笃信“窃书不能算偷”的孔乙己成为知己。

在他们看来，若是出于感情而非利益，对他人书籍秘而不宣地占有，那就非但不是粗鄙的罪行，反而给予了那些未被充分“疼爱”的书籍以应得的爱，只能算是一种雅致的痴迷。

这种痴迷，也体现在康有为对《碛砂藏》的觊觎上。据说100年前，康有为在西安讲学，参观卧龙寺时发现该寺存有宋版《碛砂藏》且保管不善，便提出由他本人代为整理保管的要求。不料这一要求引发社会舆论，有人指责康有为意欲“盗经”；也有人为他辩护，称康有为只是想影印此书以广流行。“圣人盗经”自此成为一桩历史悬案。

如今，作为镇馆之宝而被收藏在陕西省图书馆等处的《碛砂藏》，吸引了众多爱书人前去探究——到底是什么书能迷倒康有为，让他心生贪与痴。

抛开法律与道德因素不谈，即使康有为确实动过窃书的念头，书痴们大概也会理解甚至同情他。或许，不少书痴在面对那些美妙的珍本古籍时，都动过占为己有的念头吧。特别是当这些书因保存不善，或佚或残时，就更让他们痛心不已。

（依 诺摘自《环球》2023年第7期，杨向宇图）





天文的边界

● [英] 蒂姆·詹姆斯 ○左安浦 译

无论哪位作家想要描述宇宙的大小，都会面临困境，因为宇宙所涉及的数字非常极端。

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 1.5 亿公里。假设你决定乘坐曾经号称“全世界最快”的载人飞机——SR-71 黑鸟式侦察机从地球飞往太阳，它的速度可以达到约每秒 1 公里。以这个速度从伦敦到旧金山只需要 2.5 小时。

现在想象一下，你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某天乘坐 SR-71 黑鸟式侦察机飞向太阳。你匀速行驶，一秒也不减速，在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差不多已经上高二了。而这仅仅是单程。

地球绕太阳转的速度是 SR-71 黑鸟式侦察机的 30 倍。你以比子弹快 40 倍的速度飞行，每秒钟飞过的路程相当于攀登 2 次珠穆朗玛峰。但即便地球的速度如此惊人，环绕太阳一圈也要花整整一年时间。

太阳可不是简单的火球，它能容纳 100 万个地球，这就像在健身球里装满米粒，每一粒米都代表一个地球。太阳的质量如此大，能够吸引一定距离内的行星，最远可以到距太阳 45 亿公里外的海王星。SR-71 黑鸟式侦察机飞完这段距离需要 142 年。

继续往外飞，我们就到了太阳系最大、最边缘的结构——奥尔特云。这是一个环绕太阳的、由冰和岩石组成的“泡泡”，半径为 15 万亿公里。从地球到奥尔特云，一束光需要经历一年半，SR-71 黑鸟式侦察机则需要耗费 45 万年。

再往外，我们就到了其他的“太阳系”，比如，沃尔夫 359 和拉兰德 21185。从地球到这两颗恒星，光需要 8 年左右，SR-71 黑鸟式



侦察机则需要 240 万年。而到其他恒星的距离还会继续增加。



恒星簇集成碟状云。在没有光污

染的乡村，当我们仰望夜空的时候，可以看到碟状云的边缘，就像一条光带从地平线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仿佛星尘做的飞机云。

希腊人相信，这条发光的带状物是从女神赫拉的乳房中喷溅而出的乳汁 (milk)，用于哺育被遗弃在凡间的婴儿赫拉克勒斯。这便是英语“galaxy (银河系)”一词的来源。希腊语中的“galaxias”就是“乳汁”的意思。另外，这个故事也催生了银河系的另一个英文名称：the Milky Way (奶路)。

银河系的大小一直是科学史上最大的谜，但 2019 年 3 月，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哈勃空间望远镜和欧洲航天局的盖亚卫星“合作”，通过测量光密度，谨慎地计算出银河系的质量是太阳系的 1.5 万亿倍，其中包含大约 2000 亿颗恒星。这个数字相当于一朵云中水滴的数量。从字面意义上讲，我们真的生活在星云之中。

如果你在夜空中举起一粒沙子，它覆盖的区域至少包含 1 万个星系，每个星系都有数十亿颗恒星。宇宙之大，超越巨大，超越庞大，超越博大，超越广大，超越宏大，超越浩大。我们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天文。

(荔枝摘自浙江教育出版社《宇宙已知和未知的一切》一书)





爆炸发生那天，德里斯科尔·亨利收到了一张匿名明信片，除了收信人的名字、地址和印着“芝加哥，4月3日”的邮戳外，只有一行字：“一个自由的人，一个骄傲的游泳者——劈波斩浪向着新的命运奋力游去。”亨利立马意识到，这是约瑟夫·康拉德的短篇小说《秘密分享者》的最后一句话。几小时后，他将在云视频会议软件Zoom上与高三学生讨论这篇小说。但是，那个班没有住在芝加哥的学生。他实在想不出有谁会在上这一课的前4天从芝加哥发来这句话。上午11点45分，学生们陆续登录Zoom会议。罗兰·托马斯，家住亚特兰大市，端着一杯咖啡出现在视频里。哈里森·巴雷特的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市，那地方现在是上午8点45分。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安娜贝拉·考夫

秘密分享者

●〔美〕爱德华·布莱恩

○吴碧宇 丁 悅译

曼，她远在瑞士苏黎世，那是下午5点45分。

韦德·穆尔的出现引起了全班的注意。他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村子里，同学们觉得那个村名很有趣。他来福克斯堡学校上高三才短短几个月，就赢得了众人的喜爱，因为他愿意拿自己的新生身份开玩笑，这很难得。

“你好，韦德，”韦德一出现在视频里，亨利便招呼道，

“水牛口村有啥新鲜事？”

他的话音刚落，同学们便兴奋地叫嚷起来。

同学们调侃完，韦德才说：“水牛口村的一切都糟透了，亨利先生。”韦德今天很反常，神情阴郁，身穿黑色T恤，坐在沙发上。“还有这糟糕的天气，就像春假时的伦敦一样，”他从面前的茶几上举起一份斯汤顿市的报纸，“整天都在下雨。”

在韦德·穆尔家的房子爆炸前的30分钟里，师生们在线上热烈地讨论了《秘密分享者》。亨利认为它是伟大的英语故事。学生们大都不赞同他的看法，觉得故事的措辞、节奏和情节都存在问题。只有韦德·穆尔站在老师这一边。

“结局太棒了，”韦德说，“莱格特帮助船长树立了扬帆前行的信心，而船长也帮助莱格特找回了开始新生活的决心。也许他们再也见不到对方，但彼此会永远拥有这份友情。”他坐在窗前的长沙发上，大雨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户上，“你们没有和某个人分享过秘密吗？这难道不会让你们两个人的友谊变得更牢固吗？”

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地质疑，但是韦德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念错了书名，包括亨利先生。你们读‘The Secret Sharer（秘密分享者）’时，重音是落在最后那个单词上。我觉得重音应该落在第二个单词上，因为这



个故事讲的是秘密，就像莱格特与船长分享彼此的秘密那样。”

就在这时，韦德的父亲出现在屏幕上，在韦德身边坐下。见此情景，全班人都笑了。通常，在线上上课时，家庭成员是不会出现在视频里的。

“爸爸，”韦德神情慌乱又尴尬，“我们还有20分钟才下课。”

“我在粉刷韦德的卧室，得休息一下，”韦德的父亲向大家解释，“油漆味太重，时间久了让人受不了。”

韦德扭动着身体，看着母亲走过来，在他的另一边坐下。现在，夹在父母中间，韦德更加局促不安了：“妈妈，现在不行。”

韦德的母亲面带微笑地看着他，然后对着镜头说：“韦德让我们读了你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故事，不知道你们是否介意我和他爸爸一起旁听。”韦德的父亲穿着一件长袖衬衫，上面溅满了油漆。他的母亲，褐色头发，体态丰腴，身上的防水夹克还滴着雨水。

罗兰·托马斯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说道：“嘿，穆尔太太，您什么时候再送我们基辅蛋糕？”

韦德看了一眼父母，对着镜头说：“对不起，亨利先生。抱歉，各位同学。我希望——”正说着，他母亲把手轻轻放在他的胳膊上，接着就黑屏了。直到下午晚些时候，大家才得知，穆尔家当时发生了大爆炸，房子和房子里的所有

东西都炸没了，连半英里外邻居家的窗户都碎了一地。

亨利是从校长苏珊娜·麦克莱恩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我知道，按规定老师不能偏爱任何一名学生。”她说，“但我也知道，韦德·穆尔是你最喜欢的一名学生。”

“不仅现在是，以后永远都是。知道是什么引起的爆炸吗？”亨利说，“爆炸前，韦德的父亲一直在刷油漆。”

苏珊娜摇了摇头：“油漆喷雾引发的爆炸不会那么猛烈。”

“他家亲戚有谁透露什么消息吗？”

“没有。”苏珊娜说。

“没有生还的希望吗？”亨利担心地问道。

苏珊娜回答：“没有。这场爆炸足以让屋内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个人灰飞烟灭。你们这堂线上课录制视频了吗？”

“在学生都上线听课的情况下，我从来不录制视频。”亨利尴尬地回答，“但从爆炸前发生的情况看，韦德的父母似乎预料到了这场爆炸。”

苏珊娜让亨利详细解释一下。

“上课的过程中，韦德的父母突然出现在屏幕上，还与韦德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一边一个，好像要保护他。这很奇怪。而且就在爆炸前，韦德对母亲说了句‘现在不行’，然后向我们道歉。他母亲伸出手，好像要阻止他——”

“德里斯科尔，”苏珊娜说，“你不会是想说穆尔一家是自我毁灭的吧？”

“不，”亨利说，“不，不是。更像是……认命。仿佛他们都意识到了要发生什么不可避免的可怕事情。”

第二天上午，警方仍未提供爆炸的确切原因，亨利便给格蕾塔·卡森打去电话。格蕾塔是他的学生，在哈里森堡电视台工作。

格蕾塔犹豫了一下：“他们说这次爆炸是因为一枚可怕的炸弹。”

“炸弹？”他张大了嘴。

“有一种说法，说是这家人自制了炸弹，然后遭遇了一场可怕的事故。”格蕾塔说。不可能，亨利认为。亨利想起了韦德对雨天的抱怨：“上个月春假时他们在伦敦，可能有人趁他们不在家溜进房子，安装了炸弹。”

“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呢？”

“我不知道。”他疑团满腹地说。

中午刚过，苏珊娜打来电话，邀请亨利去行政楼的后院见面。

“就在爆炸前，”他说，“有个男生向韦德的母亲问起了基辅蛋糕。这让我想起韦德母亲的工作。我一直在想韦德的母亲是不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

他原以为苏珊娜会笑话他，没想到她盯着亨利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德里斯科尔，请认真思考我接下来说的话。韦德的母亲是工业间谍活动的调查员。她工作出色，在职业生涯中，阻止了窃贼窃取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知识产权。

一些窃贼对她怀恨在心，扬言要打击报复她和她的家人。因此，她只能在上级的帮助下频繁搬家，以保护丈夫和儿子。今年3月，她在伦敦做证时，得知有人跟踪她到了弗吉尼亚州，这很可能对他们家造成威胁。”

“哦，我的天。”亨利说。

“很明显，他们正在为卖房做准备，但他们没有时间了。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你不能向任何人说起。”

“我不想和任何人讨论这件事。我也无法面对我的学生。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韦德。”亨利说。

“你明天休息吧。”苏珊娜说，“如果需要的话，这周你都可以不上课。”

亨利正在前院除草，一位访客的到来吓了他一跳。

“格蕾塔，”他说，“我没想到还有媒体人会来我家。”

“很抱歉让你吃惊，”格蕾塔笑了，“今天我们台的摄制组来学校，他们带上了我这个天气预报员。我看到你在这里，便抛下在教学楼的同事跑过来，不过我不能待太久。”

“那就小坐一会儿吧。”

“我很抱歉，没有带来那名学生的更多消息。”她说。

格蕾塔拿出手机，滑动屏幕：“有一件事我觉得挺欣慰。爆炸威力如此巨大，房子里的人肯定死得不会太痛苦。你看他隔壁邻居的女儿拍的视频就知道当时爆炸的威力有多大，这是她拍下的她家窗户震碎后冒起的烟雾。”格蕾塔举起手机让亨利看那条断裂的林线和

蔚蓝天空下的褐色烟雾。

“幸好你们没播出去。”看到蔚蓝的天空，亨利脱口而出，“那是假的。”

格蕾塔吃了一惊：“不，不是的，亨利先生。女孩是用手机拍的。她给父母看过，但她父母不让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她这才把这段视频给了我们。”

“爆炸发生时天正下着雨，且大雨如注。”

“不，不是这样的，”格蕾塔挤出一丝微笑，“那天整个州晴空万里。”

亨利清楚地记得穆尔家屋外的雨，穿着湿淋淋防水夹克的韦德母亲，还有斯汤顿报纸，上面印有天气预报。由于职业习惯，他喜欢纠正学生的错误。

“格蕾塔，”他说，“你当时在哈里森堡，而爆炸是在水牛口村，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因为星期二对我们这些从事气象行业的人来说是可怕的一天，”她说，“我们都弄错了。国家气象局、当地气象局以及气象预报公司都预测那天会下暴雨，但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高压系统阻挡了暴雨。当地一家网站宣称斯汤顿在下大雨，而事实是，当时斯汤顿是万里晴空。人们纷纷打电话来抱怨，说他们已经做好了下雨的准备，太阳却出来了。”

他努力地想将记忆中的暴雨与真实的晴空融合起来。他想起了他看到的那幅图像：蓝天下的千疮百孔。他恍然大悟，心脏开始怦怦直跳。

线上课堂总给人很多错

觉。如果房子爆炸时，水牛口村是晴天的话，那么韦德和他的家人就不在那座房子里。他们在别的地方——地球上任何一个在美国东部时间12点19分时有自然日光的地方。他们可以登录Zoom上课，也可以制造出他们仍在弗吉尼亚州的假象。他们一定查看了弗吉尼亚州那天的天气预报，所以一直在强调屋外的暴雨：韦德的母亲穿着湿漉漉的防水夹克出现在视频中，印有暴雨天气报道的斯汤顿当地报纸也出现在视频中。但事实上，那天天变晴了，没有下雨。他们搞错了这个细节。

格蕾塔走了以后，亨利还坐在前廊，心仍在怦怦直跳。他终于明白了一切。穆尔一家曾计划再次搬家以躲避那些跟踪者。但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儿子也突然回家了，他们意识到可以想出一种永远停止逃亡的方法，让那些跟踪者相信，已经有人成功地杀害了他们。他们筹备了一场爆炸，抹掉在水牛口村生活的所有痕迹。他们设置好爆炸时间，爆炸的那一刻，他们在新的安全地及时切断Wi-Fi，营造出爆炸的效果。

爆炸的威力如此巨大，没有人对找到遗骸抱有希望。毋庸置疑，韦德一家就在水牛口村的房子里，因为亨利和上英语课的同学们都可以做证。他原认为自己会因为被这样利用而无比愤怒，结果没有，因为韦德坚持选择了他的英语课作为他在福克斯堡的最后一次露面。当年，韦德父母让他转学



还是想要去远方

● 郁喆隽

可能是太久没有出门旅行了，最近的梦境里都是在出游——梦中步履匆匆，醒来却不知所终。近来有人类学家呼吁要“重建附近”，不过扪心自问，召唤自己的依然是远方。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近处过于确定，而远方充满未知。想起几年前在网上读到的一句话：如今的井底之蛙也是去世界各地旅游的，只不过他们随身背着自己的“井”。

法国著名旅行家和作家夏多布里昂在《意大利之旅》中说过：“每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的、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里，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的那个世界里去。”可千万不要被这段话的字面意思迷惑了。这样一位在两百多年前足迹踏遍欧、亚、非三大洲的外交官，他拖带着的“世界”绝不是井底之蛙的“井”。

一个人的世界是被逐渐塑造起来的。旅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每个出行过的人都能够设想旅途中的种种不快，比如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没有及时打扫的客房、不

靠谱的旅伴、欺生宰客的店家、不知所云的餐单、难以下咽的饭菜、恰好掩盖了景观的天气……倘若不忌惮诸多不确定性，或许就能打开一个新世界；反过来，有些人光是想想这些糟心事，心情就无法平静，那么他就无力踏上旅途了。

旅行绝不是那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消费。我们不仅仅是踏上了旅程，又结束旅程回到家里。每一段旅行都留下了它的印记。“旅行的经历总是在影响旅行者的自我形象。回到家乡后，他们在面对以前那些惯见的习俗和观念时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旅行是一种矛盾的经历。受记忆和社会惯例所限，旅行者永远无法完全离开故土，但对于边境之外的习俗、语言、观念的经验，却又使他们成了无法真正回乡的人。”

靠着旅行，我们蜕壳——那层坚硬的外壳恰是在庸常的当下和附近磨出来的。这里的人和事都被简化为了“职能”和“功能”。因为旅行，我们变成了两个地方、两种文化的“中间人”。甚至可以说，当我们从旅途返回故乡的时候，也会遭遇某种异乡感。阅读与人生大致也是如此。

（田龙华摘自《书城》
2023年第3期，赵希岗图）



到福克斯堡学校时，一定没料到儿子会如此留恋这里，所以他们计划失踪的那天，韦德很难受。亨利微微一笑，意识到无论韦德和他的家人现在定居在哪里，4月3日那天他们一定路过了芝加哥。这个男孩是冒了多大的风险给他寄了那张明信片——难怪他的父母要切

断他对全班同学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那有可能会暴露太多信息——多么慷慨的行为啊！

亨利拿出那张从芝加哥寄来的匿名明信片，又读了一遍熟悉的文字：“一个自由的人，一个骄傲的游泳者——劈波斩浪向着新的命运奋力游去。”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亨

利想，要是以后他时不时地收到匿名明信片，他会收藏起来，因为那不仅是韦德的孤独，也是他的孤独的一种解药。亨利永远是韦德的秘密分享者。

（琉璃摘自《译林》2023年第2期，本刊节选，李小光图）

我喜欢你斜阳中的剪影，在半生的
光阴中，我喜欢那一个黄昏
也或许是黎明
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时光有了意义

在窗前，又像是在走廊的尽头
你迎着光
我用目光给你剪下，又在心里画出
我为它添加的背景有教室、操场
办公室、街角转弯处
有异域风情旅馆，也有
风云激荡的时代广场和山中紧闭的柴扉

我从少年画到中年，从
青丝画到白发
画到终于成为一个蹩脚的画家

因为这虚妄的慕恋

我可以谈起浮生

(清风徐来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星空和青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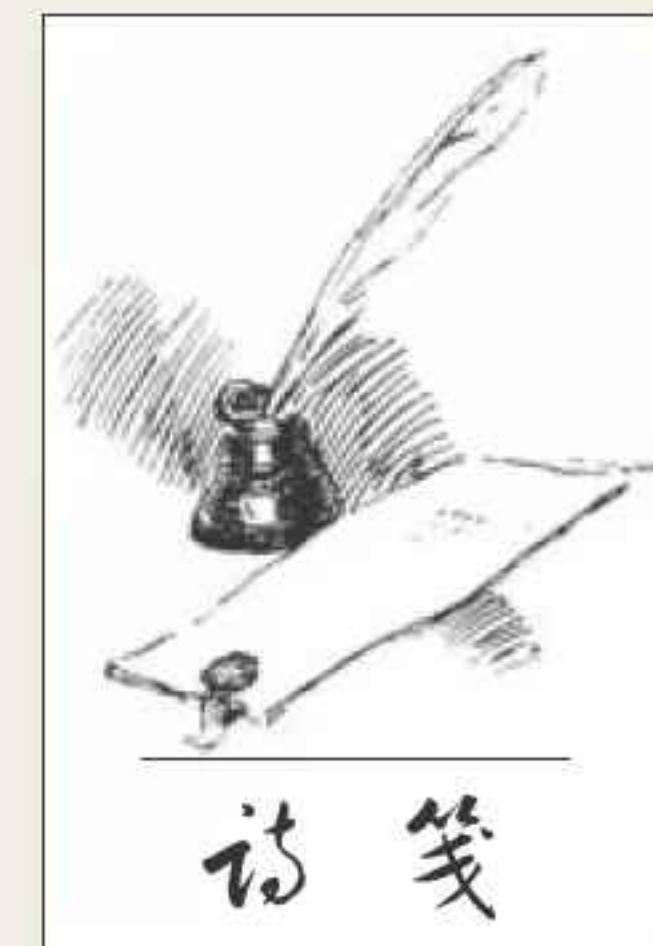
一书)



我喜欢你斜阳中的剪影

◎剑

男



诗笺